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先秦宫廷秘史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著者的话

我们通常说的先秦史，是指夏、商、周三代和三代以前的历史。但从记载和出土文物来看，夏应属于传说时代，因此虽有伯益争国、后羿夺位、少康复国、桀宠妹喜等传说，都说不上是宫廷史。我们只从商纣王说起。

周王朝大体上说是统一的国家。周王是各地诸侯所承认的共主。但实际上，各诸侯国都是些大大小小的独立国家。东周时期这种情况更为显著。叙述这一时期的宫廷历史，除周王宫廷史外，更主要的是各诸侯国的宫廷史，特别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宫廷史。故事也是这样分国叙述的。

宫廷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核心部分，这种斗争的情况，最不易留下真实的记载，但大是大非，还是不难从现存的史料中得出正确认识的。

先秦宫廷秘史

商纣王荒淫失国

商朝末年，天下大乱，许多诸侯叛离商王。自从周武王姬发伐纣，大败商纣王于牧野，商纣王登上鹿台，穿上宝衣自杀，周姓便代商主管天下。

你以为商纣王大败于牧野，他准是个无能之辈吧？其实不然。那商纣王乃是商帝乙的少子，名辛。原来帝乙是有长子的，名叫微子启，为人仁厚。但因为母亲出身寒微，所以不能继位，而立了帝乙正后的儿子辛。辛自幼娇惯，养成了刚愎、骄纵、贪婪、放荡的习性。辛这人生得并不鲁笨。他天资捷敏，见识又广，很会文过饰非；且力大无穷，能手格猛兽，和牛角力。据说他能把九头正奔跑的牛拉得个个倒退。“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人们说他的聪明能力，都用到邪门歪道上去了。他的智能很高，能把别人的正确意见，用歪理驳回去；把自己的过错用好听的词藻，修饰得极像优点。因此商纣王自以为他的聪明才智盖天下，无人能和他比并。

商纣王自恃聪明，好话听不进，谗谀之言乐于听。他好酒贪杯，喜近女色，最受他宠爱的美人，名唤苏妲己，这个苏妲己生得妖艳绝伦，深得纣王宠幸。妲己爱听靡靡之音。她对那些艳歌淫曲，整天聆听，犹嫌不足，还使人设法作些新淫声，编排些裸体舞。

苏妲己善淫，商纣王纵欲。商纣王对妲己宠爱已极，言听计从。纣王想方设法，搜刮天下百姓的资财，筑起方圆三里高达千尺的鹿台，把钱财充实其中，又修了钜桥仓，把夺来的谷物，填置仓里。商纣王用大量民伕，修了许多林苑、宫室，收集各种奇异的狗、马、珍宝、野兽、虫鸟，使妲己悦目赏心。

一天妲己浓妆妍抹，妖艳绝世，坐在纣王身旁和纣王对饮。手下奴婢捧汤上菜，不时往返鹿台上下，碍手碍脚，妲己不悦。她忽的灵机一动，想了个主意，说：“大王何不命人凿池储酒，悬肉为林，饮之不尽，用而不竭，使男男女女散于沙丘，裸体饮食，追逐为乐，岂不有趣？”纣王一听大喜，立即命人造池，将好酒满注池中。因为酒造得多，酒糟竟积成了小山。又使人在沙丘旁的树林里，把各种肉类悬挂起来，成为肉林。有的人在池旁像牛一样饮了起来；还有的人喝醉后倒向池中死去，引得妲己大笑。

纣王时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纣王将九侯女纳入后宫，以为淫乐。九侯女稳重贞静，不喜淫乐。纣王命她裸体劝酒，九侯女不听命，纣王大怒，将她杀死，剁成了肉酱。鄂侯见此光景，强谏力争。纣王将他也一块儿杀死，作成了肉干，供淫乐时取用。

事情传到周国西伯姬昌的耳中，西伯低声叹息。谁知这事儿被崇侯虎知道了，告到纣王那里，纣王便将西伯擒来，问道：“身为西伯，尊贵已极，享乐不尽，为什么叹息？”西伯再三叩头谢罪，不敢回答。纣王说道：“叹息就是对大王不满，囚之羑里！”于是便把西伯姬昌囚了起来。

西伯被囚之后，西伯的臣下闳夭等人，知道纣王喜欢声色狗马，因而多方寻求美女，找寻异物。他们费了许多周折，终于得到了有莘氏的美女和骊戎的良马，献给纣王，请求赦免西伯姬昌。纣王得到了美人 and 好马，非常满意，便释放了西伯姬昌。

纣王无道，臣下有人不听命，百姓有人不听使唤，商纣王思谋着如何以严刑镇压。一天纣王和妲己看见蚂蚁爬到煨过的热铜片上，烫坏了脚，掉下来，死了。纣王和妲己高兴起来，命人铸了铜柱，架火烧烤，把违背纣王和

妲己之命的人，绑着拉上热铜柱，让他们光着脚在通红的铜柱上行走。最多走上一、二步，犯人便扑倒在烧铜柱的火中，活活被烧死。纣王、妲己反而引以为乐，大笑不止。人们把这种残酷的刑法，叫作“炮烙之刑”。

商纣王有一个名叫费仲的大臣。这个人会阿谀奉迎，能吹牛拍马，纣王很喜欢他。但他贪财好利，不会理政，纣王换了个名叫恶来的大臣来理政。恶来会进谗言，总说诸侯的坏话，因此各诸侯王更加疏远殷王朝了。这样一来，大大削弱了殷商王朝的统治力量，纣王的权势也大不如前了。

王子比干，心地贤良，忠于殷室，眼见殷商的国力渐渐削弱，人们离心离德，心中极为不安，就面谒纣王，奏道：“西伯自出姜里，归去后暗修德行，诸侯多叛殷归周，西伯国势渐大，危我殷商，王不修先王典法，不修德行，大祸就要临头啦！”纣王听了不但不引以为戒，反而怒火中烧，大声叱责比干王子。妲己道：“听说王子贤良，又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心眼儿，为什么不剖开他的心让大家看看呢？”纣王听了妲己这么一讲，正中下怀，立即唤人持刀前来，撕开王子比干的衣裳，对准胸膛，就是一刀。热血洒尽，那执刑的人将手探入比干王子的胸腔，将心掏出，放进金盘，呈给妲己观看。那妲己哪里要看比干的心有几个心眼儿，不过是要寻找借口杀死王子比干罢了。她把手一挥，令人将一颗丹心，端了下去。

殷商朝中，也有不少贤臣，商容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能为百姓办些好事，百姓也很敬爱他。可是纣王嫌他向百姓讨好，不和自己一心，因而废去商容不用。

商纣王还有一位贤臣，名叫祖伊。他听说西伯领兵灭了饥国，害怕周人得势，不利于殷，就奔赴鹿台，对纣王劝谏，希望他修德行善，保住殷商。但纣王听了毫不悔悟，反而说：“上天授命予我，有什么可忧虑的？”

殷商朝廷中还有个贤臣名叫微子，屡次谏阻纣王，纣王总是不听。因此他与太师、少师商议，逃离了商朝。

另一位纣王的贤臣箕子，见微子逃亡，又见王子比干被剖心而死，为避杀身之祸，便披散了头发，撕破衣裳，假装疯癫。纣王命人将箕子捕了起来，投入监牢。太师、少师见比干剖心，微子逃亡、箕子装疯，知道殷商灭亡就在眼前了，于是带了祭奠时用的器皿，逃到周国去了。

当时，周国的西伯姬昌——周文王九十七岁弃世，他儿子姬发继承父业，是为周武王。为商议共讨殷商之大计，武王姬发曾率兵来到孟津。各诸侯国背叛了殷商，也来到孟津与武王会盟。与会的诸侯一致要求讨伐纣王。武王估计周族的力量还不足，当时殷商的贤臣又都健在，于是让各诸侯首领回各自的封地去，他自己也率兵返周地去了。

过了两年，比干死了；微子逃跑了；箕子被捉拿了；太师、少师携带着祭器来了。算来时机已到，周武王姬发便点齐人马，率甲士四万五千，虎贲三千，戎车三百乘，约会诸侯，渡过孟津，东上伐殷。

商纣王正在酒池旁观看人作牛饮，观看男女长夜裸体追逐嬉戏。自己和妲己也喝得醺醺欲醉。到了黎明时分，听得周武王姬发率兵来讨。他勉强支撑着，点兵拒战。他自以为万乘之尊，点兵拒诸侯，必胜无疑，于是执戈登车，准备迎战。当他登上战车时，自己也吃了一惊：怎么他这个能拽九头牛尾，使之倒退的大力君王，却连拿小小的兵器也觉得费气力了？他哪里知道，自己终日沉湎酒色，从不练武，养肥了身躯，淘空了精髓，勇力日渐销去了呢！

商纣王登车麾军直发牧野，迎头遇上周武王。他仔细一看，见周武王姬发率领的周军和诸侯军，个个精神振奋，人人斗志充盈，再回头看看自己手下的七十万大军，士无斗志，神情疲塌，怎能迎战呢？

此时，武王姬发见纣王迎面而来。他早知此人作恶多端，一见之下，义愤填膺。武王振臂一呼，周军和诸侯军，个个奋勇，人人争先，纣王手下的人却倒戈向后，为武王开道。纣王紧催车骑，戈挑叛军，逃回鹿台。他站在鹿台，向四外观看，只见四周火光冲天。纣王原想和妲己一同逃走，不想武王催兵将鹿台团团围住，四面又烧起大火，无处可以脱身。纣王万般无奈，想推妲己及另一嬖（bì 必）妾入火，妲己不下，他只得自己纵身跳入火中活活烧死。妲己等也随后自尽了。

武王命人将商纣王的尸体拽出，用黄钺割下头颅。又登上鹿台用玄钺将妲己和纣王另一嬖妾的头也砍下，将三颗人头，悬挂在白旗杆顶上示众：宣告殷商灭亡。

武王大获全胜。他释放了箕子，修造了比干王子墓，表彰了商容，散发了鹿台之财和钺桥之粟，解救了百姓，然后罢兵西归。

周幽王嬖褒姒丧生

周武王姬发灭殷后，传至第十二代，周幽王宫涅继位。

古时候，人们很迷信。当周幽王即位后不久，西周镐京三川震动，民间就传开了：“从前伊洛干涸，夏亡；黄河干涸而商亡；现在河干山崩，周不过十年就要灭亡。”

这些话传来传去，周幽王也曾耳闻，但他毫不介意，仍然一味宠爱妃子褒姒。

关于褒姒，在人们中有个奇异的传说。据说夏后氏衰落时，在夏后的殿庭中，出现了两条蜿蜒的龙。奇怪的是那两条龙会说人话，它们说道：“我们乃是褒氏二君。”夏后氏占卜吉凶，认为赶走、杀害龙，都会带来不幸。唯有求得龙涎藏起来，才会吉利。于是夏后氏向龙析祷求赐给龙涎。不一会儿二龙蜿蜒而去，不见踪影。再打开桱（dú独）柜一看，龙涎已在其中。当即封好，从此不敢打开。

岁月流失，夏亡之后，桱柜传给殷商，殷亡之后，又将此龙涎柜传至周。夏、商、周初，都不敢打开此柜。传至周厉王末年，周厉王心中纳闷，不知龙涎为何物，于是便打开桱柜观看。不料一看却惹出了麻烦。那龙涎流了一地，流在庭中，扫也扫不去，除也除不净。周厉王也很迷信，让妇人们裸体，围在庭中，大声喧嚷，说这样可以祛邪。说也奇怪，那龙涎忽地化为黑色老鼋，蹒跚爬在后宫。

周厉王宫中有个童妾，刚七岁，遇到了那只老鼋，人们也没在意。不想那小女子长成人后，并未婚嫁，就身怀有孕，生了一个女孩子。

那女子心中害怕，因为无夫生子，被视为不祥，所以就把那生下的小女儿丢掉了。

周厉王死了，周宣王继位，有人传唱童女谣道：“檠（y n 眼，桑木）弧箕服，实亡周国。”意思是：那张桑木弓，它的箭插在箕木箭筒中，它实在是要亡周国啊！

恰巧这时有夫妻二人卖弓，箭插在箕木箭筒里。大臣中有人听到童女谣，又知道卖弓夫妇卖弓的情形，就上奏宣王，说：“有夫妇二人卖弓，箭插在箕木箭筒中。”周宣王闻奏，急忙下令，将卖弓的人捉住杀死。卖弓的夫妇听到风声不好，就扔了弓，抛了箭，急忙逃命去了。

卖弓的夫妻两个人逃出了镐京城，那管大路小路，不论白天黑夜，深一脚，浅一脚，大汗淋漓，呼吁气喘，好容易逃得离城远了。二人一边逃命，一边听着路边风吹草动，倒也没听到有人追赶，这才稍稍定了定心神，慢慢向前走去。不想走到三更半夜，四周无甚声响，却听得远处道旁一个婴儿啼哭。夜静更深，万籁俱寂，那个婴儿哭声，异常哀切，令人肺腑。夫妻二人，不忍听闻，于是各自掩起双耳，匆匆赶路。不想越不想听，越听得真切，断断续续，咿咿咽咽，透过指缝，钻入耳内，潜入内心。二人不由停住脚步，趁着星月之光，看到个眉目如画的小女婴。二人略一盼顾，即不忍离去。最后两人一商量，决定收养这个女孩儿。夫妻二人携抱女孩上路，逃进褒氏地界。

卖弓的夫妻抚养弃女，如同亲生。那女孩儿长大之后，出落得体态轻盈，面目俏丽，风韵标致，举世无双。可是她生来有个特点，整日无欢，从来不笑。卖弓夫妻见女儿不笑，说她是雪中梅花，月中桂枝，虽然不笑，却是艳

丽天成。

后来褒氏获罪于周，就在褒地寻求美女，献给周王赎罪。褒氏中有人知道卖弓夫妻的女儿，美貌无匹，便把她选来，送入周王宫。周王赦免了褒人的罪。周王宫中的人们因为她来自褒氏，所以称她为褒姒。

褒姒初入周王后宫，宫中美人很多，周幽王也没注意到这个褒氏献来的女子。

周幽王即位三年，天下无事。他漫步后宫，见到了褒姒，只见她妖烧俊俏，越看越喜欢。自此之后，他嬖爱褒姒，简直寸步不离。

过了一年，褒姒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伯服，幽王更加称心。母以子贵，子以母贵，幽王更加宠爱褒姒母子。

不久，周幽王废了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王后，立伯服为太子。母为王后，子为储君，这本是褒姒母子最可心的事。可是褒姒仍一如平日，整日没有一个笑容。周幽王本以为如此取悦于褒姒，褒姒定然会满面笑容，笑逐颜开了。不想褒姒仍然不笑。幽王心中不快，总要想个法子，使他这个不笑的王后笑上一笑。

周幽王和他的嬖臣，想了无数的法子，以求得褒姒一笑。可是褒姒俊气的脸上，总似一朵红梅凝上了一层冰霜。幽王问她为何不笑，她总是不说。后来又问了多次，她才说：“无事可笑。”

周幽王一想，王后说无可笑的事，所以不笑。那么有了可笑的事，她一定会发笑了。后宫终日无事，每日宴饮，看那些女子舞来舞去，听些咿唔歌唱，毫无意味。怎能使王后一笑呢？因此，取得褒姒启齿一笑，成了周幽王生活中的大事。

幽王身边有一个奸佞之臣虢石虎，擅于阿谀，深得幽王和褒姒的赏识。他贪心好利，自主国政以来，搜刮得民穷财尽，百姓极为怨恨。但因他帮助幽王废了申后和太子，立下“大功”，休说百姓奈何他不得，连诸侯也无奈他何。

诸侯虽然一时无所措手，不能对付虢石虎，却因虢石虎更加深了对周幽王的怨恨。怨恨幽王的诸侯中，以申后的兄弟，废太子宜臼的舅父申侯最甚。但在这时，诸侯都是敢怒不敢言。

虢石虎却只逞贪心，不论形势，尽管无休止的搜刮百姓，他犹嫌不足，还向诸侯勒索敲诈。这更激怒了申侯。于是他暗暗集结力量，招纳同伙。

虢石虎只管盘算自己的财产、宝货，不以申侯的作为为意。周幽王也蒙在鼓里，只管在后宫讨好褒姒，想博得她一笑。

一天，周幽王忽然想出个好主意，使命在镐京城头，摆上酒宴。虎贲和宫人将王后褒姒簇拥着登上城头。褒姒登高一望，四野开阔，远处山峦起伏，鸟飞长空，兽奔郊野，也自悦目赏心。

不一会儿，摆满酒菜，极尽山珍海味。周幽王和褒姒喝过几杯，低声对身旁小臣说：“举烽火！”

不一时，远近烽火台上狼烟动地，直冲霄汉。据说当年在烽火的燃料中掺有狼粪，一经点燃，烟火直冲上空。诸侯望见狼烟一起，便知京城有警，即点兵马，前来勤王。

如今诸侯一见镐京点着狼烟，个个披挂停当，驱战车、率兵士，前来勤王。不想来到镐京，却见幽王和褒姒稳坐城头饮宴，安然无事，只能挥兵驱车，各自返回封地。一个个心中无不气恼沮丧。

原来点烽火时，褒姒不知就里，忽见狼烟动地，只见诸侯纷纷率兵前来，又见他们无事而去。后来才知道是幽王引烽火戏诸侯，心中好不畅快，于是纵声大笑。那笑声似银铃敲振，又如玉珮叮咚。周幽王见了高兴得忘乎所以。

烽火熄了，诸侯走了，酒宴散了，褒姒又一如既往，一声不响，脸上毫无笑意，美丽的容貌如同笼罩了寒霜似的，幽王好不扫兴。

又过了一段时间，褒姒仍然总是不笑，周幽王闷得难受。一天，幽王又命人夜晚备宴，驱车登上城头，准备再举烽火。于是宫灯高照，虎贲护卫，宫女陪伴，簇拥着幽王和褒姒登上城头。

明星在天，灯笼火把照得大地通明。四野静悄悄的，只有虫声唧唧，草香阵阵，风吹树叶簌簌作响。褒姒觉得此情此景好不新鲜有趣。饮过三杯，幽王再命：燃起烽火。

烽火台上火焰通红，把周围的树木也照得似染上鲜艳的红色。褒姒看得呆了，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诸侯见到烽火燃起，又率兵前来勤王。但来到镐京城下一望，又见幽王与王后对饮。于是再一次垂头丧气地返回封地去了。

褒姒一见，笑得泪水沾满腮边，真像雨中的桃花般艳丽。周幽王痴痴呆呆地看着褒姒俊俏的模样，诸侯散去也不曾在意。

如此几次反复，诸侯个个愤怒异常。被废了的太子宜臼派人暗中告知舅父申侯。申侯派人满载珍宝丝绸，厚赂犬戎，约定日期，发兵攻打镐京。

周幽王听说申侯帅领士卒，借助犬戎，来攻京城，心急如火，忙召虢石虎前来议事。谁知虢石虎早已藏好财货，躲得不见踪影了。急急命人传令举烽火。近处的烽火点着了，远处的烽火也点燃起来。周幽王听得人马杂沓，鼓声响亮，看见旗帜飘空，高兴地喊道：“诸侯的勤王兵来啦！”不料来的不是勤王兵，而是申侯和犬戎的兵马。

申侯和犬戎打开镐京城门，涌入城去。那犬戎官兵见鸡捉鸡，见狗杀狗，见财物虏掠财物，待拿足抢够，一声呼啸，又涌入王宫。犬戎的头领入宫后，将宝货装满大车小辆，命人将幽王和伯服一起捆好，扔到车上，将褒姒拥入车中；又令人放了一把火，把宫城烧了。于是逶迤向西而去。行至骊山脚下，犬戎的头人商议道：“周王无道，周人都不要他，我们虏此物何用？不如趁早儿杀掉他！”便将周幽王从车上拉了下来。

周幽王眼睁睁地见王后被虏，拥进车中，自己被捆住手脚，生命不保，更是无法救她，心中懊悔，不该点燃烽火，戏弄诸侯。时至今日，后悔也没用了，只好闭目等死。那西夷犬戎士兵，只听一声命令，手起刀落，将周幽王和伯服太子杀死在骊山脚下。他们又载了宝货，拥了褒姒返回故地去了。

镐京被犬戎放火烧得破败不堪。幸好人们在混乱中找到了申后和宜臼太子。申后和太子将未被杀死烧死的大臣们召来，并派人分赴各诸侯国，敦请诸侯前来商议今后大计。公元前770年，诸侯共同拥立太子宜臼登上王位。这就是周平王。周平王即位后，因为镐京已残破不堪，不宜作为都城。于是决定国都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从此西周灭亡，东周开始。

勤王：君主受到内乱外患的威胁而王位或帝位动摇时，臣子用兵力援救。

犬戎：我国古代民族名。商周时期，游牧於泾、渭河流域（今陕西省彬县、岐山一带），是商、周王朝的劲敌。

混乱的鲁国宫廷

周初分封诸侯时，将武王姬发的兄弟周公旦封于鲁。武王去世，成王年少，周公怕诸侯叛周，留辅成王，让儿子伯禽代他就封鲁国。

周公在伯禽就国之前告诫他说：“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的叔父。我在天下的地位可以说不低了。然而我还食不安席、沐不终浴来接待贤士，就是因为惟恐失掉天下的贤人。你到了鲁国一定不要因为自己有较高的地位，而待人不谦和没有礼貌。”

周公以自己食不安席、沐不终浴待士治国的体会告诫伯禽不要骄傲，因为一个人骄傲了就容易懈怠。不想鲁传国到第九代时，从周朝廷上，却给鲁国栽了棵乱苗。以后鲁国的后代又不成器，传到三十四世就被楚国灭掉了。

鲁国九传至公元前 825 年，鲁武公继位。公元前 815 年，鲁武公带了长子括和小儿子戏，西去朝见周宣王。一路晓行夜宿，虽是诸侯去朝见天子，威风凛凛，但也尝了不少风霜劳碌，才来到镐京。这时周朝立国不过二百年，正在鼎盛时期，周天子在诸侯中，很有威信。

鲁武公怀着钦敬的心情来到京城后，周宣王派使臣将他们安顿于上舍。

第二天，宣王召见了鲁武公和他的两个儿子。周宣王见到鲁武公的小儿子戏聪敏伶俐，就对鲁武公说应立戏为鲁国太子。周王臣樊仲山父听到周宣王这一不妥当的吩咐，马上启奏道：“废长立少，很不应该。如今天子建立诸侯，不立长而立少，这是教民叛逆。如若鲁国按您的意思做了，各诸侯也要效法，周天子的命令就行不通了。”周宣王听不进樊仲山父的意见，作了件违反当时周王朝和诸侯国立嫡立长为太子的律条习惯的事，给后来留下了祸根。

鲁武公在镐京住了好几个月，从春天住到了夏天，立了小儿子戏为鲁太子，方才回转鲁地。因为旅途劳累，回到鲁不久，就病死了。鲁武公死了之后，因为周宣王有命，鲁武公的小儿子既然立为太子，便继鲁武公为鲁懿公。

鲁懿公立后九年（前 806 年），他哥哥公子括的儿子伯御长大成人。伯御越来越觉得懿公戏不该继位，继位的应当是他的父亲括，然后由他接替。于是就纠结党徒，进攻王宫，杀死了鲁懿公，自立为国君。鲁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天子以伯御杀死叔父懿公自立为君的罪名，便出兵攻打鲁国，杀死了鲁伯御，立了鲁懿公的兄弟公子称。这就是鲁孝公。

从此以后，各诸侯国开始不听周天子的命令。鲁国的情况也每况愈下。鲁孝公在位三十八年，到公元前 768 年病死。他的儿子弗湟即位。这就是鲁惠公。

鲁惠公是个昏庸好色之徒。起初鲁惠公的正妻无子，鲁惠公地位卑下的贱妾名叫声子的，生了个儿子，取名叫息。这是鲁惠公的庶长子。公子息长大之后，鲁惠公为他订下了宋国的女子为妻。后来公子息将宋女娶来，新妇拜见翁姑，朝见国君。鲁惠公见宋女生得窈窕、貌美，便将宋女夺归己有。

宋女成为鲁惠公的妻室以后，生下了儿子允。鲁惠公更加宠爱宋女，就封她为鲁君夫人，她生的儿子允，也立为太子。

公元前 722 年，鲁惠公死了。太子允年幼，鲁国大夫就让惠公的庶长子公子息暂且执掌国政。公子息执政不算是即位。史称隐公。

鲁隐公代摄国政十一年（前 711 年）时，鲁国公子挥，想做鲁国的宰相。便向鲁隐公谗说：“百姓对你是很拥护的，你应当做鲁国的国君。你要是

让我当宰相，我就替你太子允杀死。”

鲁隐公息，是个忠厚老实人。他听了公子挥的这番话，战战兢兢地说：“先君生前有命立允为太子，我是因为允年岁小，代他执政。现前允长大了，我正在莒裘那里营造宫室，准备终老在那儿，不久我就要还政给允了。”公子挥听鲁隐公这么一说，才知道原来他并不想久当国君，心里便害怕起来。他一想自己说要为隐公杀死允，为的是想当上鲁国的宰相，没想到鲁隐公却不想久当国君，将来这事一旦传到允的耳朵里，自己不但当不上宰相，连性命也就难保了。于是他心生一计，跑到允那里，对允说：“我听说你的哥哥息要杀死你，他自己正式当鲁国的君主。你看怎么办呢？要么，我替你杀了他吧！”

允一听这事，气涌心头，也不分青红皂白，便答应了公子挥的请求，让他见机行事。

到了这年年底，鲁隐公举行一次盛大的钟巫祭。鲁隐公毫无防备，下榻在大夫芄氏的宅舍中。深夜，公子挥率兵攻破了芄氏住宅，杀死了鲁隐公。鲁隐公稀里糊涂地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死于非命了。允接着即位，这就是鲁桓公。

鲁桓公也不是个明白人。他娶了齐国釐公的女儿文姜为夫人。齐釐公的女儿不是个贞静的女娃，没出嫁之前就和她哥哥太子诸儿关系不正当。鲁桓公的夫人文姜要回齐国探亲，这时齐釐公已经死去，诸儿已即位为齐襄公。

公元前 693 年，鲁桓公跟着文姜来到齐国。文姜把鲁桓公留在馆舍，自己进入齐宫。齐襄公又私通文姜。鲁桓公发觉事情有些蹊跷，等到文姜从齐宫回来，鲁桓公气愤地把文姜大骂了一顿。还怒气冲冲地说：“我看，同，就不是我的儿子，一定是齐侯的儿子！”

原来，鲁桓公娶了文姜后，生了一个儿子，儿子的生日与鲁桓公的生日相同，所以起了个名字叫同。这回鲁桓公看文姜和齐襄公诸儿品行不端，所以说同不是他的儿子，是文姜和她哥哥齐襄公的儿子。文姜受了责骂，回到齐宫把这事对齐襄公一五一十地说了。齐襄公听后，老羞成怒，于是约鲁桓公饮宴，准备暗下毒手。

在酒宴上，齐襄公多次劝饮。鲁桓公由于心中窝火，几杯酒下肚，竟然醉如烂泥了。齐襄公使派力士公子彭生扶掖鲁桓公上车回馆舍。就在鲁桓公被扶着上车时，力士彭生着力捣他的要害部位，使这个鲁国君主莫说还手，连呼唤也没能够，就被杀死在车上了。

车轮滚滚，待到车行至馆舍，请鲁桓公下车时，车内已没有任何声息。人们仔细一看，鲁桓公已一命呜呼，死在车里了。前往齐国友好交往的鲁君，竟然死在齐国，鲁国人非常气愤，请求杀死彭生。齐襄公为了搪塞鲁国，就将公子彭生杀死了。

鲁桓公死了，鲁大夫拥立了鲁桓公的儿子同继位。这就是鲁庄公。鲁庄公的母亲文姜，因为有那段丑事，不敢再回鲁国，就长久留居齐国。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鲁庄公即位之后，曾筑过一座高台，下临鲁大夫党氏的宅院。党氏有两个女儿，都长得十分俊俏。鲁庄公常常登台临望，爱上了党氏的长女孟任。鲁庄公曾经偷入党氏宅，和孟任幽会，并且与孟任割臂为盟，允许娶孟任为夫人。

后来鲁庄公设法娶了孟任，但孟任却没能当上夫人。不久孟任生了个儿子，取名叫斑。有其父必有其子，公子斑和他父亲鲁庄公一样，长大后，爱上了鲁大夫梁氏的女儿，常常让赶车的荦（luò 络）赶了车去看梁氏的女娃。

一天，公子斑乘坐别人赶的车，去看梁女，见荦正站在梁家花园的矮墙外，隔墙和梁女戏耍。公子斑见自己喜爱的女子竟和赶车的人戏耍，这么不论尊卑，便火冒三丈。他跳下车来，夺过赶车人的鞭子，把荦狠狠地打了一顿。荦是个勇壮的男子，如果真动起手来，公子斑哪里是他的对手？只不过因为公子斑是庄公的儿子，他只好咽下这口恶气。

鲁庄公知道儿子斑怒打赶车人荦，对公子斑说：“荦能力举城门。你对他不满，你可以杀死他，不能鞭打一顿了事。”公子斑认为荦虽有力，却是一名赶车人，又能怎的。这事也就过去了。过了不久，鲁庄公病了，把他的二弟叔牙召来问话。鲁庄公有三个兄弟，大兄弟名庆父，三兄弟叫季友，叔牙是鲁庄公的二弟。鲁庄公将叔牙叫到病榻前，问他立谁为嗣合适。

原来鲁庄公的夫人哀姜，没生下儿子。随哀姜嫁到鲁国的姊妹叔姜，生了个儿子，名开。可是鲁庄公不爱开，只喜欢孟任生的儿子斑，想让斑继位。但是斑不是嫡子，按鲁国的习惯，没嫡子继位，就可以兄终弟及，因此把叔牙叫来，想探探他的口气。设想到叔牙说的和鲁庄公所期望的正相反。叔牙说：“现有庆父在，可以继位，您何必发愁呢？”

鲁庄公问出了这么句话，更加放心不下，病情更加沉重了。他思量再三，又把小弟季友召来问他谁可继位。季友心地纯厚，为人正直，他深知庆父、叔牙沆瀣一气，都和鲁庄公的夫人哀姜私通。季友听庄公问他立嗣的事，早已胸有成竹，就说：“请你一定要立斑。”鲁庄公担心地说：“可是叔牙要立庆父，那怎么办呀？”季友说：“这有什么难的？”

季友出了王宫，便以庄公的命令，让叔牙在鲁大夫鍼巫家待命。季友又命鍼巫氏把叔牙劫持到座位前，让叔牙喝毒酒自尽。他对叔牙说：“饮了这杯毒酒，可以留下你的后代祭祀你，不然满门抄斩。”

叔牙自和鲁庄公谈过立谁为嗣之后，心中已认准：鲁庄公一死，就是庆父做鲁国君，因此毫不防备。不料今日被劫持而来，又听季友让他饮毒酒，说喝了自尽，可以留后嗣奉祭祀，不然满门杀绝，以后祭祀无人。叔牙心想：喝了毒酒一人死去，子孙得安；不然自己死了，还要连累家小。于是端起毒酒，一饮而尽，不多工夫就死去了。后来鲁庄公死了，季友就立了庄公的儿子公子斑做鲁君。因为鲁庄公新丧不久，公子斑未入鲁宫继位，暂居住在舅父党氏家里。

原来，庆父和嫂嫂哀姜策划，要让公子开继位，没想到季友竟借庄公的命令，毒死了叔牙，立了公子斑。庆父又气又恨，他早就知道公子斑曾经因为梁氏女的事，鞭打过赶车人荦，而且知道赶车人荦力大无比。于是暗中将赶车人荦召来，命他借庄公去世的混乱劲儿，进入党氏住宅，杀死公子斑。

庆父给了犇许多金银，又给他许下许多好处。赶车人犇正想报当日鞭打之仇，见有机可乘，便乘黑夜混入党氏家中，将公子斑杀死。

季友听说公子斑被人杀死，推情度理，这事的主谋，一定是庆父。但因为庆父在鲁国实力雄厚，季友不是他的对手，他就逃奔到外祖父家陈国去了。

公元前 661 年，庆父立了叔姜生的儿子公子开。史称湣公。庆父以为湣公是自己立的，于是手握大权，与哀姜私通更加肆无忌惮了。庆父野心勃勃，不久又想自己做鲁君。他为了杀人灭口，遮掩鲁国人的耳目，先把赶车人犇杀死。又在观察湣公的一些活动后，命鲁大夫卜湣在鲁国武闾宫门袭杀了湣公。

鲁国大夫士庶见庆父接连杀死了公子斑和湣公，人心背弃，想把他杀掉。庆父一见大事不好，就逃到莒国去了。

季友听说湣公被杀，鲁国没有了君主，便和湣公的弟弟公子申回到鲁国，于公元前 659 年立公子申为鲁君。这就是鲁僖公。季友回来了，公子申立国了，叔牙死了，庆父逃了，哀姜又羞又怕，就逃往临近的邾国去了。

季友把国事安顿下来。他听齐、鲁两国人都传说着“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话。那意思是，不杀死庆父，鲁国的灾难总不能结束。于是季友派人去厚赂莒国，请求把庆父送回来。莒国答应了季友的请求，送回了庆父。季友派人去杀庆父。庆父请人去向季友讲情，请求放他出鲁国，逃亡到别国去。季友和僖公不答应，就命大夫奚斯号哭着去庆父的住处去哭丧。

庆父正等待着季友和僖公允许他逃亡的答覆，可是听到的却是大夫奚斯自远而近的哭声，知道求生无望了，方才自尽。

齐桓公得知鲁庄公的夫人哀姜与鲁庆父私通，危乱了鲁国，于是命人将哀姜自邾召回齐国，把她杀死，把尸体送回了鲁国，又在鲁国戮尸。后来鲁僖公安葬了她。

普之乱在曲沃

西周初分封时，把叔虞封于唐，叔虞是谁呢？他就是周武王的儿子，成王的兄弟。他的母亲是武王的王后，姜太公的女儿邑姜。

提起叔虞封于唐的事，这里面还有段有趣的故事哩。一天，年纪幼小的周成王和叔虞在庭院游戏。成王从地下捡了片桐树叶子，用刀削成“珪”的形状。珪这东西最早是用来封诸侯或朝会时用的。成王把削好的桐叫珪，给了叔虞，说：“拿这个封给你。”

这本来是小孩儿家在作游戏。史官听见了这话，马上就请成王选定吉日良辰封叔虞。成王一听急了，说：“我们这是闹着玩儿呐！”史官却不听成王解释，硬是说：“天子无戏言，天子说话是要算数的”。于是就封叔虞于唐。这就是历史上传说的“桐叶封弟”的故事。

叔虞的儿子姬燮继位后，便迁国于晋水之滨，改称唐国为“晋国”。晋侯燮七传到公元前 811 年晋穆侯。

晋穆侯在位四年时，娶了齐女姜氏为夫人。又过了三年，晋穆侯出兵伐条，这时夫人生下了个儿子。穆侯一想，给儿子起个什么名字呢？因为正与条为仇，就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仇。他是晋穆公的嫡长子，被立为太子。

又过了三年，晋穆侯出兵伐千亩。这回出师顺利，得胜而归。恰巧穆侯的妻室又生了个儿子，因为伐千亩出师有成就，穆公就给这个新出生的儿子起了个名字叫成师。

这都是根据眼前的事起的名字，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当时人迷信，晋大夫师服就说：“真奇怪，太子名叫仇。仇，就是结仇呀。少子名叫成师。成师，就是成功呀。名字标志着命运，如今兄弟的名字正好反了个儿，以后晋国能不乱吗？”

真是无巧不成书。晋穆侯当了二十七年国君，于公元前 784 年死了。穆侯的兄弟殇叔，自立为晋国君。太子仇怕被杀害，就逃出国去。殇叔当了四年国君，太子仇已集结了不少党徒，便率领徒众袭击了叔父殇叔，于公元前 780 年即位为晋文侯。

晋文侯仇在位三十五年，于公元前 745 年死去。他死之后，儿子昭侯继位，立即封叔父成师于曲沃，号为桓叔。曲沃这个城邑，比晋国国君居住的都邑还大。桓叔被封时五十八岁了，已经过了喜欢玩乐的年龄，而且他为人乐善好施，很懂得收买人心，晋国百姓一看曲沃桓叔有德，都心向曲

沃。看到这情景，有人担心地说：“晋之乱在曲沃。”那意思是说，晋国一定会从曲沃出事的。

事情又被人们说中了。后来晋大臣潘父杀了晋昭侯，迎接桓叔继位。这事正合桓叔的心意，他便来到都城。晋国其他的大夫对桓叔继位极为不满，便集合起兵马，一起发兵去攻打桓叔。桓叔被众大夫打得大败，又退回曲沃。晋大夫于公元前 739 年立了昭侯的儿子平为晋君，被称为晋孝侯。不久，曲沃桓叔去世了，他的儿子鲋继位，称为曲沃庄伯。曲沃庄伯在晋国都城杀死了晋孝侯，想取而代之，自立为侯。由于受到晋大夫兵力的攻打，庄伯又退回曲沃。公元前 723 年，晋大夫又拥立晋孝侯的儿子郤继位。这就是晋鄂侯。鄂侯当了六年晋国的国君就死了。曲沃庄伯趁此机会又发兵伐晋。这时周平王已建立了东周，为了显示周天子的威权，使虢公伐曲沃庄伯，曲沃庄伯又退保曲沃。晋国立了晋鄂侯的儿子光，为晋哀侯。

晋哀侯二年（前 716 年），曲沃庄伯死了，他儿子称继位，称为曲沃武公。曲沃武公曾多次攻打晋都，接连俘虏了晋哀侯和哀侯的儿子晋小子侯，后来又相继把他们杀害了。这时周天子平王已经去世，周桓王（姬林）于公元前 719 年继位。公元前 706 年，周桓王命虢仲带兵攻打曲沃武公，曲沃武公又退守曲沃。虢仲就立了晋侯缙。

晋侯缙当了二十八年的国君。曲沃武公于公元前 679 年出兵攻打晋侯缙，灭了晋国。他把得到的珍宝玉器全献给了周釐王。周釐王受了曲沃武公的贿赂，第二年就令曲沃武公为晋国君，位列诸侯。于是曲沃武公把晋地全部占有了。

“晋之乱在曲沃”，这话果然应验了。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曲沃的贵族势力超过了晋的国君的力量。这种宫廷权位的反覆争夺是两派贵族势力的较量。既然双方力量悬殊，呈现本末倒置的情况，那么曲沃武公的最后胜利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骊姬计杀申生

曲沃武公伐晋两年后（前 676 年）死了。他的儿子诡诸继位。这就是晋献公。晋献公娶了贾国的女子为夫人，无子；献公又娶了齐国的女子齐姜。齐姜生下了太子申生和穆姬（后来的秦穆公夫人）。献公又从翟国娶了两个女子。大的叫大戎狐姬，生下公子重耳。小的就是小戎子，生了公子夷吾。

献公五年（前 671 年），率兵攻打骊戎，骊戎将骊姬献给晋献公，献公载了骊姬和她的从嫁姊妹回到晋都翼。骊姬和妹妹一入晋宫，就很受宠幸。骊姬和她妹妹都生了儿子。骊姬生的儿子名叫奚齐，她妹妹生的儿子名叫悼子。

骊姬生下奚齐，一心想让奚齐继承晋献公王位，可是无法除去太子申生。因为公子重耳和夷吾都比奚齐年长，她又怕即便除掉了申生，奚齐也轮不上继位。她思来想去，总想不出个一箭三雕的计策。后来她想光靠宫内的几个亲信不行，必须借助外臣的力量。于是她优厚贿赂晋献公的外臣梁五和东吴嬖五，让他们对献公说：“曲沃这块地方是君上祖先桓叔的封地，宗庙所在，宗邑无人主事，显不出君上的威力，百姓不惧怕，政令难推行。蒲地和南北二屈，是晋国的边地，山要有可靠的人把守。这最好让太子主持曲沃大政，安定国家社稷；命公子重耳、夷吾分主蒲和二屈。夷狄的地方广阔，将来可以开辟为晋国的疆土。这么一来，既可‘威民’，又可‘惧戎’，岂不甚好？”

这是骊姬和“二五”外臣挖空心思出来的调虎离山和一箭三雕的第一步作法。

因为骊姬和献公宠信的外臣“二五”日夜在晋献公耳边吹风，因此献公也就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这年的夏天，献公就对晋人就：“曲沃，是我先祖宗庙所在，蒲地靠近秦国，屈这地方的边界外是翟国，不使我的儿了们居守，我是不放心的。”于是把太子申生发往曲沃，把公子重耳和夷吾分别打发到蒲和二屈去了。

原来晋献公立为晋君后，嫌晋国都城比曲沃还小，因此在聚邑建了座绛城，把国都迁于绛。

骊姬和外臣“二五”把三个对头打发走了，又加紧向晋献公进言，阴谋立奚齐为太子。晋献公正拿不定主意，骊姬又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太子申生去伐东山皋落氏，想借刀杀人。里克大夫听到这事，忙进宫劝晋献公说：“太子是国家的储君，要尽孝道，每日三次去看国君的膳食。君主如若离开国家参加会盟或出征，太子就要留守。国君如果命他人留守，太子随君出征，称作‘抚军’。留守‘监国’，随军‘抚军’，这事自古如此。率领军队在外，定谋略，发号令，独断专行，那是国君和正卿的事，太子不宜担当。国君的嫡长子，不应当率兵出征，还是不去的好。”

晋献公心中乱糟糟的，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寡人有几个儿子，到底立谁才好呢？”里克大夫听了，不对而退。他知道献公听信了谗言，有意要废太子申生，在这种情况下直谏也无用。

太子申生见大夫里克退出宫来，神情不愉快。他心中很害怕，就问：“我被废立了吗？”里克知道献公的外臣、内嬖两面夹攻，献公又是如此没主意，太子被废是注定了的。但他没正面回答太子的问题，却说：“当儿子的怕的是不孝，不怕不得继位。太子要严于要求自己，不去责难别人，才可以免去灾难。”

太子申生听了大夫里克的话，仔细一琢磨，里克要自己孝敬父母，严于律已，宽于待人，可以避免灾难。这明明说父亲有意思废掉自己，“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命子亡，子不得不亡”，这在当时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况且守曲沃，率领下军，也并非去死，又何况尚未明令废太子，也许父亲会回心转意！申生想到这里，也就安下心来。

有人劝太子申生逃走，说：“主上分城给太子，又让太子率领下军，地位如同国卿，看来被废是迟早的事。不能继位不要紧，只怕大祸临头，不如逃走。当初周文王的父亲季历的哥哥，知道父亲要兄弟季历继位，便逃到了吴地去，至今被人称赞，不也很好吗？”但申生听了不以为然，没有采纳这些忠告。

不久，晋献公让太子申生率兵去攻打东山皋落氏，并赐给他一件衣服左右两种颜色，又给他佩上一块金玦，对他说了句：“杀尽敌人再回来。”

这件事引起了行军将领们的疑虑。领军打仗穿的“戎衣”，以一种颜色为贵，所以叫做“均服”。为什么君上赐给太子一件左右两色的衣服呢？人们都知道，玉环表示团聚，玦表示分离，献公为什么赐给太子申生的不是玉环却是金玦呢？当时右军将领先友为了安慰太子、稳定军心，就说：“偏衣没什么不好，手握兵符，自能远离灾祸。公既然让你掌握重兵，赐二色衣，又会有什么恶意呢？”这时公子重耳的外祖父狐突也在军中，他是一位掌兵车的官员，他听了先友的话，叹了口气说：“寒冬岁暮，却让出师。冬天是肃杀的季节，有冬杀的意思！衣裳，可以表示身份；佩戴的东西，表示内心的思想，岁暮、金寒、玦离。赐这些物件，还有什么可说的？虽然太子愿意奋力作战，可敌人怎么能杀绝呢？”

御车梁馀子养也说：“率领军队的主将，不能得‘常服’，公的意思可想而知了。死是不孝，不如逃走。”

罕夷也说：“‘偏衣’不是‘常服’，金玦不能团聚。君上的心思很明显啊！”

先丹木说得更明确，他说：“那种杂色衣服，疯子也不穿。公说尽敌而返，敌人能杀尽么？就说能杀尽，内部还有谗害之人。不如逃走吧！”

羊舌大夫是军尉，地位很高，见大家都说献公有废太子并且杀太子的心，劝太子逃走。他马上就说：“不行，不遵父命不孝，抛弃所担任的事不忠。就是死也不能逃走！”

太子申生听了羊舌大夫的话。

太子申生要出兵打仗了，狐突劝阻说：“不能马上出兵！现在祸乱已经形成。保住性命不死为孝，不去打仗安民为忠，与其‘危身速祸’，不如孝而安民，太子好好想想吧！”

太子申生已考虑很久了，他说：“不战而返，我的罪过更大。如果作战战死，还能留个好名声呢！”

晋国军士，跟随太子申生出征，因为申生对部下仁厚，兵中不少人知道献公不喜欢申生，大家都同情太子，因此努力杀敌，大败狄于稷桑后，收兵回晋。

太子申生得胜回朝，不但没得庆功，却谣言四起。有人造谣说：“太子手握重兵，将有不测。”因而迫使太子交出兵权，自国都绛返回曲沃。

晋献公听信了谗言，决计废掉申生，立奚齐为太子。

一天夜晚，侍婢、宫人都已退去，晋献公私下里对骊姬说：“我要废申

生，立奚齐为太子。”骊姬听了，心中自然异常高兴。但她也确实有顾虑，因此马上说：“诸侯都知道晋立申生为太子，他又几次带兵出征，百姓亲附，不要因为贱妾的缘故，废嫡立庶啊！”说着半真半假地哭了起来，说：“君上一定要如此，贱妾只好自尽！”

骊姬假惺惺地哭着说了一阵，又假意称赞太子如何贤孝，哄得献公深信骊姬真的不想废太子申生，废立这事又拖延下来。骊姬虽表面上说不要废申生太子，可是暗中却使献公的外臣“二五”加紧活动，到处造谣，说太子申生的坏话，恨不得立即废掉太子而立奚齐。

骊姬见废立的事总是不成，于是又日夜思谋，终于想出了一条毒计。

一天，骊姬将申生唤来，对他说：“你父梦见了齐姜，你赶快祭奠她去。”原来齐姜死了之后，附在曲沃献公曾祖母的庙中。太子申生听了骊姬的话后，急忙去祭他的生母齐姜。当时规定臣下进行祭祀，必须将祭祀用的酒肉献给君上，叫作“归胙（zuò 坐）。”申生祭过齐姜，自然也将祭祀用的酒肉奉献给献公。

骊姬接到申生祭祀的酒肉，便下了毒手，她将酒里放了鸩毒，又在肉里填遍了毒堇（jīn 仅）。献公狩猎归来，骊姬使宰人“上胙”。献公端起酒杯来就要饮酒，骊姬立刻跪下说：“食物自外面来，不能不试。”献公将酒泼在地下，地上立即凸起个小土堆。骊姬使人将狗牵来，拿肉喂狗，狗吃过毒肉，趴在地上死了。骊姬又把酒赐给小臣喝下，小臣也扑地而亡。

骊姬见狗死了，小臣亡了，于是放声大哭：“天啊！国家早晚是太子的国家，为什么这样等不及啊！”骂完太子申生之后，又哭着对献公说：“太子太残忍了，对自己的父亲尚且要如此，何况他人！况且君王已经老了，风前之烛，旦暮之人，还不能等待啊！”骊姬哭了一会儿，喘息了一阵，接着又说：“太子所以这样，不过因为妾身与我儿奚齐的缘故。妾愿意携奚齐，逃避到别国去。不然早自了结，免得将来落在太子手中，受他的宰割！”骊姬哭闹了许久，又对献公说：“当初君王要废太子，我恨君王为父不慈，现在只恨我自己无远见！”

太子申生献胙后，也在宫中等待父亲回来享用，不想等出了这么个结果。他听见骊姬的哭喊声，又了解了对他陷害的底细，一想大事不好，马上逃出绛都，奔往新城。

晋献公见太子献来的肉，把狗毒死了，酒又药死了小臣，心中疑惑不解，听得骊姬哭得极为伤痛，也想：如果自己身后留下骊姬母子，一定会遭太子毒手。于是下令：“捉拿申生！”谁知申生已逃出京城去了。献公愤怒已极，使命人杀了太子的师傅杜原款。

太子申生临逃走时，遇见了公子重耳。重耳让太子申生入宫去辩明事情的真相。他说：“入宫辩明，可以不死；不去辩明，就活不成了！”

太子申生，不听公子重耳的劝告，说：“君父没有骊姬，居不安、食不饱。我入宫辩明真相，骊姬必然获罪。骊姬死了，君父不得安乐。我又怎么能安心呢？”重耳见兄长这么仁孝，自己不好再劝。于是又问了一句：“要出走到国外去吗？”申生摇摇头说：“我背着恶名逃亡出走，谁能容我？我如果自己说无罪，就宣扬了君父的过错，取笑于诸侯。内不容于君父，外困于诸侯，这种事智者不去做！死不可免，我将等待君命就死！”

太子申生既不声辩又不出奔，自己知道必死无疑。他回到新城后，日坐愁城中，等待君命。他一时想到父亲年老，国家社稷恐将倾覆在骊姬和佞臣

的手中；一时又想自己死后，奚齐将彼立为太子，父王一旦去世，国无长君，国家将乱。重耳、夷吾虽为年长，恐怕不得立，还会遭祸。他又想到生母齐姜早死，不知儿子遭此冤枉，不由悲从中来。最后想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自己一死，也就是了，想到此处，心中倒安静了许多。

不久，晋献公下令，赐申生自尽。申生在新城自杀身死。

骊姬用计杀了申生。申生死后，骊姬长舒了一口气。可是她猛然又想起重耳、夷吾不死，以后终究是祸患，一不作，二不休，她又生一计，向献公说：“申生送毒肉的事，两个公子事先也知道。”

重耳和夷吾正来京城朝见，听人说了这事，知道骊姬又在想方设法诬陷他们，吓得他二人急忙逃出了京城。

晋献公恼恨两个儿子不辞而别，心想他们必然预先知道“毒肉”这事，不然怎么会吓得逃跑了呢。于是发兵去攻打蒲地。献公又命宦者（就是后来的宦官、太监）勃鞞（dī 低）去催逼重耳自尽。重耳不甘心死，等待宦者勃鞞一不留神，他就一跃跃入中庭，纵身一跳，扒住墙头，等到勃鞞赶来，公子重耳已跨上墙头。宦者勃鞞捉住了公子重耳的衣襟，举刀就砍，重耳飞起一脚，宦者勃鞞一闪，只割掉重耳一块衣襟。这位公子重耳，后来辗转在外多年，历经磨难，返回晋国后成就一番霸业，他就是春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晋文公。

秦女怀盈再嫁重耳

公子重耳当初被宦者勃鞮斩断衣襟，逃到翟国去。翟国讨伐咎如，得了咎如的两个女子，就把大的配给了公子重耳，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叫伯 僇（yó 由），次子叔刘；又把从咎如掠来的小女子嫁给了随重耳出逃的赵衰，生下了赵盾。

重耳在翟国住了五年，晋献公死了。公子夷吾借助强秦的力量，回国后立为惠公，晋惠公害怕公子重耳在外对他不利，就派了宦者勃鞮带了壮士去杀害重耳。重耳听说晋惠公要谋害他，他对赵衰说：“原来我逃到翟国来，不是要拿它当作起事的地方，不过因为它离晋国近，容易通消息，所以来歇歇脚。现在歇得时间不短了。听说齐桓公打算称霸，正招纳贤士，咱们去吧！”赵衰自然没有二话。重耳回去，打点行装，对妻室说：“等我二十五年，不来，你再嫁吧！”

离别在即，公子重耳的姜室正在心中难过，听了丈夫的话，倒笑了起来，说：“二十五年之后，我坟上的柏树都长大了。虽然这样，只要我活着，我总等待你。”说完话，夫妻分别，重耳上路。

一路上饥餐渴饮，忍了些劳苦，也受了些窝囊气，来到齐国。

齐桓公见了公子重耳，十分喜欢，就把宗女（同宗族的女儿）嫁给他作妻室。重耳的新家，家室富有，宗女美貌，公子重耳安心住在齐国，生活得很快活。

公元前 643 年齐桓公死了，齐国发生了内乱，诸侯国的兵出出进进。赵衰等人，心如火燎，想回晋国去。

赵衰和狐偃咎犯约好在桑园中商议：如何能让重耳离开齐国。恰巧这时重耳家的侍女在桑树上采桑，听到他们的谋划，回去一五一十对宗女说了。宗女为严守秘密，竟把那侍女杀了。她劝重耳速速离开齐国。重耳说：“人生难得安乐，谁管其他！我要终老在这里，不能离去！”

齐宗女一听大不以为然，她说：“公子是晋国的贵公子，因为国家有难才来此地，随来的人，把公子视为身家性命。你不速速返国，酬答随你出亡的臣子，眷恋妻室，我真替你害羞！而且你不去寻求，何时可得成功？”一席话骂得重耳闭口无言，无话可说。

齐宗女赌气不再和重耳理论，却将赵衰等召来，暗中商议办法。

赵衰、咎犯等备了一桌酒席，对重耳说：“许久以来没在一起喝酒了，难得一块儿喝一回酒，咱就痛痛快快地喝它一回吧！”臣下有心，重耳不知。赵衰和重耳的舅舅狐偃咎犯、贾佗、先轾、魏武子，随重耳逃出的这五个人，你一杯，我一盏，把公子重耳灌个酩酊大醉，等重耳醉倒后，几个人七手八脚，把重耳抬到车上。

颠颠簸簸，重耳醉后睡得好香甜，直到天色大明，方才醒来，重耳醒来一看，自己怎么睡在车上？他喝住车夫一问，已经离开齐国都城百余里了。重耳大怒，问是谁的主意，别人都不敢回答，重耳的舅舅咎犯说：“是我！”重耳见车旁有戈，横起戈来直奔咎犯，咎犯并不躲闪，说：“杀了为臣，能使公子事成，我也甘心情愿！”重耳一听，心中一震，手一松，把戈扔在路旁，但仍狠狠地说：“若是事不成，我吃舅舅的肉！”狐偃咎犯一听重耳的话，知道他已不那么气恼了，就说了句玩笑话：“事不成，咎犯的肉腥臊，不好吃。”重耳也无可如何，只好上路。

重耳路过曹国，曹国对他没礼貌。又路过宋国，宋襄公用对国君的礼节对待重耳，可是宋国小，不能求他们帮助。他们路过郑国，郑文公对他们不礼貌。到了楚国，楚成王用诸侯礼对待他，可是楚国离晋国远，也不能为力，楚成王赠给重耳许多贵重礼品，让他西入秦国。

这时秦穆公正恼恨晋惠公夷吾和太子圉不讲信义，见重耳来到秦国，喜出望外，便把五个宗女一齐许配给公子重耳为妻。晋太子圉的妻室怀盈在其中。

重耳听说秦宗女五人中有个怀盈。他想怎能要侄儿的妻室嫁给自己？便不打算接受。有人劝重耳，说：“你将要攻打侄儿的国土，那么太子圉的故妻怎能娶？况且你接受了五个宗女，得秦王欢心，可以求他助你回国为晋君，何苦拘小节，忘国家社稷大事！”公子重耳听了那人的劝告，接纳秦女五人为妻。秦穆公异常高兴，便发兵送重耳回国。重耳回国后，于公元前 636 年得立为晋文公。他迎接秦宗女五人到晋国来，个个都封为夫人。

后来晋文公修德政，施惠百姓，终于称霸诸侯。

嫪嬴哭朝，赵盾弑君

晋文公在位九年后，于公元前 627 年去世。他的儿子晋襄公欢立为国君。这时赵衰、咎犯等人也先后死去。赵衰的儿子赵盾，继赵衰执掌晋国国政。晋襄公当了七年国君，于公元前 620 年去世了。晋襄公的儿子夷皋年幼，晋国人因为晋国多难，想立个年长的公子当国君。他们认为“国有长君，国才得安。”

卿大夫们聚在一起，商议立国君的事。赵盾说：“立襄公的弟弟公子雍吧，文公在世的时候很爱他。公子雍好善年长，立‘善’可以使国家稳固，立‘长’是顺理成章，奉先君爱子当国君就是孝敬。”

大臣贾季不同意赵盾的意见，他说：“秦怀嬴是秦女，得怀公、文公二人的宠幸，如果立怀嬴的儿子乐，百姓安心。”赵盾反驳说：“辰嬴卑贱，她的地位在文公夫人九人之下，他的儿子有何威严？况且公子乐，远在陈国，陈是小国，不可能得他们的援助，怎能让乐为国君呢？”

赵盾、贾季争论了半天，也没个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于是赵盾派人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贾季也叫人到陈国去召公子乐回来。赵盾找了个借口，废去贾季的太师官职。

这时秦穆公死了，秦康公继位，他派了三千卫士送公子雍回晋国。

晋国公卿为了立长君，争执不下，谁也不再关心晋襄公的夫人嫪嬴和小太子夷皋。

嫪嬴听说赵盾等要迎公子雍回国当晋国君主，贾季又要迎公子乐来当国君，她抱着太子号哭，并抱了太子到朝廷上哭诉：“先君何罪？他的后嗣又有何罪？舍去嫡子而向外寻求国君，将如何安置太子？”晋国公卿大夫听她哭得伤心，说得也有道理，大家各自散去。

嫪嬴哭着哭着，见人走散，她也不再哭了，她想：我在此啼哭，无人听我。当初先君襄公在日，曾将太子付托赵盾，我不如去找赵盾，道个清楚，说个明白。于是抱起太子夷皋，出了朝堂，去赵盾家中找到了赵盾。

嫪嬴见了赵盾，说：“先君立了此子为嗣君，将他托付先生，先君说：‘此子若成材，我得感念你；不成材，那就要怨你。’如今先君去世，可是言犹在耳，你将如何安置这个孩子？”说罢大哭，吓得太子夷皋也大声号哭起来。赵盾的堂前哭声一片。

赵盾前两天就听说嫪嬴在朝中哭嚷，说什么“舍嫡而外求君，将如何安置太子”的话，他心想：啊，公子雍立为君主后，会杀死小太子夷皋么？文公虽然仁厚，不是也将侄儿怀公杀死了么？

赵盾正自思考，设想到嫪嬴抱着太子夷皋，飞快地跑了进来。后面虽跟着自己的侍卫、徒众，但谁也不敢阻拦她，只远远地站着。

嫪嬴进来，见了赵盾，说了以上的话，问赵盾如何安置太子，赵盾无法回答。

赵盾想立公子雍，是因为晋国乱了许久，好容易才安定下来，国有长君，对国家社稷有利，国家要安定，百姓求太平，我赵盾也不想揽权，所以主张立长君。可是现在嫪嬴哭着来了。名正才能言顺，夷皋虽小，是襄公在世时立下的太子，嫪嬴是先君夫人。弃掉太子，迎立公子雍，弄不好，自己会被诛杀。不如就立了太子夷皋，自己悉心辅佐他，上不负先君之命，下可告百姓，旁及诸侯，也无话可说。因此择日立了太子夷皋，就是晋灵公。

晋国立了灵公夷皋，赵盾只好率兵拒秦师，因为秦国正在送公子雍来。秦、晋两军在令狐地方打了一仗，秦军败退。赵盾的兄弟赵穿在和秦国交战中立下大功。

晋灵公夷皋长大了，不管赵盾如何规劝，灵公是块雕不好的烂木头。他侈奢、残暴、不成器。因为侈奢，花费大，他就不顾百姓死活，残暴搜刮民财，供他享乐。他把宫室油漆彩画，弄得雕梁画栋，连墙壁上也画满了图画。他整天在宫中没有什么正事，看厌了歌舞，玩够了狗马，就领了一班佞幸臣子，登上高台，拿弹丸弹打宫外的行人，看人家忙不迭地躲避弹丸，便哈哈大笑，以此取乐。

一天，他想吃熊掌，熊掌虽然好吃，但是很难煮熟。灵公问了两次，见熊掌还没煨好，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就大呼小叫地让端来食用。熊掌端上来了，他用牙一咬，不烂不熟，灵公大怒，就命人把宰夫杀了。他怕赵盾来谏诤，就命宫中强壮的妇人将宰夫用席一卷，抬出去扔了。因为灵公喜欢随意杀人，大臣们曾经多次劝阻，灵公总是不听。这次赵盾又看见壮妇们抬的芦席中，露出一只死人手来。赵盾、随会进宫去劝告灵公。随会先说了半天道理，晋灵公毫无悔过的表示。赵盾知道再劝也是无用，忧忧愁愁，二人出宫去了。

赵盾等走了，灵公倒生起气来。他想自己身为国君，行动不能自由，处处受赵盾老儿的胁迫，不如结果了他的性命，才得自由自在。如果明令诛杀他，一来他声誉高、威权大、党徒众多，恐怕杀他不了，反倒惹出乱子；二来此人小心谨慎，抓他的把柄，倒也不易。不如使人暗中将他杀死，今后方得快活。

晋灵公主意拿定，命传了力士鉏麇（mí 迷）来。这鉏麇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灵公想：派遣他去刺杀赵盾，万无一失。鉏麇到来，灵公对他说要他刺杀赵盾。

夜深更深，鉏麇越高墙，轻轻跳进赵盾家的院落。他贴身在窗下，见屋门大开，赵盾危坐灯前，低声叹道：“君王嗜杀，社稷如何？”鉏麇一听，那里还忍心下手？他闪身到院中树下，叹道：“抛弃君命和刺杀忠臣，是一样的罪过。”鉏麇思前想后，没有主意。杀忠臣，罪该死；不遵君命该死罪。怎么也难活世上，他选了后一条路：一头猛撞在树杆上，撞死在树下了。

赵盾没死，灵公的心病没去。他又想法子要杀死赵盾。赵盾被逼得无法，便想逃出晋国。在赵盾还没离开晋国国境时，他兄弟赵穿袭杀了灵公，把赵盾迎接了回来。

晋国太史董狐将这事记入了史册，记的是：

“赵盾弑其君。”赵盾说：“我没杀灵公，灵公不是我杀的。”董狐说：“你是晋国的正卿，出亡没有出国境，回来不诛杀国君的乱臣，杀灵公的不是你是谁？”董狐咬定了赵盾说：“杀灵公的就是你！”于是史书记下了“赵盾弑君”。

晋灵公死后，又传了十二代，到晋烈公时，晋国的国卿韩、赵、魏日趋强大。后来晋国就被这三家瓜分了。

赵武灵王饿死沙丘宫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 年），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韩、赵、魏三家分晋，晋亡。所以后来也称韩、赵、魏为“三晋”。

赵氏立国传到赵武灵王雍的时候，起初他因为年少，不自己处理国家政事，国事全由大臣议定。等到赵武灵王年事稍长，自己听政了，仍然是有事请教先王的贵臣肥义。

赵武灵王见赵国积弱，想使赵国强大，就把肥义、楼缓等召来商议。赵武灵王说：“赵的北方有燕，东面有胡，西有林胡、楼烦和秦、韩。中山又在赵国的腹心中，若是没有强兵自救，国将不保。我想使赵国富强，自己享万世美名，要胡服骑射，练出强兵劲卒，但怕受世俗的限制，不知如何才好。”

楼缓听了，连声说胡服骑射好。其他臣子却认为胡服骑射不可行。

这时肥义正侍立在赵武灵王身旁，赵武灵王转过身去，对他说：“我担心我的作为，会遭世俗非议，您看怎么办好呢？”肥义说：“臣听说‘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胡服骑射以强赵，不要顾虑天下非议。‘成大功者，不与众谋；德高者，不同流俗。’大王，不要犹疑了。”

赵武灵王得到肥义、楼缓的支持，将发令使百姓知晓胡服骑射以强赵的意思。他想讲道理要先从百姓讲起，执行政策要先在贵人中执行，这样政教才好推行。因此，他派人对公子成说，请他穿上胡服上朝，自己也将穿看胡服临朝。还说，胡服骑射是本着“制国有常，利民为本”。赵武灵王要公子成支持他胡服骑射、富国强兵的计划。公子成得到赵武灵王的口谕，但不同意赵武灵王的作法，就回覆赵武灵王说：“中国是礼乐之邦，是聪明智慧之人所在的地方，也是万物财富聚集之地。现在武灵王要穿远方人的衣服，‘逆人心，易古道’，实在不可行。”

使者把公子成的话，回覆了赵武灵王，又说公子成正在生病。赵武灵王听说公子成卧病，他就前去探望，到了公子成家中，武灵王见公子成并无病容，知道他为躲避胡服骑射的事，不愿入朝。赵武灵王问过兄弟的病情，接着又谈起胡服的事。

赵武灵王说：“衣服是便于用的，礼是便于实行的。古人制礼，为了利民。瓠越之人披发左衽，大吴国人黑齿雕肌。天下礼俗不一样，事不同则礼不同。胡服骑射，是为了防备边患。”

公子成见武灵王亲自来探病，又一再说明胡服骑射的目的，又举出中山国曾引水灌赵国的部城（今河北省柏乡县北），城几乎守不住，先王以此为耻辱的事。公子成被说服了，也想通了，说：“臣愚昧，原来不明白王讲的胡服骑射的道理。听王教谕，是顺先王之意，要使国家强盛，臣怎敢不听命！”公子成被说服了，于是赵武灵王赐胡服给公子成。赵武灵王又说服了群臣，随即颁发了胡服令。二十年后赵国强盛起来，伐中山，占领中山之地，又向西攻占了胡地，直到榆中（今内蒙古准格尔旗）。林胡王见赵国强了，也前来献马。后来赵国直打得中山国献出四邑求和，方才罢兵。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能强赵国，可是他在处理亲子之间的问题上，却弄得一团糟。

赵武灵王的王后惠后，生下太子章。吴娃是赵武灵王的姬妾，生下儿子何。惠后去世以后，赵武灵王宠幸的吴娃被立为王后。因为吴娃得宠，赵武灵王就废了太子章，立何当太子。赵武灵王立何当了王子后，很想在他有生

之年让何管理国家，好熟悉国政，自己也好专心于富国强兵、拓略疆土之事。

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 298 年）五月，他决定传国，让太子何当赵国国君。他先将肥义召来，说：王子何主国事后，请肥义为国相。今后要专心辅佐新君。“勿变尔度，勿异尔虑，坚守一心，以歿而世。”那意思是让他至死也不能变心。肥义跪拜接受王命，又把赵武灵王的话，记入自己的册籍。

过了几天，群臣大朝于东宫。太子何先去宗庙奉把祭礼，然后临朝，来朝的大夫三呼称臣。

肥义当了国相，又当了新王的师傅。新王就是赵惠文王。赵武灵王好像作完了最大的一件称心的事，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新王立了，臣下利百姓以及他国使臣该怎么称呼他呢？

他给自己定了个名字：主父。

主父让儿子何治国，自己身着胡服，率领士大夫，北略胡地，并打算南向袭秦。南向袭秦，可不比北略胡地。胡地辽阔，百里不见人烟。秦国强大，武器装备精良，不能不倍加小心。

主父考虑了一番，决定自己诈称使者，入秦察看。一来要亲自察看秦国地形，二来看看秦王的为人。

主父入秦，说自己是赵国使臣，去朝见秦昭王。赵国的假使臣朝过退出去走了。秦昭王忽然觉得这位赵国使臣气度不凡，形状伟岸，进退举止不像臣子，于是派人追他回来。等秦王想好，传令，臣下备马，这期间，赵主父已率领跟从的人，飞驰出关去了。秦昭王命人仔细查问来者究竟是谁，最后查问到“来人乃是赵主父”时，秦国君臣大惊失色。

赵惠文王二年（前 297 年），赵主父又北出代地，接着又灭掉中山国，迁国都于肤施（今陕西延安）。北方遂附从赵国，自赵国到代，通行无阻。

赵主父是个雄才大略、胆识过人的英雄。他取得了功绩，大为高兴，回来后按功行赏，举行大赦，摆了五天酒宴庆功，并把废了的太子章，封为代安阳君，让田不礼当了代安阳君相。

代安阳君章，本来是赵国太子，被废以后，心怀不满，沉湎酒色，肆意享乐，生活侈奢。这回北封代地，当了安阳君，离开了都邑肤施，他就成了土皇上。他和田不礼气味相投，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们招纳党徒，很有一股子势力。许多人都看到这个问题，也为这事担心。

一次李兑去见肥义，和肥义谈起了公子章和田不礼。他说：“公子章强壮骄奢，招的党众越来越多，看来是怀有私心了。田不礼这人残忍好杀，也是心骄志满的人物，两人纠缠在一起，恐怕会有阴谋。小人有欲望，谋虑不深远，只见到利，看不见害。常言说：‘同类相推，俱入祸门’。依我看来，祸乱必然不远了。”

李兑说了一大篇话，肥义只是静静地听着，不置一辞。李兑的话肥义不是不懂，也并非不同意，他认为李兑说得对，公子章和田不礼的为人就是这样，将来很可能轻举妄动，给自己和赵惠文王招来祸乱，但怎么办呢？他没想好。

李兑见肥义不说话，想是他没有重视，或许没拿定主意，因此又说：“你的责任重，权势大，必会先遭祸患。聪明人可以防祸于未然，不然怎能掌好国政呢？你可以托病不出，让国政给公子成！‘勿为怨府，勿为祸梯’，避位为宜！”

肥义听了李兑劝他躲灾避祸，让位给公子成的一番话，坚定地说：“那

可不行，当初我接受主父任命时，主父嘱咐我：‘勿变尔度，勿异尔虑，坚守一心，以歿而世。’我接受了主父命令，记入册籍，今生今世永不更改。现今怕田不礼发难，抛弃主父嘱托，是受命后不负责任。变节、负命的臣子，罪不容诛，我必然尽力辅佐何，死也不后悔。忠贞的臣子，临到灾难才显出气节，临到祸患才能见行为光明。你的话是忠于我的好话，但我已有言在先，不敢不遵！”

李兑见肥义义正词严，感动得流下泪来，说：“你勉为其难吧，我能看见你，恐怕只有今年了。”李兑哭着走了。

李兑去后，多次去见公子成，要他防备田不礼作乱。

过了几天，肥义想好了主意，召了信期来，对信期说：“公子章与田不礼的事，实在让人忧心，二人声名大，而作为恶，这是很危险的。奸臣在朝，必残害国家：谗佞臣子在内，会蠹害主上。公子章和田不礼二人欲望极大，祸乱将起。我为此事，夜不能寐，饥饿忘食，忧心如焚。今后盗贼出入，不可不防。若有人召王，必须先来见我，我要先以身去挡，无事，王才能去。”

信期见肥义忠心赤胆如日月照临，自己在这样人的面前担当任务义不容辞，便点头应允。

赵惠文王四年，群臣来朝，来朝的大臣中也有自代而来的安阳君公子章。

赵主父命赵惠文王听朝，自己坐在一旁看宗室、群臣行礼，也看看惠文王的仪表及如何理政。他看到宗室群臣朝参肃穆，又见新君临朝仪表堂堂，心中欢喜。猛然回头一看，见长子章精神疲劳懈怠。赵主父想道：也许此子远自代来，路上劳累了！又一想长子章虽为嫡长子，反而向兄弟北面称臣，心中老大不忍，悔恨当初听信了吴娃的谗言，废了太子章，立何为太子。吴娃立为王后不久就死去了。现在眼看嫡长子反屈居在少子何之下，但木已成舟，万无再废弃已立为国君的少子何，再立长子章的道理。今后怎么办呢？就此下去么？长子章也太可怜了！要么这样吧，把赵国一分为二，使长子章称王于代，这样便好。赵主父心中已安排好如何立章于代的事，想等待时机，明告赵国君臣。

但未等主父的计划施行，祸乱已起。

不久朝罢，赵主父和惠文王便去游沙丘离宫去了。游罢分居在沙丘两座宫里。安阳君公子章也退入私邸，田不礼随同到来。他们私下议定，假借主父的名义令召惠文王。肥义得知，恐怕其中有诈，就代替惠文王先去了。田不礼等立即将他杀死。肥义为赵主父，赵惠文王尽了忠。

安阳君公子章见肥义被杀，惠文王肯定不会前来了，于是举兵反叛。信期守卫着惠文王，听说田不礼率党徒杀死了肥义，灾难马上要落到惠文王的头上了，于是信期拔剑和田不礼杀在一起。

公子成与李兑知道主父与王出游沙丘宫，点齐兵马，前来护卫，正遇到赵惠文王、信期和安阳君、田不礼大战，四面喊声震天。公子成和李兑二人见情况危急，挥军将安阳君公子章杀败，将田不礼杀死。安阳君公子章一见慌了手脚，急忙向主父住的离宫逃去。此时主父早被喊声惊动，站在离宫城头，急得无可奈何。忽见长子章败阵跑来，自远处高喊：“父王开门！救我！”

主父眼看长子章即将被杀，那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呵，怎能见死不救？心中一乱，也不管谁是谁非，立即叫人将沙丘宫门打开一扇，放长子章进来。不想正当这时，正巧李兑追来，将章一刀劈死在沙丘宫外。因为追安阳君公子章及其党徒，追兵渐渐缩小了圈子，包围了沙丘宫。

公子成和李兑一见兵围了沙丘宫，二人面面相觑，吓得面如土色。他们站在一边，商量说：“因为公子章的缘故，眼下兵围了主父，即便解兵，我等也不免灭族！”于是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一围到底！

李兑和公子成将沙丘宫团团围住，命人往宫中喊叫：“宫中人等，快出宫去，后出的要灭族！”宫中所有的人听到喊声，一个接着一个地走出来。不一会儿走了个干净。赵主父也想随着宫中人等出宫，守宫门的奉了公子成和李兑的命令：不许放出赵主父！人走净了，沙丘宫里只留了个当年胡服骑射的赵主父。一把大锁，横锁住宫门。

赵惠文王等回到京城，由于叔父公子成和李兑等灭乱党定王室有功，李兑当上了司寇。公子成接替肥义职位，贵为相国，封安平君，享他们的荣华富贵去了。

赵主父被关在沙丘宫里，他想逃走，宫城外面仍然四面包围着，他是万万逃不脱的，他只好坐下来叹气。他想起自己一生叱咤风云，打过多少胜仗，征服过多少地方，而今落得困守空城这个下场。他大声呼叫，往日阶上一呼，阶下百诺，今日只见阶旁青草萋萋，中庭时有几只飞鸟掠过。尽管他大声呼叫，那里又有半点回音？

他发了回子狠，叹了阵子气，忽然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愣愣地坐着，看着日影转移，忽然听见树叶沙沙作响，鸟音啾啾。若在往日，日理万机之余，胡服骑射之隙，得在此休憩，大樽酒前，开怀畅饮，案上海味山珍，如何消闲快活。如今……腹中咕咕乱叫，才觉得实在饿了。他步出寝宫，走向膳房，他站在中庭想了又想，膳房在哪里？平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管什么膳房？他不知道。往日他只见樽中酒满，盘中香鲜，那都是内侍斟上来、捧上来的。

他愣了好大一会儿，腹中饥，口中渴，催他寻找。寻寻觅觅，他终于找到了烹调膳食的地方，他见昨晚剩下来的菜饭还有不少。他不顾冷热，端起来就吃！吃饱了，又喝过一注酒，他晕晕乎乎蹒跚着走向寝殿……赵武灵王一下子老了好多。

就这么着，他想了又气，气了又想，恨恨不已，早起夜眠，吃吃喝睡，一个多月了。人说坐食山空，何况他日常也不在沙丘宫里，宫中储藏吃食有限，一个多月后，他发现宫中的吃食已尽，这使他想也顾不上想了，也无力气了。他终日在宫中踽踽着，寻找吃的。他爬上高处，伏身地下，掏出了雀巢里的没毛子雀，拔起地上似为可吃的青棵，烧来吃了，洗洗嚼了。最后在沙丘宫里再也找不着任何可吃的东西了。赵武灵王也没有力气找了，他躺倒不动，再也爬不起来，终于饿死了。

威武一世的赵武灵王，饿死沙丘宫后，赵国发丧，讣告诸侯国。各诸侯遣使吊唁，丧事办得非常隆重。

触龙劝赵威后

赵国的主父死了，他的儿子赵惠文王何掌管赵国国政。当时因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赵国强盛过一阵子。历史上所称的战国七雄：燕、赵、韩、魏、秦、楚、齐，赵也是“七雄”之一呢！

赵惠文王在位三十三年去世，他的儿子太子丹立为国君，史称赵孝成王。

赵孝成王继位时，因为年少，没什么治国经验，所以由赵孝成王的母亲赵太后，也就是赵惠文王的王后、赵威后管理国家大事。

战国时，各国之间，时战时和。赵威后掌管国事之初，齐、赵两国交好。齐王田建派遣使臣到赵国通好，带来齐王田建的书信一封。书信尚未打开，赵威后先问，齐国收成如何？百姓怎样？齐王身体可好？

齐国使臣心里老大不高兴。怎么这个老太太，先问年景、百姓，最后才问候齐王呢？这岂不是轻视齐国尊贵的王，重视齐国卑贱的百姓么？那个使臣仗着大国使臣的身份，先不答话，反而问道：‘臣奉使见威后，威后不问齐王，却先问年景和百姓。这岂不是先问卑贱，后问尊贵吗？’

赵威后微微一笑回答说：“如果一个国家无收成，怎么能养活百姓？如果没有百姓，那还有国君？如果我先问齐国君主，岂不是舍本而求末么？”

赵威后答过齐国使臣的问话，接着又提出了几个问题。她问：“齐国隐士钟离子好吧？他替齐王抚育百姓，让人人有衣穿有饭吃，为什么至今他未被重用呢？”

赵威后又问：“叶阳子好么？他哀怜鳏夫寡妇，抚育孤独，救济贫困，为什么至今未见他建功立业呢？”

赵威后问到北宫的女子们：“婴儿子很好吧？她脱去簪环首饰，为养活父母到老不嫁，引导百姓孝敬父母，为什么齐王不召见她，褒奖她呢？”

最后赵威后又问：“齐国於陵地方的子仲还在么？这个人对齐国不忠，又不治家，又不交结诸侯，他引导百姓无所作为，为什么至今还不除掉他呢？”

赵威后直言不讳，很有些政治远见，说得头头是道，齐国的使臣回答不出，无言以对。

可是有的人是百事明达，但未必事事明达，有时候也会显得不通情理。

赵惠文王去世不久，秦昭襄王急忙出兵攻打赵国。赵国独力难拒强秦，所以派遣使臣向齐国求救兵。赵国使臣到了齐国，见到齐湣王说明来意。齐湣王说：“出兵救赵可以，但有个条件，就是要赵威后少子长安君来齐为人质。”

赵国使臣回来之后，把齐国要求长安君为人质的事，对赵威后一说，赵威后听后坚决不肯。为抵御秦兵，必须得到齐国的援助，因此大臣极力劝说赵威后答应齐国的要求，以长安君为人质去齐国。诤谏许久，赵威后不但不允许，反而生起气来，对左右人等申明：“如果谁再敢说让长安君为人质去齐国，我一定把唾沫唾到他脸上。”

赵国公卿大夫，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再劝说。

左师触龙说他要见太后。赵威后怒气冲冲地等着他，说：“请他进来。”左师触龙来了，缓慢地走到赵威后面前，坐下之后，喘息了一下说：“老臣腿脚不好，不能快走，好长时间没能见太后了，我常为腿脚不好宽恕自己。可又挂念太后有什么不舒适，所以想来看太后。”

赵威后听左师触龙说起老年人的脚腿毛病，就说：“老妇每天靠乘辇活动，只好以辇代步了。”左师又问：“太后饮食还好吧？”赵威后说：“天天只喝些粥罢了。”

触龙很有同感地接着说：“老臣也是很不想吃东西。因此每天勉强游走，一天总走三、四里路，这样可以多进些饮食，身体好些。”

赵威后听左师说的都是一些老年人的生活琐事，这是她日常想讲却无暇讲的，因此脸色和悦了些。她接着触龙的话碴说：“日行数里，老妇作不到啊！”

触龙见时机已到，就说：“老臣的贱子舒祺，年龄最小，又不成器。老臣日益衰老，十分疼爱他，希望他能当一名黑衣卫士，守卫王宫。老臣冒死罪，恳求太后。”赵威后说：“行啊，年纪有多大了？”触龙说：“十五岁了。虽然年纪还小，老臣愿在填沟壑之前，把他托付给您。”赵威后说：“男的也爱小儿子吗？”触龙说：“比妇人还厉害呢！”赵威后笑着摇摇头说：“还是妇人比男人厉害。”

一对一答，君臣说得很投机。触龙见是火候了，就单刀直入，说道：“不是吧？老臣以为你爱女儿燕后，胜过长安君。”赵威后说：“你错了，我疼爱燕后可比不上疼爱长安君。”

左师触龙话入正题，说：“父母爱子女，总是为他们作些长远的打算，记得太后送燕后往燕国时，拉着她在车后哭泣。太后为燕后的远嫁悲伤，哭得伤心至极，当燕后远嫁之后，我看太后并非不思念她，但每当敬神祭祖时，总是祈祷说：‘万祈神灵不要让人家把她赶回赵国来！’这岂不是为她的长远打算，希望她的子孙世世相承为燕王么？”赵太后点着头说：“是啊！”

触龙略停顿一下，又提出了新问题：“太后想想，自今算起，三代以前，初建赵国时封侯的子孙，

现在还有当侯的么？”赵威后仔细琢磨琢磨，回答道：“没有了！”触龙又问：“其他诸侯国，还有么？”

赵威后不假思索地说：“老妇没听说过。”于是触龙一本正经地说：“近的祸患，落在国君自己身上，远的落在子孙身上。难道国君的子孙没有好结果吗？不是的啊！原因在于他们地位高而没功劳，俸禄多而没有作为！不劳而居高位，不勤而富有。分封时得到肥田沃土，赏赐中给许多贵重宝物，这都是为子孙招祸。太后让长安君居于高位，领有肥沃的封地，却不想让他为国立功。这样下去，那么在太后千秋之后，长安君凭什么在赵国安享尊荣？老臣认为太后为燕后打算得长远，却不为长安君作长远打算，所以才说你爱长安君比不上爱燕后。”

赵威后是个聪明人，她听了左师触龙的婉言劝告，恍然大悟，心里的疙瘩一下解开了。笑着说：“好：好，长安君的事那就由你安排吧。”于是触龙命人安排车辆，送长安君做人质前往齐国。齐国也派兵救赵。齐、赵联合迎击秦军，秦军没能取得胜利。

赵悼娼后丧赵

赵孝成王七年（前 259 年），秦国大将武安君白起，包围赵括率领的四十万赵军，赵括率兵降秦，秦大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从此赵国国力一蹶不振。赵孝成王后悔不该让赵括代廉颇为将。赵孝成王在位二十一年，于公元前 244 年死了。他的儿子偃继位，称为赵悼襄王。

赵悼襄王当上赵国君，正当赵国国威不振的时候，但他不想重振国威，却沉湎于声色之中。有人说邯郸有个娼女，生得美丽无比。赵悼襄王召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就想把她纳入后宫。历来后宫的后妃，多娶自诸侯女，或是宗女，即便是后宫的宫人，也都是良家女子，没有人把娼妓纳入后宫的。因此大臣李牧进谏说：“此女来路不正，可能导致国家覆灭，或者乱了宗族，大王不害怕么？”赵悼襄王只想纳那娼女入宫，哪管什么亡国、乱宗？便说，“乱与不乱，寡人为政！”就这样，悼襄王不听劝告，竟然把一个邯郸娼妓娶入后宫了。原来赵悼襄王娶过王后，王后生下一个儿子名嘉，已经立为太子。自从他娶了娼姬，对她百般宠爱。娼姬也生下个儿子，起名叫迁。邯郸娼女见悼襄王宠爱自己和公子迁，便施展出娼妓的本领，极力蛊惑赵王，陷害太子嘉和他的母亲。她说王后多么凶恶，怎么不能容她和儿子迁；又说太子嘉如何残暴不仁。原来她曾经设计陷害太子嘉，故意让人侮辱太子，太子鞭打了侮辱他的那个人，因此娼姬便借题发挥，在赵王那里说太子嘉的坏话。

赵悼襄王宠爱娼姬，看她处处可爱，言语句句中听，没过多久就废了皇后，立娼姬为后，史称娼后。后来又废黜了太子嘉，立娼后生的儿子迁当太子。

赵悼襄王在位九年，于公元前 235 年死了。赵娼后的儿子迁当了赵国国君，就是幽缪王迁，也称赵王迁。赵悼襄王死后，娼后和春平君私通。因为春平君有权有势，秦国想方设法收买他，多次给他贿赂。

赵幽缪王迁五年（前 231 年），赵国遇上一次大地震。代地受灾最严重，自乐徐以西（今山西临汾一带），北到平阳（今山西汾阳一带），房倒屋塌，死人无算，地裂开一条大缝，东西宽一百三十步。民间传唱：

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
视地之生毛！

这首民谣的意思是，赵国遇到天灾人祸，民众号咷痛哭，而强悍的秦国则欢喜大笑，认为可以趁机灭掉赵国。你若以为我所说的不能相信，那你就看看五谷和草木生长于地上的情况吧，那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果然不出人们的预料，秦国趁机微集大量军队代赵。著名的秦国骁将王翦和杨端和兵分两路向赵国杀奔而来。赵国的大将军李牧和将军司马尚率赵军迎击。但赵幽缪王迁却并不信任李牧等将领。李牧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赵国名将。他曾率赵军伐燕大胜，并两次打败过进犯赵国的秦军，立下卓著战功而被封为武安君。李牧还曾以赵相的身份赴秦会盟，取得外交上的胜利。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赵幽缪王迁不仅自己在宫廷中恣意享乐，而且听信谗言，怀疑李牧有不轨行为，遂即专断独行地下令诛杀李牧，还下令免去和李牧共同率军抗击强秦的将军司马尚的职务。此后，一切军国大事都听信无耻之徒郭开的主意。赵幽缪王迁的昏庸给赵国带来了严重后果。继李牧、司马尚为军事统帅的赵忽和颜聚都没有能力担负挽救危亡的重任。赵忽统率的赵军被秦打败，颜聚见势不妙，弃军溜走。秦将王翦率军完全占领了赵国

并俘虏了幽缪王迁，后来又把幽缪王迁流放到房陵（今湖北省房陵）。

这时候，赵公子嘉在赵国贵族们的拥立下，以自己宗族的数百人为骨干，立为代王，联合燕国的势力驻军于上谷（今湖北省易县）一带，谋划复兴，但因势力单薄，又遇饥荒，所以公子嘉称代王六年以后也被秦将王贲打败俘获。赵国至此完全覆灭，这已经是公元前 220 年的事情了。后世人议论起来，无不惋惜地认为，如果赵悼襄王不纳娼姬，赵国何致于灭亡得如此之快呢！

信陵君窃符救赵

战国后期，魏国的安釐王有一位同父异母兄弟，名叫无忌，被封为信陵君。这位信陵君讲求仁义，礼贤下士，很为人们尊重，投靠他的食客就有三千人之多。在战国末年诸侯纷争的时候，尽管魏国的国势衰弱，但由于信陵君手下人才济济，很有影响，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国诸侯不敢贸然侵犯魏国。魏安釐王是一位昏庸的国君，只知享乐腐化，又嫉妒信陵君的才能，因此他对信陵君并不信任，从不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信陵君去办理。

魏安釐王十七年（前 260 年），强悍的秦军大败赵军于长平。过了两年，在魏安釐王二十年（前 257 年）的时候，秦军乘胜进军，包围了赵国首都邯郸。这时，赵国的国君是赵惠文王，其弟是平原君。平原君的妻子是信陵君的姐姐，在赵国首都被围的危险时刻，赵惠文王、平原君以及信陵君的姐姐都把希望寄托在魏国。他们派人多次送信给魏安釐王和信陵君，请求发兵救赵。魏安釐王派将军晋鄙率领十万军队出发救赵。秦昭王听到魏军救援赵国的消息，立即派使臣面见魏安釐王，威胁说：“我们秦国已经把赵国的首都邯郸团团围困，指日可以将城攻下，如果有诸侯国敢于救赵，那么我们攻下赵国以后将立即移兵剿灭它！”魏安釐王被这番话吓得魂飞魄散，惟恐因为救赵而使祸灾降临魏国，便急忙派人令晋鄙停止前进，让晋鄙在邲（今河北临漳）地安营扎寨。这样，在名义上也算发了救兵前去援助赵国，而实际上却是脚踩两只船，静观事态发展，以保存魏国军队的实力。

赵公子平原君心如火焚，秦兵若攻下邯郸，赵国覆灭，自己身家性命也将不保，因此使人星夜奔赴魏国都城大梁，面呈书信给魏公子无忌。夜色深沉，但信陵君府中却灯火通明。宾客正在低声谈论：晋鄙大将军留止于邲，不肯出战，如何是好？信陵君满面愁容，也想不出办法。他已经两夜未眠，饮食不下，后堂送来的肉粥，已经冷了，他也无心食用。刚才他又接到了平原君的书信一封，书信上的话，说得很重，他又仔细看了一遍，上面写道：

“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能急人之困。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姐耶？”

赵胜是平原君的名字。他说与魏攀亲，是因为信陵君能在人困难的时候，给以援助。现在邯郸即将被秦攻破，可是魏国救兵不来，您能济人之难、救人之急的高义何在呢？即使你看轻赵胜，不怜借我，难道你也不可怜你的姐姐么？

信陵君将书信看了几遍，又传给宾客，众人都拿不出个好主意，最后魏公子无忌长叹一声，对宾客们说：“魏王既然不出救兵，我决不能坐视赵国灭亡而独自活在世上。”说完后，请那宾客中愿随自己前往救赵的人，备好车骑，要立刻动身前往赵国邯郸，与秦兵决一死战。

天色朦胧的黎明时分，魏公子无忌，带领着勉强凑起来的百十乘车骑，驰过大梁的夷门。守门监者侯嬴，听说他们将驰往邯郸救赵，与赵共存亡的话，只是抱拳当胸，说：“公子勉为其难吧，臣老了不能随你前去。”

出了夷门之后，宾客中有人狠狠地说：“侯嬴是守夷门的小吏，受过公子大恩，公子前往援赵，与虎狼秦国拼命，侯嬴却无一言相告，实在可气。”信陵君听了，心中也觉奇怪，自己待侯生不薄，如今我去拼死，侯生却无一言半语送我出征，难道我有什么过失么？于是命人驱车转回去问侯嬴，侯嬴

笑道：“我知道公子要回来的。”

原来侯嬴是隐居在魏国的一名隐士，年已七十，只在魏都城大梁当了一名小小的夷门监者（看守夷门的）。他有个好友朱亥是魏国的力士。平日侯嬴极受魏无忌的敬重，得到他多方照顾。今天他见信陵君无法使魏安釐王发兵出战，却要领着百十车骑去和成千上万的秦军拚命，这是白白去送死。因此他估计公子无忌见他没讲什么话，必然回来，于是对魏无忌说：“我固知公子之还也！”魏无忌问侯嬴看自己去拚死为什么无一言相送。侯嬴说：“如果今公子无计救赵，却要和秦军拚死一战，这就加拿肉投给饿虎，有什么好处呢？”

魏公子无忌听侯嬴说的有道理。是不能拿肉送给饿虎，那就得有别的法子，不救赵国？坐看强秦亡赵而后再灭魏国？侯嬴高士隐者，决不会出这样的“馊”主意。因此魏无忌问道：“既不能以肉投饿虎，却如何呢？”

侯嬴左右看了看，公子无忌屏退了从人。侯嬴方始说：“我听说晋鄙的兵符，藏于魏王的卧室里，只有如姬能随意出入魏王的卧室，如姬是魏王最宠幸的人，她能窃虎符。我曾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了，痛不欲生，日夜不安。如姬求人为她报仇。三年过去了，始终没捉到她那杀父的仇人。公子仗义，让勇武的宾客明察暗访，找到了杀如姬父亲的人，将他杀死，割下首级，献给如姬，如姬感激公子大德，愿意为公子赴汤蹈火，可有这事吗？”信陵君点了点头。侯嬴又说：“公子如果开口诸如姬窃兵符，她必然许诺，得到虎符，夺得晋鄙军，北向救赵，西却秦师，可成霸主之业。”

信陵君思索了一会儿，没再说话，命人驱车回府。扬言：“公子无忌接受了侯嬴的意见，不再用肉投给饿虎了。”到了晚上，信陵君探知魏安釐王没在卧室内，冒着危险前去求如姬盗虎符。

夜色沉沉，冷风凄凄，信陵君匆匆来到王宫，见到如姬，说：“强秦坑赵降卒四十万，又兵围赵国都城邯郸，如不能夺晋鄙兵，前往救赵，赵国亡在旦夕，唇亡齿寒，魏将不保。”如姬身居深宫，她也知道安釐王救赵心持两端，毫无诚意。救弱赵抗强秦以保魏国，本是应该当仁不让的。信陵君曾为自己报过杀父之仇，自己早想报答，一直未遇机会，此时不为恩人尽力，更待何时？如姬立即答应前去盗符。她请魏公子无忌先行隐蔽。

夜更深了，安釐王宴罢回宫，已喝得醉醺醺的，他趑趄趑趄地走进卧室就寝，如姬待他睡熟，急忙将虎符寻到，出了寝宫来见赵无忌，把虎符交给了无忌，互相道了声珍重，如姬就回寝宫去了。

信陵君得了虎符，急忙回到府中，车乘早已备好，无忌驱车来到夷门。侯嬴给信陵君出了那个主意后，惶急不安，一夜也未曾合眼。待信陵君转来，他知道如姬窃符已经得手，但是他还担心晋鄙不交兵权。他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公子即便合上兵符，可是晋鄙不交兵权，再请魏王定夺，事情就危险了。我的朋友朱亥，力大无敌，可跟随公子前去，如果晋鄙听命，那就太好了，不然可让朱亥杀死他。”

信陵君一听，却流下泪来，侯嬴见信陵君流泪，便问：“公子怕死么？何故流泪？”信陵君说：“晋鄙骁勇，常于谈笑间斩杀敌方大将首级，是一员虎将。估计他领兵在外，可能不交兵权，将被击杀，因此心中不忍，所以哭泣。”侯嬴说：“为救赵安魏，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侯嬴和公子无忌谈论了一番，就请朱亥来见无忌。原来侯嬴已把朱亥请来，魏无忌问朱亥是否愿去。朱亥笑道：“臣是市井小民，杀猪宰羊为营生，

公子曾多次前来看我。朱亥从来不说一个谢字。今日公子事急，这是朱亥效命之日，怎会不愿去！”无忌听了也很高兴。

魏无忌辞别了侯嬴，正要上路，侯嬴拉住他说：“我本应当随公子一同前往，但老了，去也无益。我数着公子的行期，计算你到晋鄙军的那天，侯嬴北向自经死，以此来送公子！”无忌再次拜辞了侯嬴。

无忌走了，日夜兼程，很快来到邲地，直入晋邲大营，假传魏王旨令，让晋鄙交出兵权。晋鄙说：“晋鄙离京城时，魏王曾把兵符交付给我，交兵权要合符。”公子无忌立即捧出兵符，与晋鄙合符（虎符就是兵符，用铜铸成虎形，分成两半。国君和主将各执一半，要两半相合才能调动军队），虎符合上了！晋鄙虽然见虎符合上，但仍疑心参半，信陵君单车来传魏王令，恐怕其中有诈，于是他就举手对魏无忌说：“我率众十万，屯于国境之上，担当着国家的重任。公子怎么单车来代，让我交出兵权呢？我当上奏魏王，再交兵权。”

这时朱亥立在信陵君身后，他见晋鄙迟迟疑疑不想交出兵权，立即将袖内四十斤重的大铁锤抓了出来，劈头盖顶打将下去。晋鄙正专心和公子无忌对话，锤光一闪，当即落下，晋鄙当时一命呜呼。信陵君遂率赵军进击包围邯郸的秦兵。

邯郸解围了，秦兵退走了。可是公子无忌不能再回魏国了。因为信陵君知道魏王一定恼恨他窃符假传王命，击杀晋鄙。因此他只好将魏国大军调遣回魏国去，自己和同来的宾客都留在邯郸。赵孝成王为了报答却秦救赵之恩，以邲地作为魏无忌的汤沐邑（汤沐邑是天子赐给诸侯的封邑，邑内收入作诸侯的汤沐之用）。

大梁夷门监者那个老侯嬴，在他估计无忌已到晋鄙军中时，果然北向自经死了。

无忌到赵国后，听说赵国有两个隐士，毛公和薛公。隐居在赌徒和卖浆人的家里。无忌想见见毛公、薛公，可是两个人都不肯和他相见。无忌就设法交结那赌徒和卖浆的。他常常连车也不坐，步行到二人家去。因为他诚恳谦和，毛公、薛公才肯和他交游。

平原君听到这事，就对无忌的姐姐说：“起初我以为夫人的弟弟公子无忌，天下无双。现在见他和赌徒、卖浆的交往，看来无忌不过是个狂妄的人！”无忌的姐姐把这话对无忌说了。无忌说：“我听说平原君是个贤能的君子，来赵国后却见平原君拿交游当成豪迈之举，并非真正寻求能人隐士。无忌在大梁时，常听人称道毛公、薛公，到了赵国，恐怕不得见。我要和他们交游，还怕二人不愿意呢。平原君却以为这两个人不可交往。认为我和他们交往是耻辱，那我只好离开赵国走了，不要让平原君感到羞耻。”

无忌的姐姐把无忌的话对平原君说了。平原君再三表示歉意，这才留住魏无忌。魏无忌留居赵国十年。

魏无忌留赵不归，秦国知道魏国内无能人，便出兵攻打魏国。安釐王十分恐慌，派遣使臣请无忌回国，无忌怕回去之后，安釐王忌恨当年矫旨杀晋鄙的事，于是告诫门下宾客：“有人敢为魏国使者通报的，死罪。”因此门下宾客没人敢劝无忌回国。

毛公、薛公听到这事，相约来见信陵君，说：“公子所以得到赵国的敬重而名闻诸侯，是因为有魏国。现在秦军攻打魏国，可是公子连魏王的使者也不见，一旦秦军攻破大梁，夷平魏先王宗庙，公子有何面目立天下？”两

人的话没说完，无忌的脸上变了颜色，马上令人备车回魏国去。

安釐王见到兄弟在国家危急时飞车回大梁，很是感动，竟迎出宫门外。兄弟二人十年未见，相见在危难中，千言万语变成了热泪横流。安釐王接了兄弟进宫，马上把上将军印授给无忌。无忌派遣使者遍告诸侯，诸侯听说信陵君回国领兵抵抗秦国，纷纷派兵遣将，前来救魏。

魏无忌率五国之兵，大破秦军，赶走秦将蒙骜（音熬），乘胜一直追到函谷关，打得秦兵不敢出战。后来各国宾客进献兵法，无忌命人整理出兵法二十一篇、图七卷。

秦国被打败后，秦昭王见信陵君掌魏兵权，这对秦国很不利。就用黄金万斤买通魏国晋鄙当年的门下客，让他们毁谤魏公子无忌。他们对安釐王说：“公子出亡在外十年，如今当上魏上将军，领诸侯兵，诸侯都知道魏公子无忌，没人知道魏王了。听说公子要借这形势南面称王呢。”

诸侯国正想拥立无忌当魏王。秦昭王多次用反间计，收买一些人前去向无忌贺喜，问无忌什么时候当魏王。

魏安釐王每日都听到有关无忌要立为王的话，不由得不相信。后来便解除了无忌的兵权，无忌也知道因为有人毁谤他而遭到魏王猜忌，因此心灰意冷，谢病不朝，和门下宾客每天借酒消愁，不久信陵君就死去了。

信陵君死后十八年，到了魏王假时，秦军引水灌大梁，掳去魏国最后的一个国君，魏灭。这时是公元前 225 年。

不到黄泉，不相见

春秋时期的郑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诸侯国。初封于郑的是周王的少子友，是周宣王的庶弟。他就是郑国的始祖郑桓公。

周幽王继位后，用友作司徒（官名）。后来周幽王被犬戎在骊山下杀死，友也被杀。公元前 770 年郑人立了桓公友的儿子掘突，就是郑武公。

郑武公娶了申侯的女儿为夫人，叫武姜，过了一年，武姜十月怀胎，即将分娩。

一天夜里，武姜阵阵腹痛，急忙叫来侍婢，唤来产婆，伺候生产。武姜腹痛已极，从太阳落山痛到夜半，痛得她气喘汗流，不住呻吟。后来她实在忍受不住了，便撕破衣衿，扯乱了头发，顾不了什么夫人体统，可是总不见婴儿落地。武姜多次痛得闭了气。待到天色大亮，也没见产儿露头，却伸出一只小小的脚儿。幸喜产婆很有经验，她不慌不忙，将小小的脚儿推入母腹。待到日头近午，方生下了个男孩。武姜又惊又怕，吓得昏死过去，因此，她很不喜欢这个孩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寤生，过了两年，武姜又将临产，她紧张极了，害怕难产，不想这次不到一顿饭工夫，生下个白白胖胖的小公子，武姜心中欢喜，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叔段。郑武公在位二十七年，于公元前 743 年死了，以嫡长子寤生继位，就是郑庄公。

武姜好生不快。却也无可奈何。

本来武姜不喜欢寤生，爱少子叔段。她曾经多次向武公提出要立叔段为太子，武公总是不答应。武公死了，庄公寤生继位，她总怕叔段吃亏，就向庄公提出，要他封叔段于制。制这个地方就是虎牢关（在现在的郑州西）。庄公说：“制这地方是危险的城邑，虢叔曾死在那里。除此之外，拿什么地方封给叔段，听母后安排就是了。”

武姜又提出封叔段在京地。庄公答应了，就把叔段封在京（现在河南荥阳附近）。从此叔段被称为京城大叔。

京城大叔是庄公的大弟，又是武姜的宠儿，封京后，不但不自检点，反而在武姜的纵容下大修城邑。

郑国的臣民看到这种不好的苗头，都担心会引起郑国的变乱。

郑国的大夫祭仲也担心这样下去对国君、国家都不利，于是对庄公说：“先王制度，大城不得超过国都城三分之一，中等五分之一，小的九分之一。现在京城不合制度，不行啊！”

庄公早已知道京城大叔居住的京城超越制度，而且叔段把他封邑的北鄙、西鄙名为两属，实则归属他自己。庄公早就恨叔段不知天高地厚，也恼恨母亲袒护叔段，因此当他听到祭仲说京城比国都还大，不觉脱口而出说：“武姜要这样，我怎么敢不许？”庄公因为心里有气，连母亲也不称了，直截了当的叫起武姜来。

锣鼓听声，听话听音，祭仲听庄公的话音，知道他也不满武姜和叔段的作为，所以接下去说：“武姜的欲望永远也满足不了，要早点拿主意，不使蔓延，蔓草尚且难除，何况京城大叔是国君的宠弟呢！”

庄公听了，说了句：“‘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且等着看吧！”祭仲听庄公说让他等着看，他知道庄公心中已有打算。

过了一阵子，叔段又将那两属的封地北鄙和西鄙，干脆纳入自己封邑之内了。

这一下朝中议论开了。郑国的另一个大夫公子吕对郑庄公说：“国无二君，你要怎么办啊？如果将国家让给大叔，臣等就北面朝拜；不让，就清除掉他，不要让百姓生二心！”

郑庄公早已深谋熟虑过，所以成竹在心，不急不躁，说：“不急，不急，祸将自及。”

叔段贪心不足，霸占了封邑的北鄙和西鄙，又把延津北的廩延也据为己有。子封也看不下去了，对郑庄公说：“行啦，占那么多地方，人都归他了！”庄公仍稳坐钓鱼台，微笑着又说了句：“不义，不曜，厚将崩。”庄公是说叔段不义于君，不义于兄，贪得太多，将自行败破。

叔段加紧活动起来，他修治城郭，集聚兵力，修造、整理兵器，准备战车，训练士卒，又和母亲武姜约好，在他袭击郑都城的时候，武姜就大开城门，作为内应。

庄公派人探听到叔段袭击都城的日期，将子封召来说：“行了，动手吧！”並下命以子封为将，率车乘二百，甲士六百，步卒一万二千，讨伐叔段。

京城大叔封邑中的百姓见大叔不义，不愿跟随叔段对抗郑庄公的兵。叔段闹了个众叛亲离，失掉了封邑中的百姓，只好逃奔到鄆境。

公元前 722 年五月二十三日，叔段逃到共（今河南辉县），所以后来又称他为共叔段。

共叔段败啦，武姜的阴谋被揭穿啦。她助纣为虐，还要私开城门让叛乱的叔段入都城为国君！庄公这一气非同小可，就把武姜安排到颖地（现在河南临颖）去。把武姜从国都宫中送往颖地！简直有流放的意味。庄公这样作了，还不解气，临别那天，狠狠地对武姜说：“不到黄泉，不相见！”

叔段跑了，庄公恼了，武姜心中很难过。她一路啼哭一路想：寤生此子，实在绝情，有生之日，永远也不见我这做娘的了。

庄公把武姜赶出京都安排到颖去了，一时出了口恶气。过了不久，庄公觉得话说得太绝了，违背了亲子之情。庄公虽然已后悔，但作为国君，话已出口，平白无故地去看望母亲或接她回宫，都很尴尬，正在犹豫不决，不知如何处理才好的时候，郑国大夫颖考叔来了。颖考叔借着献方物土产来见庄公。颖考叔居住在郑国边邑颖谷，是管理郑边邑的“封人”（官名）。庄公见颖考叔来献方物，就把饮食给他食用。颖考叔吃的时候故意把肉挑出来不吃。郑庄公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不吃肉？”颖考叔说：“小人上有老母，她尝过小人献给她的各种食品，却未尝过国君赐的肉羹，请主上允许我带回去给她吃吧。”

庄公听了颖考叔的话，触动了他思念武姜的母子之情，就叹口气说：“你有母亲，只是我没有母亲可孝养啊！”

其实颖考叔已知道庄公母子之间的故事，但他故作惊讶问道：“敢问大王说的是什么意思？”于是庄公把母亲送往颖地的事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对颖考叔讲了一遍，並且说自己不该说：“不到黄泉，不相见”的话。

颖考叔思索了片刻便说：“这有何难！若是掘地见到泉水，挖个隧道，母子在隧道中相见，岂不甚好？”庄公采纳了颖考叔的主意，当真让人挖了条隧道，又把武姜从颖接来，母子二人从隧道两头进入隧道。

庄公进入隧道见了母亲，高兴极了，便赋诗道：“大隧之中，其乐融融！”武姜见了儿子，自然欢喜，庄公搀扶母亲，走出洞外，武姜也赋诗道：“大隧之外，其乐泄泄！”于是母亲仍为母亲，儿子还是儿子。母子和好如初。

郑庄公诸子争立

郑庄公在位四十二年（公元前 700 年）死了。庄公初继位的时候，宠信祭仲。祭仲当上了郑国卿，很有权势。庄公让他出使邓国，迎来邓女为夫人，生下太子忽。后来庄公又娶了宋雍氏女，生下公子突。

郑庄公死了，祭仲奉太子忽当国君，就是郑昭公。宋国雍氏女是很受宋国君庄公宠爱的女儿，宋庄公听说郑庄公去世后，祭仲没立公子突，好生不乐，命人将祭仲诱骗到宋国，将他关起来，对他说：“不立突当郑国君，就把你杀了！”宋国又将公子突也捉了去，要胁他说：“如果你当上郑国君，得给宋国好处。”

祭仲知道如果不立公子突，将被处死，心中很害怕，便答应宋庄公：“回去之后，一定立公子突为国君。”于是祭仲和宋国定了盟约，回郑国去了。祭仲回郑国之后，当真立了公子突，是为郑厉公。郑昭公一听祭仲又立了公子突当郑国君，很恼火。但他知道祭仲权势大，公子突又有宋庄公这座靠山，无奈之下，只得出奔到卫国去了。

郑昭公的兄弟公子突立为郑厉公后，见祭仲的权势越来越大，很想除去祭仲，就和祭仲的女婿雍纠暗中商定，要他去杀祭仲。雍纠回家后，把厉公要他伺机杀祭仲的话，对妻子说了，想和地共谋良策。

雍纠的妻子听到这事，吓了一跳。但她并没露声色，也没说什么。雍纠有事出门去了。她就回了娘家。她见过母亲，便问：“父亲和丈夫，谁亲？”母亲并不知女儿为什么要问她这个问题，便说：“父亲只有一人，丈夫可择人而事。当然是父亲更亲啦！”雍纠的妻子一听这话，便把厉公要雍纠杀祭仲的话对父母说了。祭仲一听大怒，立刻派人杀了雍纠。

祭仲专政国事，权势极大，他杀了雍纠，厉公也对他无可奈何。雍纠为厉公办事不成而死，厉公不但不同情雍纠，反而骂他：“和妇人谋事，死了活该！”

这年夏天很热，厉公离开国都到边邑栎（lì 利）避暑去了。祭仲乘机从卫国迎回了郑昭公忽。昭公回到郑国，重新当上了郑君，郑厉公就不能再回去了。

到了这年的秋天，栎这地方的人，杀了栎大夫单伯，厉公从此安心地住在栎地。

诸侯国听说祭仲反覆无常，逼厉公出奔，于是出兵去攻打郑国，但没有得胜，也就各自散去。可是宋国仍然支持厉公，给了他一支不小的军队，让厉公在栎地自守。

郑昭公当了两年郑国君，就遇上了杀身之祸。原来昭公忽当太子的时候，很不喜欢高渠弥，可是他父亲庄公很喜欢他，想让高渠弥当郑国卿，当时太子忽很不乐意，可是父亲庄公不管这些，就让高渠弥当上了国卿。郑昭公继位了，高渠弥害怕昭公杀他。这年冬季十月昭公出外打猎，高渠弥陪昭公同去。他心里就盘算看要杀昭公。当昭公正瞄准要射猎物时，高渠弥从昭公身后猛射一箭，射死了他。

高渠弥回都城后，说是不知何处来的冷箭射死了昭公。这件弑君的大事也没有人再追究，高渠弥就和祭仲商议迎立新君。他们左思右想，不敢迎接厉公回来，就于公元前 694 年另立了昭公的弟弟子亶为郑君。

郑新君子亶在当公子的时候，曾和齐襄公斗殴。当时齐襄公也是公子，

二人结下了怨仇。子亶立为郑君不到一年，齐襄公在首止（在今河南睢县）会诸侯，子亶要去参加，祭仲劝他不要去。子亶说：“齐国很强盛。如今厉公在栎地，如果我不去，齐襄公会率诸侯来攻打我们，送厉公回国都。我看还是去好。”

祭仲见子亶不听他的劝告，就托病不跟子亶前去，怕齐襄公杀了子亶，再杀自己。这次跟随子亶参加盟会的是高渠弥。

郑君子亶到了首止，亶不向齐襄公认错，齐襄公生气了，埋伏下甲士，杀了子亶。高渠弥逃了回来。他和祭仲一商量，就又从陈国迎回子亶的弟弟子婴立为郑君。郑君子亶和郑君子婴，都无谥号，历史上称他们为子亶、郑子。

郑子继位后十四年（前 680 年），郑厉公突派人诱骗郑国大夫甫假到栎地，要胁他，要他帮助厉公回京城，重当国君。甫假说：“放我回去，我替君王杀了郑子，迎接君王回京城。”郑厉公与甫假盟约订好，放了甫假回去。甫假回来，果真杀了郑子和郑子的两个儿子，迎接厉公回来。

郑厉公回来之后，首先找到伯父原，责备他说：“我亡居于栎地，伯父不迎接我回来，实在不应当。”原说：“事君无二心，是臣下的职责。我只事奉国君，没迎接你，就算我的罪过吧。”于是自杀了。原自杀后，厉公又对大夫甫假说：“你对待国君郑子，那是事君有二心啊，应当处死！”就命人把甫假拉出去杀掉。甫假临刑时感慨地说：“常言说：‘重德不报’，这话真不假呀！”

郑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六易其君，可怜郑国的百姓大遭其殃。

石碣大义灭亲救卫国

卫国是一个小国。它的始祖卫康叔，是周武王的倒数第二个小兄弟，名字叫封。武庚之乱平后，周公以成王命封小叔父封为卫君，居住河、淇之间旧名商墟的这块地方。

自卫康叔后十一传到公元前 812 年，卫武公继位。卫庄公娶了齐国庄公的女儿庄姜为夫人。庄姜既生得美貌又为人贤淑，很懂得道理；可惜没有生下儿子。庄公又娶了陈国的女子名叫厉妫的，她生了个儿子，名叫孝伯；又可惜孝伯没等长大成人就死了。随姐姐厉妫嫁到卫国来的戴妫，也受宠于卫庄公，生下个儿子名叫完。完的生母戴妫生下完后不久就死了。庄公很悲痛，就把完交给夫人庄姜教养，并且将完立为太子。

卫庄公另外还有个姬妾，生下个儿子叫州吁。公子州吁长大了，是个不安分的人，但很得庄公宠爱。州吁平日不学书文，一味喜好使枪弄棒。庄姜见他不成器，很不喜欢他。但庄公对这个宠妾的儿子，不加任何约束，让他任意而为。

卫国有个贤大夫，名石碣（què 鹄），对庄公说：“臣常听人说，爱护儿子方法要得当，不要让他走邪路。骄、奢、淫、逸，是会导致人变坏的。骄、奢、淫、逸的产生，是由于受宠太过分了的缘故。君上要立州吁，又犹疑不决，可是这么宠他，就会使他招灾惹祸。当君父的，应当避免祸乱发生。”庄公不听，一味宠爱纵容州吁。石碣见他劝庄公的话不被采纳，心中很烦闷，但也无可奈何！

石碣有个儿子名叫石厚，和州吁很要好，日常总是和州吁一块儿玩乐。石碣不能劝得庄公改弦更张，也管不了公子州吁，就把儿子石厚叫来，反覆告诫他不要和州吁一块儿整天胡闹。可是，石厚根本不听，反而和州吁更好了。

公元前 734 年卫庄公死了，太子完继位，就是卫桓公。这时石碣因为年老告退了。卫桓公继位后，见州吁骄奢不羁，把他贬黜了。州吁很气愤，就逃亡到国外去。他纠集了逃亡在外的卫国人，也结交了郑国的共叔段。公元前 719 年，州吁率领徒众，袭杀了卫桓公完，他自己当上了卫国君。

当时郑国的共叔段正和郑庄公对垒。州吁为了帮助郑国的共叔段，约了宋、陈、蔡几个国家伙同去攻打郑国。他们把郑国的都城围了五日，也没有攻破，就各自散去了。

州吁新立为卫君，百姓因为他杀了桓公，又好打仗，都不拥戴他。州吁见人心不服，就和石厚商议征服民心、稳定君位策略。他们谈论来，谈论去，也没商讨出个好主意，州吁就叫石厚回去向他父亲石碣讨教。

石厚回到家里，先编了一套什么忠于国家，爱抚百姓冠冕堂皇的话，最后才敢向父亲请教稳定君位的办法。石碣听儿子的话，沉吟良久，才说：“可以去朝见周天子，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定了名分，君位就可以稳固了。”石厚得到父亲教给的稳定君位之策，便入宫去奏知州吁。州吁听了说：“朝见周天子，要先得到周天子的允许啊！如何能得到周王允许去朝见他呢？”石厚想来想去想不出好主意，只好又回去问父亲石碣。

石碣早有所料，所以他刚一听石厚问如何才能朝见周天子的事，就果断地说：“这有何难？现今陈、卫交好，陈桓公很得天子宠信，何不请陈桓公代求周天子？那一定会得到允许的。”

石厚又进宫去，对州吁讲了，州吁喜出望外，便准备车乘，选定吉日良辰，前往陈国，会见陈桓公。石厚自然也跟着去了。

石碚见州吁和石厚起程往陈国去了，立刻派人骑上快马，抄近道先赶到陈国，对陈桓公说：“石碚老了，无有能力了。州吁、石厚是弑君乱国的人，请借此机会将他们拿下。”

陈国君臣听了石碚派来的人讲述的州吁和石厚的罪过，都很气愤，于是一面派人将州吁、石厚捉住，一面通知卫国，由卫国人出面，处置州吁和石厚。

不久卫国的大臣商议妥当，由右宰臣名碚的来到濮地将州吁斩首。陈国人又问石碚对石厚怎样处理？石碚下了决心：“州吁死了。石厚助纣为虐，罪也当死。”于是派了家臣到陈国去，杀了石厚。人们称赞石碚是一心为国的纯臣，说他“大义灭亲”，救了卫国。

公元前 718 年，卫国人把因州吁作乱，逃到邢国去避难的公子晋迎回国，立他为卫君。公子晋是卫桓公兄弟，继位后称卫宣公。

公子寿代兄送死

州吁被卫右宰醜杀死，卫国人迎桓公的兄弟公子晋从邢国回来，当了卫宣公。

卫宣公也不是个好东西，起初他宠爱夫人夷姜，夷姜生了个儿子起名叫伋，因为伋是嫡长子，就立为太子。后来太子伋娶了齐国女为妇。宣公见齐女生得美，就夺过来当自己的妻子，给太子另外娶了妻室。卫宣公得到了齐女，宠爱非常，称她为齐宣姜，齐宣姜生了两个儿子：公子寿和公子朔。

公子寿和公子朔虽是一母所生，但心地为人却不大一样。公子寿为人正派，心地善良忠厚，公子朔却是个为人尖刻、心术不端的人。宣公对齐女生的两个儿子，都很宠爱。可是他很不爱太子伋。一来是因为太子伋的生母夷姜失宠后病死了，太子失去了母亲这座靠山；二来是宣公自己夺了太子的妻室，心中有愧，但不恨自己行为恶劣，反而恨起太子伋来。

齐宣姜和公子朔，很想把继承卫国君的权利抓到手，因此母子二人交替着在宣公面前说太子伋的坏话。齐宣姜和公子朔也曾嘱咐公子寿去宣公面前谗害太子伋。公子寿不但不肯伙同他们谗害哥哥，反而劝说母亲和弟弟，不要再干这种坏事。

宣公本来怨恨太子伋，很想废掉他，因此很听得进齐宣姜和儿子朔的谗言，于是下决心要杀死太子伋。他和宣姜、儿子朔商议好，让太子伋出使到齐国去，又让人伪装成盗贼，在国界上隘口处等候太子一到，就把他杀了。宣公怕派去杀太子的人，认不准谁是太子伋，便对他说：“持白旄 驱四马出使的便是太子伋。”

宣公将太子伋召来，赐给他四匹马和白旄，让他出使齐国。太子伋不知就里，接受了白旄，准备起程。公子寿知道父亲已命人伪装盗贼，要在边界上把太子杀死，心中非常难过。公子寿想去谏阻父亲，但他知道父亲十分厌恶太子，谏阻也无用，徒增更多的麻烦，对长兄不利。他想去说服母亲，可宣姜平日很凶狠，劝说也不会有丝毫用处。他想起平日和兄长友爱和睦，今日眼睁睁见他毫无过错，前去就死，心中实在不忍。因此决定把事情的真像对太子伋说清楚，让他设法逃走。

公子寿悄悄来到太子宫中，见到兄长，他屏退左右，把这件事说给太子伋听，一边说一边落泪。起初太子伋不信，他认为宣姜不会那么恶毒，父亲更不会那么无情。可是公子寿指天盟誓，这位老实的太子伋才深信不疑。后来公子寿劝他速速逃走，他却不肯，说：“背弃父命，要儿子何用？违背父命求生这事不能作！”

公子寿见哥哥不肯逃生，心中十分着急，这一急，倒被他急出个主意来。他说：“兄长既是出使，我应当为你饯行。”于是命人摆下酒宴，劝太子伋饮酒。由于公子寿再三相劝，太子心中郁郁，喝了闷酒，竟然醉倒了。公子寿见哥哥醉了，命人搀扶他去就寝。

公子寿看哥哥睡稳，自己手执白旄，驱了四匹马，向国界的隘口飞奔。他一心想替兄长去死，他认为自己一死，太子伋将来继位，国有长君，卫国得安，再好不过了。

原来太子伋喝了几杯闷酒，不觉大醉，但他毕竟心中有事，虽然酒醉仍很警觉，待人扶他就寝，他打过个盹儿后机伶伶打了个冷颤，醒了。

太子伋醒来一喊，不见了公子寿，再一看白旄也被盗走。他一想不好了，

准是兄弟寿心怀仁义，盗了白旄驱了四马，代自己前去送死。他心中万分着急，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过一匹马来，骑上飞奔，眼看来到了隘口……

那一群扮成盗贼的力士，看见公子寿手持白旄，驱了四匹马，飞奔前来，那群“强盗”正乱糟糟地争着“立功”，便不分青红皂白，一拥而上，杀死了公子寿。这时太子伋也飞马赶到，他远远看见“强盗”们拥向公子寿，便高声叫喊：“来杀我吧，公子寿无罪！”太子伋追来，见公子寿已被杀死，扑下马来，抱住公子寿的尸身，大声号哭，待那伙“强盗”听明白被杀的不是太子伋，哭号的才是太子伋，又举起刀把太子伋也杀死了。

那群“强盗”杀了太子伋和公子寿，完成了“使命”，他们一哄回去，回报宣公、宣姜，“请功”去了。

旄（máo 毛）：古代用牛尾做装饰的旗子。

公子郢谦逊让位

卫宣公后十二传传到公元前 534 年，卫灵公继位。

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并不是太子蒯聩的生身母。太子和南子夫人面和心不和，后来怨恨越积越多。太子蒯聩想把南子杀掉，就私下里和手下人戏阳遫(s 肃)谋划杀掉南子的办法。太子蒯聩让戏阳遫随他入朝，并和他约好：“以目示意”，戏阳遫便动手去杀南子。但约定后，戏阳遫又后悔了，他想杀了南子夫人，自己也难脱身，一定也被杀死，决难幸免。因此，太子蒯聩带他入朝卫灵公和南子夫人的时候，太子好几次递眼色给他，让他动手，他却不动。

卫灵公的夫人南子，也非寻常之辈。她知道自己平日和太子蒯聩积怨日久，今天又见太子来朝，神色不普，並屡次用严峻、命令的目光，投向戏阳遫。南子夫人非常警觉，在太子蒯聩第四次用目光命令戏阳遫动手的时候，她就大声惊呼：“太子要杀我！”

灵公平日也知道夫人南子和太子蒯聩不和，今日见太子入朝，神色不定，又见他屡次示意，戏阳遫却木然不动；忽听得南子呼叫，也知事出有因，一怔之后，勃然大怒。太子见戏阳遫不肯动手，又听见南子大叫，灵公大怒，知道情况不好，便拔腿奔出宫门，跨上一马，快马加鞭，逃往宋国，又转赴赵国去了。

卫灵公本无意杀太子蒯聩，见他飞奔出去，也不再理会，只是对夫人南子安抚了一番。

光阴易过，一晃就是两年，灵公见太子蒯聩逃出，不敢回国，心中闷闷不乐，就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叫公子郢御马车，到郊外游逛散心去了。公子郢是卫灵公的小儿子，心地仁厚，是位贤公子，卫灵公很喜欢他。这次出游也是灵公用心安排好的，他要和小儿子说说心事。

父子来到郊外，灵公把太子出奔，南子与太子不和的怨气，一一对公子郢说了，公子郢说了些宽解父亲烦心的话。后来，卫灵公还是忍不住对公子郢说：“我准备要立你。”公子郢一听父亲要立他当太子，连忙推脱说：“儿子郢不才，恐怕管不了国家，有辱社稷，君王另选别人吧。”灵公听见儿子说让他另选别人，知道他心胸博达，不争名利，不愿当太子、做国君。心中暗想：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便叹了口气，想待以后慢慢商量。

不想，到公元前 491 年的夏天，卫灵公死了。

灵公的夫人南子怕太子蒯聩回国当君主，就急忙命郢继位。她对群臣和公子郢说：“这是灵公的遗命！”没待群臣讲话，公子郢连忙拜辞，说：“太子蒯聩出亡在外，他的儿子辄还在卫国，臣不敢当！”大臣们见公子郢说得有理，因而也不再争议。南子见事情顺理成章，也不好勉强，因此太子蒯聩的儿子继承王位，就是卫出公。

后来卫国延传到秦二世时（前 209 年）方被灭掉，共享国七百来年。

夏姬淫秽乱陈国

当年尧让位给舜之前，曾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给舜作妻室。因为婚后住在妫汭（guī rǔi 龟瑞，在今山西永济南），因此，舜的子孙就拿地名当姓氏，姓了妫。

周武王灭纣之后寻找舜的后代，找到了妫满，就将他封在陈国，且将长女太姬配他为妻。陈的第一个国君就是妫满，称陈胡公。

陈胡公后传十七世到公元前 613 年，陈灵公继位。陈灵公是个昏聩无行的家伙。

当时陈国有个大夫名叫御叔，娶了郑穆公的女儿夏姬，生了个儿子夏徵舒。夏徵舒长大了，也当了陈国的大夫。夏姬这个女人长得妖艳无比。陈灵公和陈国的大夫孔宁和仪父，三个人都和夏姬私通。

陈灵公和大夫孔宁、仪父都不知羞耻，有的穿了夏姬的内衣，有的在外衣里穿着她的短裤，公然在朝廷上戏谑，开玩笑。

陈国有个正直的大夫名叫泄治，他见灵公和孔宁、仪父闹得太不成个体统，就劝告陈灵公说：“君臣淫乱，让百姓效法何人呢？”陈灵公不以为耻，只冲着他笑笑，大夫泄治又去劝说孔宁和仪父说：“君上有不好的事，臣子不应当宣扬。如今你们公然在庙堂上戏谑，士民怎么说你们呢？”说得孔宁和仪父恼羞成怒，二人添油加醋告诉了灵公，灵公一怒把正直的泄治杀了，百姓都为他叫屈。

泄治死了，无人敢再说一句不顺耳的话，三人更无日无夜地在夏姬家鬼混。

一次，陈灵公约了孔宁和仪父到夏姬家饮酒淫乐。灵公戏耍孔宁和仪父，指着他们说：“徵舒像你，也像你！”孔宁和仪父也不相让一同说：“更像灵公。”三人嘻嘻哈哈又吃又喝，没皮赖脸地和夏姬胡缠。

这种荒唐的勾当既然能在朝廷中公然表露，夏姬的儿子夏徵舒自然也知道了。夏徵舒听人传说陈灵公和两个淫棍的对话，心中又羞又恼。当陈灵公和两个色鬼又去夏姬家饮酒的时候，徵舒便埋伏下弓弩手。待三个人饮酒淫乐后出门，弓弩齐发，将陈灵公射死。孔宁和仪父见情况不好，借灵公倒下，弓弩暂停的时候，逃出门去，逃到楚国去了。

夏徵舒为洗羞耻，杀死了陈灵公。陈灵公的儿子太子午逃往晋国去了。夏徵舒一见陈国无主，便自立为陈侯。

第二年（前 598 年），楚庄王领兵攻打陈国，杀死夏徵舒，从晋国迎回陈灵公的儿子太子午，立他为陈成公。从此后传四世，到公元前 479 年，陈国被楚国所灭。

齐襄公淫乱被杀

齐国，是周武王建立西周后，封给吕尚的封邑。那时周还没立国，西伯（文王）在渭水的北岸打猎，遇见了用直钩钓鱼的老头儿，名叫吕尚。西伯和他谈论了一番，高兴地说：“我先君太公说过，有圣人到周来，周才能兴旺，你真是那位圣人啊！我太公望你好久了！”说罢，西伯就扶起吕尚，上了自己的车，一起回王宫去了。从此，吕尚开始在西伯身边做事，人们就叫他“太公望”了。这就是民间传说中“姜太公钓鱼”的故事。民间关于姜太公的故事有很多。后来吕尚辅佐文王定天下，封于齐。

太公后十二传到公元前 730 年齐釐公。齐釐公有个同母的兄弟，名叫夷仲年，不幸短命死了，他留下个儿子名叫公孙无知。齐釐公本来和兄弟夷仲年很友爱，夷仲年死后，他对兄弟的儿子公孙无知就更加爱护了，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让他的食、用都无异于太子。

公元前 697 年齐釐公死了。他的儿子太子诸儿继位为齐襄公。齐襄公这个人是个骄奢淫逸而又心地狭隘的人。当釐公在世时，他见公孙无知的吃、穿、用和自己一样，心中早已不痛快，还因为一些小事，和公孙无知打过架，因此他一掌上权，马上降低了公孙无知的职位。公孙无知对齐襄公心中万分怨恨，但却敢怒而不敢言。

齐襄公骄、淫、狠，而且还不守信用。他让大夫连称和管至父率人去守葵丘。襄公和他们约好：“瓜时而往，瓜时而代。”那就是说当年瓜下来的时候去戍守，到第二年瓜熟时让人替换他们回来。二人去了，时过一年，待到瓜都快收完了，齐襄公却不派人去替代他二人戍守葵丘。因此连称、管至父心里很痛恨齐襄公。

连称和管至父知道公孙无知也心怨齐襄公，二人和公孙无知相约，打算起兵作乱，袭杀襄公。正巧连称有个堂妹在襄公宫中，不得宠，连称让她伺襄公的行动，说：“事成后，让你当公孙无知的探夫人。”

齐襄公在位十二年（前 686 年），这年冬天十二月，带领着人马到姑棼（fēn 分）去打猎。他来到猎场后看到一头猪。跟随的人都说那猪很像公子彭生。襄公听了心中很害怕。原来齐襄公因为和妹妹文姜淫乱，在文姜的丈夫鲁桓公来齐国出访的时候，被鲁桓公察觉了。齐襄公为了长久和妹妹私通，消除障碍，他在宴请鲁桓公时心怀歹意，把鲁桓公灌得酩酊大醉。然后，在鲁桓公回馆舍时又吩咐大力士公子彭生在抱鲁桓公上车的当儿，把鲁桓公暗中杀害了。后来，为了平息鲁国人的怒气，又杀死了公子彭生来搪塞鲁国。现在人们说那只猪像是公子彭生，恍惚中似乎也越看越像是公子彭生正向他蹒跚走来。他越看越害怕，匆忙中就弯弓搭箭去射那只猪。不料，那猪竖起前面两个蹄子，像人似地站了起来；一面立起一面哀啼。齐襄公更加害怕了，吓得从车上滚了下来。这一滚不打紧，跌伤了脚，又丢了鞋。

襄公怒气冲冲回到宫中，把司履（管鞋的人）蒍拉过来，无缘无故地打了三百鞭子。

连称从他在宫中的堂妹那里得到消息说，齐襄公在狩猎中伤了脚。他认为时机已到，就找到管至父，急忙告知公孙无知，三人很快率领徒众去攻袭王宫。在入宫的路上遇见司履人蒍，蒍一见公孙无知等人率领徒众，带着武器朝王宫涌来，知道他们前来攻袭襄公。他很忠于襄公，就用了条缓兵之计，说：“不要惊动宫中，宫中被惊动了，就不好进去了。”又说：“你们先在

宫外等候，我先进去看看情况，等一会儿你们再进去。”公孙无知不信蒯的话，怕他进宫报信。蒯说他刚挨过襄公的皮鞭，对襄公也恨透了。他一边说一边掀开衣裳，让人看他身上的鞭痕。公孙无知听信了他的话，就放他进宫去了。

蒯入宫之后，立即对襄公禀告说：“公孙无知带人袭攻王宫来了！”匆忙间无计可施，他就把襄公藏在后殿的门后面。

公孙无知等人，在宫外等候了好久，也不见司履人出来，心中惊疑，就挥众人进入了王宫。司履人召集了襄公近侍的人，和公孙无知拼搏起来。那些近侍人虽众多，却是一群乌合之众，那里是手握兵权的公孙无知、连称等人的对手，没多久就被打败，一个个都被杀死了。公孙无知带领众人直入后殿，搜出了襄公，把他杀死了。于是，公孙无知就自立为国君。他在历史上无谥号，只称齐君。齐君公孙无知立后不久，去游雍林。过去，他曾得罪过雍林人，雍林人趁机把他杀了。之后，雍林人对齐国大夫们说：“无知杀襄公自立，罪本当死。如今我们把他杀了，听任大夫们再立别的公子吧！”

齐君公孙无知被杀之后，为立君主的事在齐国公子中展开了激烈争夺。最后，公子小白在这场争夺中取胜，继承了齐国的王位。他就是后来称霸诸侯的齐桓公。

齐桓公之死

齐襄公继位以后，仍然与妹妹文姜淫乱，对大臣们又任意凌辱，襄公的兄弟们怕大祸临头，于是各自逃出齐国。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辅佐公子纠的是管仲和召忽，公子纠就和管仲、召忽逃往鲁国去了。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女子，辅佐小白的是鲍叔牙。他们一同逃到莒国去了。

公子小白自少年时起，就和大夫高傒友好，公孙无知被雍林人杀死后，大夫高傒就私下里派人到莒国去召公子小白回来。这时鲁国也得知齐君公孙无知被杀，正要派兵送公子纠回国。他们让管仲带领人马把守自莒国通往齐国的道路，阻挡公子小白，使他不能先回齐国，争位继立。

管仲奉命堵住通道。他见公子小白车乘前来，便迎面一箭，射中了公子小白的带钩。公子小白急中生智，假装中箭而死。管仲派人飞报鲁国。鲁国得知公子小白已死，送公子纠的队伍就慢慢悠悠不忙于出发，更不急于赶路了。等鲁国送公子纠入齐，公子小白已先进了齐国都城临淄。

原来管仲一箭射得公子小白假装死去，鲍叔牙立即将他载入温车中，星夜兼程赶往临淄。国内又有大夫高傒接应，所以先入齐国立为国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霸之一齐桓公。

公子小白就是齐桓公，立即发兵阻挡鲁国送公子纠回来。两国军队在齐国乾时相遇，打了起来。结果，鲁兵败退。齐军又堵住了鲁兵的退路，送了封齐桓公的信给鲁庄公，说：“公子纠是我兄弟，我不忍诛杀，就请鲁国杀了他吧。召忽、管仲是我的仇人，你们要把他们送回齐国，我要把他们剁成肉酱。若不然，齐军将兵围鲁国。”鲁君接到齐桓公的书信，觉得画虎不成，反而惹了个大祸害。如果齐兵包围鲁国，鲁君民就会遭殃，不如杀了公子纠，可免去一场战祸。于是，鲁果然派人把公子纠杀了。召忽不愿回齐国受辱，自杀了。鲁国只好把管仲一个人装入囚车，押送回齐国去。

原来公子小白一当了齐国君主，就想立即发兵攻打鲁国，杀了公子纠，再杀死管仲，报那一箭之仇。鲍叔牙劝他说：“如果只想治好齐国，高傒和我辅助，也就成了；如果想称霸诸侯，就非要管仲不可。”齐桓公十分信任鲍叔牙。他听了鲍叔牙的话，很想得到管仲，又怕鲁国不放，管仲不来，所以写了封要鲁国送管仲回来的信。

鲍叔牙亲自来迎接管仲，一回到齐境堂阜。他就赶紧给管仲松开绑绳，脱去枷锁，又安慰了一番。

管仲，名夷吾，字仲，是春秋初期很有才能的政治家。他回齐国后，被齐桓公任命为齐国相，尊称“仲父”。后来管仲辅助齐桓公，充分发挥齐国临海的地理优势，发展了渔业和盐业，又录用贤能，因此使齐国很快富强起来。齐桓公成了五霸之一。齐桓公到了晚年，曾骄傲地说自己一生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自比于夏、商、周的开国君主。

齐桓公内宠很多，生了好多儿子。他除了一些宠姬，还有四个宠臣。一个是易牙，他很会烹调，能作美味的吃食，他烹制的东西，桓公很爱吃。一天桓公吃得高兴了，说：“易牙做的东西太好吃了，他做的什么好吃的我都吃过了，就是没吃过易牙做的蒸婴儿肉。”易牙听到了，第二天就把自己的亲生儿子蒸了给桓公吃。桓公当时还不知道菜里的婴儿肉是怎么来的，后来才知道是易牙杀了他的儿子蒸了给自己吃了，因此认为易牙对自己非常忠心。另一个宠臣叫竖刁。他见桓公想找个人为他管理后宫，但对别人又不放

心，于是竖刁就自己行了宫刑（阉割），为桓公管理宫内的事，因此桓公对他十分宠信。还有个是卫国的公子开方。他抛弃了当太子的千乘之尊，舍去父母，来侍奉桓公，桓公也因此对他十分宠爱。再有一名是雍巫，他会医病痛，也是桓公很宠信的人。

关于后继人的事，桓公曾和管仲商量过，决定将公子昭立为太子。可在桓公身边的御医却竭力为公子无诡说好话，要齐桓公立公子无诡为太子。桓公动摇了，答应立无诡当太子。

齐桓公在位三十八年（前 648 年）时，齐相管仲病了。桓公去问他将来谁能继管仲当相。管仲说：“知臣莫若君，君上以为谁可为相啊？”桓公说：“易牙怎么样？”管仲说：“易牙杀了亲生儿子来给君主吃，这人太不通人情，不能当国相！”桓公又问：“开方行吗？”管仲说：“开方抛弃了父母，来侍奉君王，也不合人情，这种人不能接近。”桓公又问：“竖刁怎样！”管仲说：“自己行宫刑的人，也不近人情，最好不要接近。”桓公又问雍巫，管仲也摇头说不行。总之，管仲说这四人都很坏，不但不能当国相，甚至不能接近。

不久，齐国相管仲病逝了！齐桓公向来把管仲看作圣人。他按管仲的话黜退了这四个宠臣。可是不久齐桓公生了病，无人来诊治；也没人会烹调，吃的东西没滋味；宫里又无人管理，弄得乱糟糟。他实在没了主意，就叹息起来说：“圣人像管夷吾这样的人，也有过错呀！”他不怨自己处事无方，却怨起管仲来。过了一段时间，桓公又起用了易牙等四人。

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时（前 643 年）病倒，易牙、竖刁、开方和雍巫四个人帮助几个公子争位。易牙、竖刁趁桓公病重得昏迷不醒的时候，带领徒众包围了齐桓公的宫室。寝宫里的人都跑光了，只剩下不省人事的齐桓公睡在病床上。宫中没有吃食，连水也没有了。有个妇人从洞里爬进宫来。桓公向她要吃食，她说没有东西给桓公吃；桓公又向她要饮水，她连水也找不着。桓公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连饮食都没有了？”妇人说：“易牙、竖刁作乱，堵塞了宫门，筑起高墙，道路不通已经有好几天了。宫门堵塞，人不能进来，那里有饮食啊！”

齐桓公听了，木然半晌，方才叹口气道：“噫！圣人有远见，如果死而有知，我有什么面目见仲父于地下？”说完后，流泪如雨，他真懊悔当初没听管仲的话，又起用了这四个阴险的佞臣，但他知道，现在一切都太晚了。齐桓公痛心地上了好一阵。他饥渴难忍，再加上病痛缠身，一气之下，用衣衾蒙住头脸，没多大功夫就死在了齐宫里。

一代霸主齐桓公死于宫中，宫外诸公子争位正打得激烈。起初没人知道桓公已经死了。后来宫内传出了桓公去世的消息，但当时齐国无人主事，没人主持着把他装殓起来。就这么着，让这个死去的齐桓公静静地躺了六十七天。

一天，有人从桓公寿宫门前经过，见地上蠕蠕乱动爬着许多白色的蛆虫，大家才惊慌起来。正好这时候公子无诡争位得胜了，立为齐君。他这才命人抬了棺木来，把桓公入殓。齐桓公死后的三十三年中，有六君争立，其中四人被杀。这和桓公晚年多内宠，又宠信四个佞臣有密切关系。

崔杼弑君

公元前 607 年，齐惠公元当了十年国君死后，儿子顷公无野继位，顷公在位十七年中，谦恭、节约，齐国民安国泰。顷公算是个不错的国君了。顷公死了，儿子环继位，就是齐灵公。

齐灵公娶了鲁国女子，名颜懿姬，颜懿姬未生子。随她嫁到齐国的侄女儿骊（音空）声姬生下儿子起名叫光，当了太子。灵公后宫还有姬妾仲子和戎子。仲子生了公子牙，托戎子代她抚养。戎子得宠，请求立公子牙为太子。灵公答应了。仲子是个明白人，她认为不可如此。她说：“立嫡长是惯例。灵公无嫡子，立了庶长子光，也是合理的。公子光当太子后，君主又多次带他去会诸侯。如果无故废掉太子，就是轻视触犯了诸侯，是不祥之事，君主必然后悔。”

齐灵公不听仲子姬的警告，却说：“这事全在我啦。”因而将公子光迁到齐国东边边境上去，立了公子牙当太子，叫高厚当公子牙的师傅。

齐灵公病了，大夫崔杼暗中迎了公子光回来。灵公病重了，崔杼又立光当了太子。公子光对灵公的宠姬戎子有一肚子怨气，一怒便把戎子杀了。灵公死了，太子光继位就是齐庄公。庄公又捉住了公子牙，也把他杀死。

齐庄公也不是个好人。又狠又好色。

齐国棠邑大夫棠公的妻子棠姜，长得很好看。棠公死了，崔杼娶棠姜为妻。因为崔杼立齐庄公有功，庄公和崔杼的关系很密切，得以认识崔杼的妻棠姜。一来二去，庄公与崔杼妻棠姜私通。因为庄公很爱棠姜，所以常往崔杼家的内宅去。

有一次庄公拿了崔杼的帽子要赐给别人，庄公的侍者也看不下去了，就劝庄公说：“不能这么作！”

崔杼不久也知道庄公逼棠姜与他私通，心中异常恼恨，因此推说有病，蹲在家里不管公事，让庄公不能和棠姜纠缠。庄公知道崔杼已知他行为不当，却借口到崔家去探望崔杼的病，其实是为见崔杼的妻。

齐庄公来到崔杼家，见了棠姜，棠姜想躲避，庄公紧跟不舍，棠姜避入内室和崔杼一起，紧闭了房门。庄公不得进门，就抱着柱子唱歌，想引诱棠姜出来。

这时来了个庄公的宦者，名叫贾举，他曾遭庄公无理鞭打，怀恨在心。是他把庄公逼棠姜私通的事告诉崔杼的。贾举来到崔杼家，便关闭了崔氏的大门，免得其他人跟进来。崔杼的党徒们见庄公的外援无法进来，便各举武器，从隐蔽处出来，围住庄公。

齐庄公一见形势不好，柱子也不搂了，歌也不唱了，急忙登上高台，请求解围免死。崔杼的徒众不许。庄公无奈，答应订立盟约，永不登崔氏的大门，众人仍然不答应。最后庄公想了个缓兵之计，请求允许他在宗庙里自杀。崔杼的徒众说：“君王的臣子崔杼，不能管这事！崔氏的家离官公很近，陪臣等（臣子的臣子）日夜巡逻崔杼的家宅，捕拿淫乱的家伙，不知其他！”

庄公知道缓兵之计用不上了，想爬上墙头，逃出崔氏宅院。庄公刚刚爬上墙头，崔杼手下人等，急忙拉弓射箭，一箭射中了庄公的大腿，庄公疼痛难忍，手一松，便从墙上摔了下来，崔杼徒众一拥向前，将庄公杀死。

晏婴听说庄公被围，赶来站在崔杼门外。庄公被杀的消息传出来，跟随晏子来的人便问：“你听到国君有难而来，想殉死吗？”晏子说：“国君并

非一人的国君，公的死，也不是为国家社稷死的。”也反问道：“我死？难道是我一人的君王吗？君主应当管国家、主社稷，当臣子的不能光为俸禄，应当保社稷，活百姓。君上为社稷死，臣下也应跟着去死，君上为社稷亡，臣下也当随着亡。君主为他自己死了，怎么能跟着他死呢？崔杼立了庄公又杀了他，我为什么要去死？要去亡？”从者听明白了晏子说庄公不是为国家、社稷死的，自己不应从死。于是就说：“回去吧！”晏子伤心地说：“君主死了，我回哪里去啊！”

崔氏的大门开了，晏子进去，扑倒大哭，起立又扑倒大号，如此三次，方出门去。有人对崔杼说：“曼婴，必得杀了他！”崔杼说：“晏子是个贤人，民心向往，不能杀！放了他，得民心。”

齐庄公被杀了，活该！

齐国的太史公伯忠于职守，记下了“崔杼弑君”。人们都说庄公死得好，该死！可是崔杼怕千载之后留下弑君的骂名，把史官杀了。太史公的弟弟仲见兄长被杀，又写下“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把他杀了。最后太史公的小兄弟不畏强暴也记载了：“崔杼弑君。”

崔杼害怕了，他怕这样杀下去，杀又杀不绝，而失尽人心，因此对齐太史公的小弟舍去不杀。

南史氏听到齐国的太史公和他的兄弟们都杀了，就带了竹简，来到齐国，也要写下：“崔杼弑君”。他得知太史公的小兄弟已记下了：“崔杼弑君”，方带着竹简回去。

田乞设计立阳生

桓公死后到第六代，齐庄公继位。公元前 547 年，齐庄公因与大夫崔杼的妻子棠姜私通，被崔杼的徒众杀死。随后崔杼立了庄公的异母兄弟杵臼，就是齐景公。齐景公在位五十八年，时间很长。不幸景公夫人燕姬生的儿子死了。齐景公的宠姬芮子生有个儿子名叫荼。芮姬虽然得宠，但出身卑贱又无德行，齐国大夫都不愿意景公立荼当太子。大家都说：“太子应当从诸公子中选个年岁大、德行好的。”景公年老，不喜欢人家说什么继位的事，可是心里很想立荼为太子。后来景公病倒了，把相国高昭子和国惠子召来，对他们说要立荼，要他们尽心辅佐他。二人自然诚心诚意奉命，就立荼为太子。

公元前 489 年齐景公死了。高昭子和国惠子立太子荼为齐君。历史上称荼为晏孺子。此时齐田氏的势力在齐国很大。大夫田乞见荼立为太子，继位为齐君，心中很不高兴。他很想立和他关系密切的景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阳生继位。那时公子阳生正在鲁国。

田乞见国惠子、高昭子身为国相，手握大权，就假作心悦诚服地奉侍二人。因为田乞也是齐国大夫，所以每回入朝，能和二位相国同车，便借机会向高昭子、国惠子说：“起初，大夫们都不愿意立晏孺子。现在晏孺子已经立了，大夫们都人人自危。有的人还阴谋作乱呢！”他又借着和大夫们相处的机会，私下里对他们说：“高昭子那人很厉害，不过还没有来得及对咱们动手。咱不如先发制人！”大夫们听了田乞的话，心中惴惴不安，人人自危。

不久，田乞要发动内乱。他到处煽风点火说：“高昭子要动手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道殃，咱先下手吧！”于是，大夫们跟着他和鲍牧带兵去围宫室，说是去捉高昭子。高昭子听说田乞兵围宫室，就和国惠子领兵迎击。结果，国惠子、高昭子被打败了。国惠子逃走了，田乞等丢下高昭子，去追国惠子。国惠子跑出国界，奔向莒国去了。晏孺子也借田乞追人的机会逃到鲁国去了。田乞带人回来，就把高昭子抓来杀死了。

田乞杀了高昭子，就差人到鲁国去，迎接公子阳生。公子阳生回到齐国，田乞把他藏在家里。田乞找个理由，约了齐国几个有权势人，说：“我们孩子他母亲祭祀过后，备下杯薄酒，欢迎大家到我家去聚会。”田乞手握兵权，请人“会饮”，诸大夫不好不来，于是都与大夫鲍牧一齐来到田乞家。

田乞与公子阳生约好，将他装在能透气的皮口袋里，放在四座中央。然后田乞请鲍牧和诸大夫入席。众人还没就座，田乞打开皮口袋，阳生出来坐在座中。田乞见阳生坐好，指着阳生说：“这就是齐国国君啊！”大夫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听说阳生是齐国君，一个个赶紧伏身谒见。本想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田乞为了加强立阳生为君主的力量，说了句谎：“是我和鲍牧商议好，要立阳生的。”这话说出之后，如果鲍牧不言不语也就罢了，不料鲍牧一听田乞说了瞎话，不由气往上涌，厉声说：“大夫忘记景公了么？”意思是说先王并没要立阳生。田乞张口结舌，无话可说。大夫中也有人想反悔。阳生一见情况不好，没好气他说：“可立就立，不可立就不立。”阳生这句以退为进的话，倒使鲍牧害怕起来，他想如果事情闹僵，恐怕祸将临头，于是就坡下驴，忙说：“都是景公的儿子，为何不可立？”于是就在田乞家中立了公子阳生为齐国国君，就是齐悼公。

齐悼公派人把孺子荼迁到齐国殆（tái 台）地，不久又把他杀死了。

齐悼公阳生当上齐国君，田乞立下大功，因此成为齐国相，掌握大政四

年之久。田乞死了，他儿子田常代田乞当相国，就是田成子。

立齐悼公时，鲍牧曾提出过相反的意见，因此君臣之间存在隔阂，鲍牧怕被悼公杀死，便在悼公继位后四年（前 484 年）先下手把悼公杀了，又立了悼公的儿子壬，就是齐简公。

后来田常杀了齐简公。简公后传三世，国相田和终于全部控制了齐国。公元前 386 年，周天子正式封田和为齐侯，姜氏的齐国就变成田氏的齐国了。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时，齐国被秦国所灭。

齐田氏的兴衰

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分为两个阶段，开始是姜姓掌权为诸侯，后来却被田氏取而代之。齐田氏的祖先本来姓陈，名完。陈完是陈厉公的儿子。陈厉公死后，陈完没捞着当陈国国君，而当了陈国大夫。事情也就那么凑巧，陈完和陈宣公的儿子太子御寇名为叔侄，实是朋友，二人十分要好。宣公要立宠姬的儿子款为太子，杀了太子御寇。陈完害怕祸临自己，就逃奔到齐国去了。这时齐国正是齐桓公当国，见陈完很有才干，想让他当国卿，陈完推让说：“身在逆旅，逃亡在外的人，得免冻饿之苦，就是君王的大恩大德了。高位，陈完不敢当。”于是，齐桓王就让陈完当了工正（官名）。

因为“陈”字和“田”字古音相近，后来陈完就改姓田。陈完这一支，势力日益强大，掌握了齐国大权，终放使姜姓的齐国变为田姓的齐国。后来传国到齐威王，国威大震。湣王时，齐国南割楚国淮北，西向侵入三晋，还想吞并周王室。泗上诸侯，邹、鲁国君，都向齐国称臣，很怕齐国。

后来秦昭王出兵拿下齐国九座城池，又联合楚、燕、三晋打败齐军，燕将乐毅攻入齐国都临淄，抢走齐国宝器，湣王离开齐国逃亡出境。后来楚国派淖齿救齐，留齐为相。不久淖齿杀掉湣王，和燕国乐毅共分占领的齐地，把抢来的财宝也分齐湣王被杀了，王子法章改名换姓，逃到莒（j 举）城去，当了太史敫（jiào 叫）家的雇佣。太史敫的女儿，也不是胸无点墨之人。她慧眼看人，见法章温文儒雅，举止容貌不像佣人，可是为什么当下佣呢？太史公的女儿心中怜惜这个相貌不凡的佣人，不时偷偷的送些衣服食品来给法章。起初王子法章不敢接受，后来见太史敫的女儿诚心诚意的对待他，他就愉快地接受了。时间一久，二便暗中结为夫妻。

楚国将领淖齿杀了齐湣王，和燕国大将乐毅共分了齐国地方、财宝，领兵回国去了，莒城大夫和齐国逃亡到莒的大臣商议，寻找齐湣王的儿子，为齐国立国君。一天法章听到太史敫府中传说大夫们要来寻找齐湣王的儿子。他怕有人用这种办法，诓他出来，把他杀死。因此躲在太史敫家，不敢轻易出门。又过了好久，法章慢慢打听到莒城的人和齐都临淄的旧臣是真心实意要找到湣王的儿子，立为齐君，他才敢承认自己是齐国湣王的儿子、王子法章。于是莒人和齐湣王的旧臣，在莒地立了王子法章为齐王，就是齐襄王。

王子法章当上齐襄王，派遣使臣到太史敫家去迎太史敫的女儿，太史敫的女儿就成了齐襄王的王后，就是君王后。君王后生下个儿子，起名叫建。

齐襄王法章留在莒地五年，齐国田单守即墨起兵，攻破燕军，迎接襄王回齐国都城临淄，齐国地方全收复了，襄王封田单为安平君。

莒太史敫的女儿当上了齐襄王后，按说太史敫应当高兴，可是他不，他生气极了。他以为女儿私自配婚，败坏了门风。他说：“女不取媒自嫁，‘非我种也，汙我世。’”太史敫发誓：“终身不见君王后”。君王后去看望父亲，他不见；请他，他不来，可真是个倔老头儿。

君王后贤明，不因父亲不肯和她相见，她就失了对父亲的礼敬。她仍然尽女儿的孝道，按礼行事。

齐襄王在位十九年，死了。太子建立为齐君。齐王建继位时，年龄不大，处理国家大事由他母亲君王后辅助。君王后为人贤达，谨慎对付日益强大的秦国，和诸侯交往言而有信。因而齐国在君王后辅理国政的十几年中，没有兵灾，百姓安度了几年太平日子。

君王后故去，奸臣后胜当了相国，接受了秦国许多金银，又派许多宾客到秦国去。秦赠金给齐国的宾客，用他们实现秦国的反间计，秦灭韩、赵、燕、魏、楚，齐国都不出兵援救。齐王建也不修兵备，秦灭掉五国后，兵入临淄，齐国军卒不战就投降了。

齐王建降秦，秦国把王建迁到共（今河南辉县）地，田齐国亡。

齐国百姓怨王建不和诸侯合纵，只听奸臣、宾客的话，以致亡国，因此作歌道：“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邪！”意思是：“松啊，柏啊，使王建迁往共地的是齐国的宾客啊！”那是秦国用了反间计，才使齐王建迁往共的啊！

专诸刺吴王僚

据说，早在商朝末年，现在的陕西省西部有一个周族人的诸侯国家。周族人的首领人称周古公。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太伯，老二叫仲雍，老三叫季历。古公最爱三儿子季历，因为季历最贤明。季历还有个品德高尚、才智超群的儿子，也深得古公喜爱。古公相信这个孙子会使周族昌盛起来，就给他起名叫“昌”，那意思就是要把自己的王位传给季历，再由季历传给昌。

古公的长子太伯和二子仲雍，见父亲太王打算立季历和季历的儿子昌，就想让位给季历。于是太伯和仲雍假托给父亲古公采药治病，便来到了遥远的江南，从此一去不返。季历见两位哥哥已远走高飞，不得不继承了周族的王位。他死后王位又传给了儿子姬昌。姬昌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文王。

太伯和仲雍到了江南荆蛮之地，见这里青山绿水，土地肥沃，当地土人虽然生产技术落后，但待人淳朴热情，就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给这块地方起了个名字称“勾吴”。兄弟二人友爱礼让，荆蛮人见了很敬仰羡慕，渐渐的和他们接近，又逐渐熟悉起来，知道太伯和仲雍为让国出走。他们受太伯的义气感召，慢慢地聚拢在太伯周围的有千余人。大家立太伯为吴人首领。自此太伯也有了国家。

吴太伯弃世以后，没有儿子，吴人又推举仲雍做了首领。然后就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

这时，周文王姬昌已在西方便周族得到空前的繁荣昌盛，逐渐成为能和商王朝对抗的势力。后来，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联合了一些部族，发兵东征，一举灭了商朝，建立了周王朝。周武王得了天下以后，心想如果没有两位伯祖父慷慨让位，周族那会有今天呢？周朝的天下也应该有他们的一份。于是周武王就派人去寻找太伯、仲雍的后代。后来，周武王终于打听到了仲雍的曾孙周章。周章正在做吴人的首领，周武王就封周章做了诸侯。“勾吴”从此成了吴国。

周章后传到公元前585年，新君寿梦登基，吴国才开始和内地有往来，逐渐扭转了落后局面，兴盛了起来。

吴王寿梦生有四个儿子，大的叫诸樊，二的叫馀祭，三的叫馀昧，最小的叫季札。季札在兄弟中最小，是个贤达的君子。寿梦最爱季札，想在身后立季札为吴王。三个哥哥也都爱这个小兄弟，也愿他立为君，可是季札谦让再三不肯从命，因此立了诸樊。

公元前560年，吴王寿梦死了。诸樊继位当国君。他礼葬了父亲，待过了丧期，又让位给小弟季札。季札又是再三辞让，说：“兄长诸樊，名正言顺应当作国君。小弟季札的志节不能变更。”诸樊礼让再三，季札执意不肯。诸樊就把季札封到延陵（今江苏常州市），人们都把季札称为“延陵季子”。

吴王诸樊当了十三年的国君，在一次对楚国的战争中中箭死去了，遗命让二弟馀祭当吴王，意思是按顺序排，总可传到季札，并且说先王寿梦，也是这个意思。

吴王馀祭当了十七年吴王，在一次乘船到江上游玩时，被一个砍掉双脚的越国俘虏杀害了。紧接着兄弟馀昧继位。馀昧只当了四年吴王，突然得暴病，馀昧打算把王位传给小弟弟季札。可是季札仍然坚决不肯接受，还没等到大臣来请，就跑到自己的封地延陵去了。没过几天，馀昧病死了，只能由

馀昧的儿子僚继位，称为吴王僚。

僚当上吴国王，心满意足，十分高兴。可是诸樊的儿子公子光心里却不是滋味。他想他是长子长孙，两位叔叔相继去世了，继位的应当是他，怎么能轮上僚呢？因此暗中交结贤士，外示德义，阴谋袭杀吴王僚。

正在这时，楚国的伍子胥逃到吴国来了。这伍子胥，名员，字子胥，是个文武双全的人。他和父亲伍奢、哥哥伍尚原来都是楚国的重臣。楚平王听信了佞臣谗言，把伍奢、伍尚无缘无故地杀死了。伍子胥死里逃生，历尽艰险，带着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逃到了吴国。起初他靠在街上吹萧、乞食为生。后来他访到公子光身为吴将，贤达好客，逐渐结交了公子光。公子光对伍子胥也非常器重。

一天，伍子胥在街上走，看见一个虎背熊腰的壮大汉子，正要和人厮斗。那人的气势简直可力敌万人，气吞长虹。正在这时有人说：“专诸的妻来了，热闹看不成啦！”接着，伍员见一个妇人呼喊：“专诸！”专诸转过身去跟着妇人走了。伍员见这人是条好汉，就设法和他结交，终于两人成了好朋友。后来他问专诸：“为什么堂堂大丈夫，怕一个女子？”专诸说，“屈一人之下，必伸万人之上。”伍子胥听后不禁笑了。

伍员为报公子光知遇之恩，把好友专诸荐给公子光。公子光正想物色英雄豪杰，除掉吴王僚，一见专诸，心中欢喜不尽。伍子胥从公子光那里领了一些土地，带了小公子白胜退耕田野，专等太子光借专诸之力除掉吴王僚，得以立国的好消息。

这时楚平王死了，吴王僚乘楚国有丧事，派两个兄弟带兵去攻打楚国。又派季子出使到晋国去，观看诸侯的动静。这时楚国发兵断绝了吴兵的归路，吴军想退走也走不了，不得还师。

公子光见叔父季子出使，僚的两个兄弟又出兵伐楚，被楚国断绝了归路，一时难回来，就想借此机会，除掉僚。他秘密地召见专诸，对他说：“我才真是王的子嗣，应当立为吴王。僚窃去王位，我想求得王位，一直没有动手。我若得了王位，虽季札回来，也不会废我。”

专诸听了公子光说的这话，马上接着说：“王僚并非真正王嗣，应当杀掉！他母老子弱，两个兄弟又领兵在外，楚国断绝了他们的归路。此乃良机！”于是公子光请专诸准备行动。

一天，公子光和专诸准备妥当，于是请王僚来吃红烧松江鲈（lú）鱼。公子光说舍下请来一位会做红烧鲈鱼的厨师，手艺精巧，烹调得美味无比。吴王僚最爱吃红烧鲈鱼，这天一听公子光要请他去吃，便高兴地答应了。

吴王僚应承之后，在回宫的路上却犯了猜疑，他想：公子光身居臣下，常常有些抑郁之色，如今我当上吴王，莫非他心中不平？但又想公子光平日态度温和，不像谋乱之人。明日去赴宴，只要多加戒备就是了。

次日清晨，吴王僚在丝袍里穿了两层铁甲，道路两旁，设兵防卫，从公子光的大门直到设酒宴的厅室，都有王僚带剑的亲兵把守。在吴王僚的身边更有武艺高强的卫士。他们身带刀剑，不离吴王僚的左右。

公子光恭恭敬敬地把吴王僚让到上座。侍者们开始献菜肴食物。他们进入厅前，都要由吴王僚的侍卫搜身检查，以防暗藏武器，然后跪下，膝行向前，放下菜盘、食盒，再膝行退下。王僚本来爱喝酒，公子光又殷勤相劝，过了一会儿喝得半醉了。公子光站起身，说：“现在让我亲自去催厨师把红烧鲈鱼献上来吧！”不料他刚一下台阶，突然“哎呀”一声，跌倒在地上，

痛苦地呻吟着说：“我脚的老毛病又犯了，疼得厉害，请大王稍等一下，我去涂些药就来。”说着，命人扶入内室，进入地窖。

没多久，专诸捧上鲈鱼来献。他刚到厅门，卫士便让他脱净身上衣服，另换上一套衣衫，方才入厅献鱼。专诸进门来，膝行向前，神色沉着。刚刚把鱼盘捧到吴王僚的面前，专诸手急眼快，一伸手抓住鱼头，从鱼肚子里抽出匕首，直向吴王僚刺去。说时迟，那时快。王僚左右亲信立即拿剑刺透专诸的胸膛，但为时已晚，专诸以犀利的短剑，用尽平生之力，刺透了王僚的双层铁甲，直插心脏，将王僚刺死。这时专诸也躺在血泊中，微睁双目，见王僚倒下，才微笑着死去。

吴王僚死了，公子光立为吴王，史称吴王阖闾。他礼葬了专诸，封专诸的儿子为吴国大夫。

季札出使归来，吴王阖闾虚心假意地又要让位给叔父季札，季札自然不受。季札把出使的事，向吴王阖闾覆命，又去到吴王僚墓哭祭了一番，这事就算了结了。吴王僚的两个兄弟率兵去攻打楚国被困在那里，听说公子光杀吴王僚自立，于是带兵投降了楚国。

吴王阖闾立国以后，立即把伍子胥请进朝廷，让他做吴国行人（官名），参与国事。

要离赚杀庆忌

吴王阖闾初登王位，励精求治，问伍子胥道：“我国僻远，地在东南，地势险阻，低湿，又有江海为害，百姓没有守御依托的地方，没有仓库，田畴荒芜，如何是好？”伍子胥自有心事，沉吟不语，过了半晌方才说：“凡要国泰民安，兴霸成王，必须先修城郭，仓禀积粮，再打造兵器。”于是吴王阖闾便委托伍子胥，察看水土，建造吴国都城吴（今江苏苏州市）。这座城池周围七十里，并开一座象征天门的阊门。因为伍子胥一心要报杀父之仇，西向破楚，所以阊门又叫破楚门。至今苏州有个地方叫阊门，是自古以来的叫法。吴王阖闾又命人找来铸炼能手莫邪夫妇，前来铸剑，用百金雇人作吴钩。现在苏州虎丘公园中有块大石头，中间裂开一条缝，据传说那是当初吴王阖闾铸成了宝剑，在这块石头上试剑，把巨石劈开个裂口，这块石头于是便叫作试剑石。虎丘山下有一个深涧，名为洗剑池，传说是阖闾洗剑的地方。

吴王阖闾铸成宝剑、吴钩，要称霸天下，但他有件心事放不下。那就是吴王僚虽被刺死，但吴王僚的儿子庆忌却逃亡在外，听说庆忌要联合诸侯出兵来攻打吴国。

吴王阖闾将伍子胥召来，对他说：“我听说公子庆忌要联合诸侯攻打吴国，为这事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我把这事托付给你吧！”伍子胥又思索了许久才说：“我曾和大王在私室中图谋杀吴王僚，如今又要杀死他的儿子，恐怕上天难容。”吴王阖闾想了想，就找了个理由说服伍子胥：“当初周武王打败商纣王，灭了商朝。周武王去世后，周公旦辅佐周成王摄政时，又杀了商纣之予武庚。如你所说，岂不是周公作错了？”伍子胥被问得哑口无言。第二天，伍子胥入宫见吴王阖闾说：“臣有个朋友，其人身小力单，愿意为大王杀死庆忌，消除大王的忧虑。”吴王阖闾奇怪他说：“身小力单的人怎么能办这事？公子庆忌有万夫不挡之力呢！”伍子胥胸有成竹地说：“此人虽然力小，谋事能力却超过万人！”吴王问道：“他是谁？”伍子胥说：“此人姓要名离，人称壮士。”吴王越发觉得纳闷：“怎么他人小力单，人们却称他壮士呢？”伍子胥慢悠悠地向他讲述了一段关于要离的故事：

“从前齐国来了个使者名叫椒丘诉，走到淮津，在那里饮马，马被水怪吃掉了。椒丘诉跳进水里和水怪搏斗，被那水怪伤了一只眼睛。后来椒丘诉来到吴国，正当朋友家里办丧事，椒丘诉去吊丧，态度轻傲不逊。要离当时也在座，很看不惯他那样子，站起来说：“你丢了马，又失一只眼睛，你怕死贪生！逞什么英雄？”要离当众羞辱了他，椒丘诉当时无言答对，低着头没再说话。要离看他表面低头下来，但他知道晚上椒丘诉准来找他闹事的。要离回到家里，嘱咐妻室夜晚不要关门。深夜，椒丘诉果然来了。他见要离大门不关，内室门不闭，身边也没人守护。椒丘诉一看，要离披头散发，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于是他一手抓住宝剑，一手揪住要离的头发，说：“你有三过当死：第一，你在众人面前羞辱我；第二，归来不闭门户；第三，卧中无人守护。这不是自找死吗？”要离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没有三死之过，你却有三耻呢：第一，我在众人中羞辱你，你不敢反驳；第二，你入门不咳，登堂无声；第三，你抓住宝剑，揪住我的头发，方才敢说大话，威吓我。可羞呀！可鄙呀！”椒丘诉一听这话怔了半晌，手一松，把宝剑扔在地上，说：“要离勇气，在我之上，真是天下的壮士啊！”

吴王阖闾听完这个故事，立即备宴，请要离前来。

伍子胥请要离一同入宫去见吴王阖闾。吴王问要离：“先生是干什么的？”要离答道：“小臣是国东千里外人氏。臣身小无力，一阵冷风可以把我吹僵，一口大气能把我吹倒。但大王有命，臣当尽心效力！”

吴王阖闾见要离其貌不扬，瘦小无力，听说了上面的后，沉吟不语，心中怨道：“伍子胥，怎么举荐了这个人来？”大约要离见吴王瞧不起他，就说“大王以庆忌为心腹之患，臣能为您杀死他！”

吴王看了他一眼，冷冷他说：“唉，难哪！庆忌有万夫不挡之勇，是人所共知的。庆忌步行，可以追上奔跑的野兽；用手能抓飞鸟，可以使飞鸟骨腾肉飞。我乘坐了四匹马的马车在江边追赶他，也没追上。拿弓箭射他，他手接飞箭，箭也不能射中他。我看先生实在是身小无力，怎么能是庆忌的对手！”

要离听了却不以为然，他信心百倍地说：“大王不要夸赞庆忌，大王要想除掉庆忌，臣可以置他于死地。”吴王犹疑地又问道：“庆忌既聪明又有才能，他离国逃亡，事事留心，你怎么能够接近他？”

要离说：“安于家室，不尽心国君的事，就是不忠；

只护家室，不除君王的祸患，就是不义。臣决不当不忠不义之人。大王可以杀戮臣的妻室，砍断臣的一只手，臣假作有罪出逃，庆忌必然因此相信臣，臣便得以接近庆忌。这样，臣就可以设法将他杀死。”

吴王阖闾决心杀死庆忌，斩草除根，于是答应了要离的要求，将要离的妻室烧死在闹市中，又砍断了要离的右手。要离诈称得罪了吴王，逃出了吴国。

要离探知庆忌在卫国，便奔向卫国去了。他来到卫国，求见公子庆忌。庆忌知道他受害于吴王阖闾，就接见了。要离见了庆忌边哭边说：“阖闾昏庸无道，王子深知。我毫无罪过，阖闾烧死了我妻，又砍断了我的右手。我与阖闾不共戴天。吴国的事，我很清楚。王子勇武，天下无人不晓。王子如果和我东向攻打吴国，一定可以捉住阖闾。”

庆忌采纳了要离的意见，准备起兵。三个月后，庆忌练好了士卒，领兵向吴国出发。庆忌挥兵来到江边，乘船渡江。庆忌十分相信要离，让他同坐在自己的船上。要离挑了个上风口坐下，庆忌毫无戒备，要离顺风用矛钩掉了庆忌的帽子，就着风势刺杀了庆忌。庆忌头部受了重伤，他回头一看是要离刺他，用手一挥，揪住了要离的头发，把他三次浸入水里，又三次把他提起来，拉住要离的头发，把他放在膝上，说：“嘻嘻，你竟敢杀我，真是勇士。”庆忌的侍卫要杀死要离。庆忌制止他们说：“此人真是天下少有的勇士。哪能一日间杀死天下两个勇士呢！”他告诫侍卫千万不要杀死他，可以放他回国，让吴王阖闾表彰他的忠心。庆忌把话说完，血流尽了，死去了。

庆忌的侍卫听从庆忌告诫，放了要离，要离渡过江去，来到了江陵，他心中抑郁不乐，就不再往前行走了。随行的人问他：“怎么不走了？”要离说：“为了杀庆忌，求吴王杀了我的妻室，居心不仁；为新君杀了故君的儿子，是不义。不仁不义，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呢？”说完，扑向江中，跟随他的人立即跳入江中，将他救出，说：“先生不要死，即将富贵了！”要离说：“不仁不义，我怎能不死？”于是举剑斩断自己的手足，伏身剑上死了。

舞白鹤“杀生送死”

吴王阖闾得知庆忌被杀，高兴非常，后来听到要离已死，家中再无亲人，和伍员叹息一回，也就罢了。因为心腹之患已去，因此专心厉兵秣马，力图称霸诸侯，就此请人铸剑、作吴钩。当初越国曾献来宝剑三把，一名鱼肠，一名磐郢，还有一把湛卢。三把宝剑都极神奇、锋利。越人说剑是欧冶子铸的。阖闾听说欧冶子有个师兄弟名唤干将，吴国人，能冶炼钢精，便命人将他召来，让他在如今的苏州虎丘山铸剑。干将奉王命铸剑，岂敢怠慢，于是选“五山之铁，六合金英”，架起大火，日夜烧炼。可是不管如何添柴加火，铁金不化。干将心中十分烦闷。妻莫邪问道：“大王听说你很会铸剑，让你来作，三月还没作成，岂不是有意不作？”干将说：“不是我不好生合作，只是冶铁不化，不知道理何在？”莫邪说：“神物变化，需人才成。如今夫子铸剑，莫非须得人才成？”干将说，“喔！当初我师傅冶金炼铁不化，夫妻双双跳进炉中，然后铸成神剑。到后世，在山中冶铁，必须穿着丧服，方敢冶金炼铁。我铸剑不成，难道是这原因么？”莫邪说：“师傅知道炼身成物，我怎么不能学师傅呢？”于是断发，截指甲，投进炉火里。干将叫三百童男童女装炭，鼓风，烧起熊熊大火，金铁炼成了，铸成了一对锋利的宝剑，雄剑干将，雌剑莫邪。干将把面上有漫理的莫邪剑，献给吴王，把上面有龟纹的干将剑藏了起来。

阖闾得到宝剑，心犹未足，又号召人来作吴钩。说如果作得好吴钩，可赏黄金百斤。于是善作钩的人，纷纷把作成的好钩献给吴王。

过了不久，有个人要入宫请赏。阖闾把他叫去问：“作钩的人很多，你独来求赏，你的钩和别人的有什么不同？”那人说：“我贪百斤赏金，杀了两个儿子，烧火化金，冶炼成钩，献给大王。”吴王命人把许多钩子拿来，对那人说：“钩很多，样子也差不多，不知哪个是你的钩子？”只见那人向群钩叫道：“吴鸿、扈稽，我儿，我在此！大王不知汝等的神能，你们来吧！”喊声刚止，只见两个钩子飞了起来落在那人的胸上。吴王阖闾，大为惊喜，于是赏了那钩师百金，去了。自此吴王佩带这双神钩，日不离身。故事虽是《吴越春秋》中的传说，但吴钩确实名扬天下。

吴王阖闾为了庆贺得到宝剑、神钩，设宴后宫，请夫人和女儿滕玉参加庆贺宴会。

饮宴中，居家人等和后宫侍妾欢乐、闲话，十分高兴。岂料乐极生悲，出了件事。吴宫厨下上了一道蒸鱼，吴王阖闾吃了一半，味道异常鲜美，因为心疼爱女，命人把省下的一半鱼，赐给女儿滕玉。滕玉是个金枝玉叶的王家女，平日吃食，尽她取用。这回父王阖闾，却当着后宫人等，把吃剩下的鱼赐给她吃，直气得她双泪流，说：“父王把吃剩的鱼给我，当众辱我，我不如死！”不管吴王和夫人如何劝说，滕玉终于自杀了。

吴王万万没有想到，半条剩鱼竟使爱女送了性命，因此哀伤不已，他命人寻到西阊门外一块宝地，鸠工动土，开凿水池，把墓内石块刻画成图画，作为棺的外椁。陪葬物里有金鼎、玉环、银樽，并把磐郢宝剑也作为陪葬物，吴王又给女儿滕玉穿上珠衣，命人跳起白鹤舞，送女儿入墓。吴国都市里送葬的人很多，看热闹的人更多，舞者一路舞白鹤，走进墓道。谁也没有想到：舞者一入墓门，吴王阖闾命人将机关开放，将这一队舞白鹤的人和滕玉的尸体，一同埋在墓中。

“杀生送死”，吴国人和诸侯国人都说吴王阖闾生性残忍。

湛卢剑的传说

吴王阖闾当上国君后，不讲仁义，只讲武力，阖闾得了宝剑、吴钩，殡葬了女儿滕玉后，出兵伐楚，攻破楚都城郢，楚昭王出逃。阖闾辱楚国国君，污辱了楚昭王夫人，楚国人大怒。

吴王阖闾的兄弟夫槩，也随吴王伐楚，他被楚兵和楚申包胥请来的秦军打得大败，退回吴国，他乘阖闾领兵在外，就自立为吴王。阖闾得知，急忙领兵回国，要杀夫槩，夫槩逃到楚国，投奔楚昭王，昭王把汝南、棠邑这块地方给夫槩安身。

因为吴王阖闾多行不义，传说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据说越国曾献给吴王阖闾三把宝剑，其中一把名叫湛卢。说是这把湛卢剑，见吴王阖闾不修德行，气得自己借水跑了，一跑千里，从吴国跑到楚国。它到了楚国昭王宫中，躺在昭王床上休息。

如果说阖闾渡江，湛卢剑掉进水里，被楚国人捞起来，献给昭王，这种说法更合乎情理。但传说得这么“神”，这是《吴越春秋》中的记载，咱就当个故事听吧。

据说楚昭王一觉醒来，伸手一摸，床上有把宝剑，他不知这把宝剑是怎么来的，心中纳闷，就把风胡子召来，说：“寡人睡觉，醒后得一剑，不知剑自何来，剑是何等剑！”风胡子是个见识很广的人，接过剑来一看，就说：“这是湛卢神剑。”楚昭王也曾听说吴王阖闾有越国献的三把宝剑，其中一把，名为湛卢。怎么会到自己宫中来了？于是惊问说：“你说什么？”风胡子说：“吴王得越国献的三把宝剑，一是鱼肠，二是磐郢，还有一把叫湛卢。鱼肠剑，专诸用它刺王僚了，磐郢用来给他死了的女儿陪葬了。现在这把湛卢剑，到楚国来了！”楚昭王不知湛卢剑怎么到楚国的，问道：“湛卢剑怎么从吴国到楚国宫中的呢？”

风胡子说：“臣听说越王元常让剑师欧冶子铸成宝剑三把，给薛烛看，薛烛很会识别剑，他看过之后说：“鱼肠剑纹理不顺，不能佩戴。剑纹不顺，当儿子的佩戴它，可能杀父，臣下佩戴上就能弑君，所以专诸用它刺杀王僚。另一剑名叫磐郢，薛烛说，这种物什，无益於人，所以吴王拿它送他的死女。另一把剑叫湛卢，采五金之英，得太阳的精华铸成的。佩戴它显得神武，可以防御抵制敌人。若是君主作事伤天害理，剑就会自行离去。如今吴王阖闾杀了王僚，攻打楚国，污辱楚国人，所以湛卢剑才离开吴国到楚国来了。它是‘弃无道，就有道’哩！”昭王听了大喜，又问：“不知湛卢价值几何？”

风胡子说：“臣听说此剑在越国时，有人给了个价钱，想买它。价钱给的是：‘有市之乡三十，骏马千匹，万户之都。’当时薛烛就说：‘欧冶子铸剑，涸乾了若耶水才得到铸剑的铜，劈开董山方得到锡，赤董之山已令无云，若耶之水深而莫测’。现在铸剑的欧冶子已死，虽‘倾城量金，珠玉盈河’，也不能再得到这样的宝剑了，说什么用‘有市之乡，骏马千匹，万户之都’来换这宝剑，这是什么话啊？”楚王听了喜出望外。

吴王阖闾听说湛卢剑跑到楚国去了，大怒，再命攻楚，掠取了楚国的六与潜二邑。阖闾下令再打楚国，这是真的，要说是因为湛卢剑跑到楚国，吴国又伐楚，这纯属故事传说了。

吴国都城望齐门

公元前 506 年，吴王阖闾亲自率兵打败了楚国后，又要攻打齐国。齐景公害怕吴国的兵力强，武器足，求得吴王恩准，不加兵于齐，把个女儿送到吴国当人质。

吴王阖闾见当人质的齐景公的女儿，人品端庄，心地善良，成为太子波请聘齐女为妻。齐景公能攀强国为儿女亲家，也自愿意。因此把女儿许给了吴太子波。

齐女从北方齐国来到吴国，很不适应。北方地势高，夏天虽热，但不潮湿。南方地卑土湿，酷暑难当。她想：当初来吴国当人质，还盼着能回齐国，但自从聘为太子妻，回国也就难了，至多父母在时，回去个三天五日，却不能长久住在自己的国家里。她思念父母，想念女伴，日夜啼哭。吴王阖闾听说太子妻想家，日夜哭泣，心中不忍，就让人在都城北墙修起一座门，叫望齐门，让太子妻到望齐门游玩憩息，以慰思乡之情。

望齐门修成了，齐女自太子宫中由侍婢侍奉，太子陪伴，来到望齐门上。她见芳草萋萋，树木葱郁，想起齐国宫院，只见烟雾茫茫，不见故乡，不觉失声痛哭。他思念齐景公，想念母亲，泪下不止，哭声不已。太子波陪伴齐门上正观看城外景色，却被齐女的哭声也引得悲从中来。侍从的宫人侍妾，见齐女痛哭，太子陪着伤心，连忙禀报吴王。吴王命他们速回东宫。齐女闹了个乘兴而来，啼哭而返。因此太子决定以后不再登望齐门。可是过了不久，齐女思乡成病，又要登望齐门望望故乡。太子也不好阻拦，因为门名望齐，王父修它是专为齐女休息和北望齐国慰她乡思的，太子只好陪同前往。她由侍婢搀扶，又来到望齐门上。这时正是秋天，她见落叶满地，听秋风阵阵，看了会子秋景，望了会子齐国，又哭了一阵子，由太子陪伴回宫去了。齐女触景生情，自此病情加重。弥留之时，她对太子波说：“若我死后有知，我仍心怀齐国，希望把我埋葬在虞山山巅，也好北望齐国。”

太子妻死了。太子波流着眼泪把齐女求葬虞山山巅的话，奏明吴王阖闾。吴王也觉得很悲伤，便将齐女葬于虞山山巅。据说常熟虞山上有个齐女塚，埋葬的就是太子波的齐女妻。

太子丧妻，心情不好，终日郁郁寡欢，不久也病死了。

吴王阖闾误立夫差

太子波死了。阖闾伤心过后，心里盘算着要在诸公子中选个可继位的，立为太子。

太子波的儿子夫差，听说吴王阖闾要在诸公子中选太子，心里很着急。因为吴国公子众多，祖父阖闾未见得能选中自己。他又想道：能左右吴王立嗣的，只有伍子胥了。这件事还必须找伍子胥帮忙。

夫差这人，是很有心计的。于是他亲自登门拜访伍子胥。一见面，就已先声夺人，说：“听说祖父正为太子的事犹疑不决呢。我是祖父的嫡孙，太子的长子，除了我谁也不能立！”夫差说着，看了伍子胥一眼，又恳切他说：“您应当力主此议。我祖父是很尊重您的，成与不成全在您啦！”伍子胥听了这些话，觉得夫差的话是有道理的，又见他一表人材，气宇不凡，就一口答应了夫差的请求，并说一定入宫去向吴王为他求情。夫差听了这话，千恩万谢地又说了些感激的话，就高高兴兴地辞别了伍子胥回去了。

没过几天，还没等伍子胥入宫去见吴王，吴王阖闾就召伍子胥进宫商量立太子的事了。伍子胥斩钉截铁他说：“如今太子波已经去世，大王要立太子，没有人比夫差更合适的了。”

知孙莫若祖。毕竟吴王阖闾了解夫差的禀性为人，要比伍子胥深刻。他说：“夫差愚蠢不仁，恐怕不能当太子为国君，日后奉统吴国。”伍子胥不住地摇着头说：“不，不，夫差仁信爱人，遵礼仪、守规矩，而且说话办事很有气魄。在诸公子中，他当太子做国君最合适不过了。况且父死子代，这是历来的规矩。”吴王阖闾十分信任伍子胥，听了他的话，果然立夫差作了太子。

早在公元前506年，英武卓绝的吴王阖闾在大政治家伍子胥和大军事家孙武的协助下，一举攻灭了雄踞南天、建国数百年的楚国。地处吴国南领的越国，趁吴王倾国伐楚，后方空虚，调动兵马向吴国边境进发。吴王阖闾急匆匆率领大军返回吴国。越军自知不是吴军的手，便赶快撤回越国去了。谁知就在吴王仓促回兵的当口，流亡在外的楚昭王靠着秦国援军的支持，又复兴了楚国，使吴王阖闾筹谋了十几年的灭楚计划全落了空。吴王阖闾全把恼恨集中在越人入侵上，他决心要狠狠地对越国报复。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死了，他的儿子勾践继承了王位。消息传到吴国，吴王阖闾高兴极了。他要趁越国新君继位、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去攻打越国。伍子胥等人百般劝阻，吴王却执意不听。吴王命伍子胥留在都城辅佐夫差，他亲自率领吴大军，直向越国边境进发。越王勾践早调集精兵准备迎击。于是吴越两国大军在槁（zuì 醉）李（今浙江嘉兴县南）展开一场恶战。越王勾践用敢死士卒大败吴军，在混战中，吴王阖闾左脚的大脚指全被越军大将灵姑浮砍断了，吴国兵退七里，吴王阖闾因伤口流血过多身亡了。

阖闾死后，吴王夫差继位，用从楚国逃来的伯嚭当太宰。

夫差决心报仇雪耻，他每天让侍卫喊着他的名字问：“夫差，你忘了杀你祖父的仇了么！”夫差每次都双眼含泪地回答说：“我夫差永远不敢忘记此仇！”他还厉兵秣马，准备和越国决一死战。三年过去了，他命伍子胥为大将、伯嚭为副将，由五湖（今太湖）取水道直攻越国。结果大败勾践于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南）。

越王勾践兵败被围困后，他想自杀。越国大夫文种说：“大王不要寻短

见，要等待日后报仇。吴国太宰伯嚭贪心不足，可以利诱。”他们商议后，备办了一份厚礼，装扮好几名美女，夜里赶到伯嚭处。伯嚭是个贪心不足的奸佞，他一见礼物和美女，高兴得心花怒放，全部收下。

第二天伯嚭领了越大夫文种去见吴王夫差。文种说：“大王赦了勾践的罪吧，勾践把越国所有的宝物，都送到大王宫中，如不能得大王的赦免，勾践将杀死妻子，焚尽国宝，以现存的五千人拚死一战。那样恐怕对大王没有好处，还要损伤吴国的兵力吧！”伯嚭也在一起帮腔说：“赦了越王吧，对国家有利啊！”伍子胥坚决反对赦免勾践，等文种走了，他对夫差说：“如今不灭越国，以后一定要后悔的。勾践是个贤能的君主，越国大夫文种和范蠡是能力很强而又忠心的臣子，赦免了勾践，一定会为吴国留下后患。”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忠言，却赦免了勾践。

越王勾践回到越国，让文种、范蠡物色美女，献给夫差，以消沉夫差的意志，范蠡到处察访，终于在越国苧萝山西村一个卖柴的人家，寻访到了一个绝色女子西施。勾践将他接到宫中，让人教她歌舞、弹唱。没多久，西施学会了各种技艺。越国将她和另一个女伴郑旦，穿上华丽的衣服，佩戴上珠宝玉饰，打扮得天仙似的送进吴王宫去。

吴王夫差得到了美女西施，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他每天伴着西施听婉转歌喉，看婆娑起舞，夜以继日，饮宴作乐，哪里还管什么朝政！伍子胥曾多次向吴王夫差劝谏，夫差不但不听，反而对伍子胥厌恶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伍子胥察知越王勾践表面装作对吴王无限忠心、百依百顺，其实每天都在“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准备雪耻灭吴。他忧心如焚地对夫差说：“大王不听忠言，以后不出三年，怕吴国将变成废墟了！”夫差听了这些话，认为是对他的诅咒，从此更加仇恨伍子胥了。

太宰伯嚭见夫差渐渐疏远了伍子胥，就借机会进谗言说：“伍子胥外貌像很忠厚，实际是个心地残忍的人。当初他逃出楚国的时候，置父兄死活于不顾。您想遇事他怎么能顾大王呢？”夫差觉得这话很有道理。

于是夫差把伍子胥调出宫廷，派遣他出使齐国去了。后来，听说伍子胥把儿子托付给了齐国鲍族大姓。夫差怒不可遏地大叫起来：“伍子胥果真对我不忠，亲信齐国而欺骗寡人！”伍子胥回国覆命时，夫差赐他一把宝剑，派人送去，叫他自杀。伍子胥见了宝剑，痛心疾首地冷笑着说：“昏君啊，昏君！当初我令你祖父称霸诸侯，又立你为吴国的太子。你不听忠谏，反而赐我自尽！恐怕我一死，越军就要毁灭吴国的社稷了。”接着，他又愤然地对左右说：“我死后，你们抉取我的双眼，挂在都城的东门上，我要看着越兵侵入吴国都城！”说完拔剑自刎了。

吴王夫差听说伍子胥死了。又听说他临死前说的那段话，恨得咬牙切齿。他命人用革做的口袋，盛了伍子胥的尸体扔进江中，让他什么也看不见。

又过了四年，越王起兵攻打吴国，吴兵被打得落花流水。后来越兵又包围了吴国，吴王夫差只好卑躬屈膝求和，越王不许。勾践网开一面，答应给夫差一条活路，把他迁到南东去（越国边境甬江东），给他三家百姓，供养他到老死。

吴王夫差失掉了吴国，觉着活下去实在不如死去。他自悲自叹道：“我真后悔不听伍子胥的忠言，以致到这种地步。悔不该当初我不杀勾践，忘了先王之仇，活该落到今天的下场啊！”他想自杀，可又悲伤地流着泪说：“我死后有何面目见子胥于地下呢！”于是他用布把脸蒙住，拔剑自刎了。

微子开封宋及宋国变乱

商纣王有个臣子叫微子开，他是商帝乙的儿子，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开是个贤人，忧心国事。他见商纣王无道，屡次进忠言，纣王只是不听，于是他出走了。

周武王打败纣王，微子开肉袒请罪（光着脊背，请求责罚），牵羊劳军，武王见他是真诚认罪，就释放了微子开。周武王去世后，商纣的儿子武庚作乱被周公旦所杀，周公旦因微子开贤能仁厚，请准成王，把他封于宋，奉商祖先的祭祀。

自微子开封于宋，约传至第十二世，宋宣公继位。宋宣公有个儿子名叫与夷。宣公不想使儿子与夷继位，他想让位给兄弟公子和。

宋宣公病了，把公子和召来，对他说：“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理。我要立你继王位。”宣公的兄弟公子和是个仁厚的人，他再三推让，不肯接受。宣公却执意要立他，公子和只得听命，继位为宋穆公。穆公在位九年，生病了，召大司马孔父来，说：“先君宣公舍去太子与夷而立了我，我不敢忘。我死后一定要立与夷。”孔父说：“群臣愿意立公子冯。”公子冯是穆公的儿子。穆公听到孔父说群臣要立冯，他连忙说：“不要立冯，我不能辜负宣公。”穆公去世了，穆公哥哥的儿子与夷继位，就是宋殇公。

殇公在位时，太宰华督见到大司马孔父嘉的妻，她长得非常美，华督觉得真是貌比瑶池仙子，容赛月中嫦娥，便盯住人家，看个没够。后来一问方知道她是孔父嘉的妻室。他想夺孔父嘉的妻，就使手下人等到处散布：“殇公立后，讨伐郑，攻打邾国夺取朱国田，又出兵攻戴，百姓苦不堪言，这都是大司马孔父干的好事！先杀了孔父嘉，让百姓过几天安生日子吧。”华督就是用了这种毒辣手段杀了孔父嘉，占有了孔父嘉美丽的妻室。

殇公见孔父被杀，十分恼怒，不想华督又杀了殇公，迎回了在郑国居住的穆公的儿子公子冯，把他立为国君，是为宋庄公。

庄公去世，儿子捷继位当宋湣公。湣公十年，出兵伐鲁，宋军失利，国卿南宫万被俘。后来鲁国应宋国之请，把南宫万放回了宋国。

第二年秋天，湣公和南宫万到蒙泽畔打猎，休息的时候，二人下棋，为了争先出子，湣公生了气说：“起初我尊敬你，如今我不尊敬你了，因为你不过是鲁国的俘虏罢了。”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南宫万见湣公揭短，大怒，举起棋盘，一下子把湣公打死了。

大夫仇牧得知湣公被杀，抓起兵器领兵攻击南宫万。南宫万勇武有力，仇牧没能杀他，反被南宫万杀了，并将华督也杀死，立了公子游当宋国君。宋国的公子们见变乱起，纷纷逃至萧，只有公子湣说逃到毫，他们都没有逃出宋国国界。南宫万的兄弟南宫牛领兵围毫。宋诸公子同心协力攻打南宫牛，把他杀了，又杀死了新君游，立了湣公的兄弟公子湣说，就是宋桓公。南宫万逃到陈国去了，后来也被杀死。宋国着实乱了一阵子。

王姬施惠，桀宋射天

宋桓公在位三十一年死去，太子兹甫继位为宋襄公，宋襄公好战，在位十四年时，与楚交兵，战死在泓（音洪，泓水）。

原来宋襄公兹甫在父亲桓公去世前，曾劝父亲立其庶兄目夷为嗣，桓公称赞他仁义，但不听他的话，襄公兹甫立，以庶兄目夷为相。

宋国虽小，襄公心大，总想称霸诸侯。后来与楚国战于泓水岸边，受伤死放泓。襄公的儿子王臣立是为成公。在位十七年去世。成公的兄弟公子禦杀太子自立，国人不服，将他杀死，立了成公的小儿子杵臼是为宋昭公。宋昭公也不是个有为的国君，周襄王的妹妹是襄公的夫人，她和宋国人都不喜欢昭公杵臼，而喜欢“仁而下士”的昭公兄弟鲍革。

宋襄公夫人王姬是个很有心计的人，手下也有一帮子人。她时常赈济贫苦，作些好事，都是假借公子鲍革的名义，为鲍革收买人心，因此鲍革的声誉日高，宋国人对昭公更加离心离德。王姬又让大夫华元对昭公说：“公子鲍革贤能，请你让鲍革当右师吧。”昭公依允。

王姬见时机已渐成熟，就要动手代公子鲍革夺位。

昭公在位九年时，秋季出猎，襄公夫人王姬，暗中使卫伯杀了昭公杵臼。

宋昭公杵臼死了，公子鲍革当上了宋国君，就是宋文公。

自宋文公后约传十代，公子偃自立为宋康王。宋康王骁勇善战，颇能用兵，喜欢打仗。他向东打败齐国，夺取了齐国五座城池；向南战胜楚国，占据楚地三百里。又出兵西去，打败了魏师。因此与齐、楚、魏成了敌国。

宋康王爱喝酒，宠幸妇人，不听臣下忠言。他有个绝招，很会射箭，百发百中。不管是射轻、射重、射远、射近，都能随心所欲，想射中什么就射中什么，想射到那里就射到那里。他在饮酒作乐时，如果看见臣下有人来劝他，他便根据自己的喜怒，将他们射走或者射死。

宋康王偃打败了楚国，战胜齐、魏，便以为天下无敌，他不信天，不信鬼神，只信自己勇武，他认为自己可以战胜一切。他命人用皮革作囊，把囊中注满血浆，悬挂在高处，用箭来射，名曰“射天”。他的箭法奇精，能一箭把皮囊射穿，使血浆四处飞溅。宋君偃仰天大笑，宫姬们也笑作一团。因为宋君偃常常拿箭射人，又悬皮囊储血射天，诸侯们都说宋君偃在位时的宋是“桀宋”，意思是说他像夏朝的最后一个残暴的君王夏桀。

诸侯们都说：“宋国是殷商的后代，宋君偃又干开了殷纣王干的事，不能不杀死他。”就在宋君偃在位四十余年以后，在公元前 286 年，齐湣王联合楚、魏攻打宋国，杀了宋君偃。

齐、楚、魏三家分了宋地，宋灭。

蜂目豺声楚商臣

楚国的祖先是帝颡顼高阳，高阳是黄帝的子孙。高阳后传至季连，芈姓，楚人是季连的后代。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后来数传到楚王熊艰，熊艰要杀他的兄弟熊恏，熊恏出奔至隋，联合隋人袭杀他的哥哥熊艰，自己当了楚王，就是成王。成王当了楚国君，想立儿子商臣为太子。他先召来令尹子上，将他要立商臣的事，对令尹子上说了。子上不同意，说成王的年岁不大，不必急于立太子，而且商臣也不是合适的人选。他说：“君王，正当年哩，不要急于立太子。大王内宠多，立了太子，没立她们生的儿子，贬黜了她们就会发生变乱。楚国的继位人，常常不是长子，而是少子。商臣蜂目、豺声，一副残忍的样子，不能立他！”可是成王一心要立商臣，听不进令尹子上的话，竟然立了商臣。

过了几年，楚成王又变了主意，想废了商臣，立商臣的庶母兄弟公子职。一天，商臣听人说父亲要废他，他不知道是真是假，就发起愁来。他想起师傅潘崇，潘崇是位很有学问、见识高超的人。商臣很崇信他，于是他就去见师傅，他把事情的原委，对师父讲了，又问：“怎么能知道这事是真是假呢？”

潘崇略加思索，教给商臣个法子，让他孝敬成王的宠妹江芊些好吃食，又要表演得不敬重，说道：“送给王的宠妹江芊食品，请她享用，但要对她不敬。”商臣听了师傅的话并不理解，可是他知道师傅的意见高明，照着去办准没错。于是就备办了酒食请江芊，他故意用一只手端酒杯敬酒，又故意将酒泼洒在江芊身上。江芊大怒，说：“怪不得大王要杀你，立职为储君！”商臣听江芊说这话，知道事情属实，就回去见师傅。潘崇问他，他把江芊说的话全对师傅说了。最后他对师傅说：“信矣！没错啦！”

潘崇想：既然此事不虚，那么接下去就是商臣被废，居于臣位，公子职立为太子，将为楚君，于是问商臣：“将来你能事奉职吗？”商臣听师傅问他，若立了公子职，自己是否甘愿北面称臣，马上回答：“不能！”

潘崇又想：既不能北面事人，那该如何呢？于是又问：“你愿意逃亡吗？”商臣一想，逃亡在外，失去尊位，颠簸流离，如何得行！于是又答：“不能！”

潘崇听他说，不能出逃，那该怎么办呢？潘崇又问：“能行大事吗？”不能北面事人，出逃不愿，那么只剩下了一条路，就是举兵反了，所以潘崇问他能不能举大事。这回商臣回答得很干脆，说：“能！”

商臣经过悉心筹划，策动宫中卫士，包围了成王。成王想出个缓兵之计，等人来救，就提出允许他吃个熊掌而后死，宫卫回报商臣，商臣不答应。成王无奈，自己绞杀了。令尹子上没看错，商臣蜂目、豺声，是个残忍的家伙，要不，他怎么逼杀了亲父呢？

楚成王死了，商臣代父自立为楚穆王。穆王把太子宫给潘崇住，使他为太师，掌国政。楚国日渐强大。

飞将冲天，鸣则惊人

两千多年前，在荆州（今湖北江陵）北面十华里的地方，有一座更古老的城，叫做纪南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楚国的国都。楚国曾是“春秋五霸”中的一霸，战国七雄中的一雄。在几百年的征战中，它先后灭掉五十多个小国，成为雄踞长江、汉水、淮河流域的疆域广阔、实力雄厚的诸侯强国。

据说，早在周文王时，有一个叫鬻（yù 玉）熊的人。他道德高尚、知识广博，领着人们在长江中游一带垦荒，打猎，受到周文王的尊敬。鬻熊的后代熊绎，继续领着人们在那里开荒种田，做出很大成绩。周成王继位后，就封熊绎为荆国诸侯王，建都於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楚文王熊赧开始修建新都城纪南城，到他儿子楚成王时新都建成，改荆国为楚国。

楚成王后传两代，于公元前 613 年，楚庄王吕继承了王位。楚庄王登上宝座三年，只知寻欢作乐，不顾国家大事。他还下了道命令说：“有敢谏者，死无赦！”国中臣民见他下了这道命令，谁也不敢向他进忠言。但凡一个国家能立于当时，必有仁人志士涌现出来。楚国大臣中还真有不顾庄王命令，冒死谏诤的人。

一天，大臣伍举舍着性命，入见庄王，正碰上楚庄王左抱郑姬，右拥越女，坐在钟鼓之间，自享其乐。庄王见伍举进宫，立即拉长了脸，没好气地问：“你进宫来有事吗？”伍举一想，如果直接劝说庄王不能贪图享乐，要用心管理国政，不但庄王不听，反而还会被杀头的。于是他委婉地说他是来给庄王解闷的。于是给楚庄王说了一个谜语：“高山上有只大鸟，一停三年，不飞不鸣，那是什么鸟啊？”

庄王听伍举把他比作三年不飞不鸣的大鸟，心里一高兴，就随口答道：“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伍举听见庄王如此答，脸上显出惊喜之色。庄王知道他们已经互相理解了对方的意思，就挥手说：“伍举退出去吧，我知道了！”伍举高高兴兴地退出宫来。他走了几步，又犯了疑惑：楚庄王沉湎于声色乐舞之中，能下“飞鸣”的决心、振作起来吗？

一连过了好几个月，仍然不见庄王有甚么“飞鸣”的举动。一问庄王左右的人，都说楚庄王玩乐得更厉害了。伍举无可奈何，只有唉声叹气了。

大夫苏从，见伍举忠喻庄王，庄王仍不肯改过，也入宫去进忠言。庄王一见大夫苏从进宫来，知道又是一个不要命的谏诤来了。于是问道：“你没见命令吗？”苏从一本正经他说：“如能身死而让君主成为明君，也是为臣的志愿。”庄王被他的忠诚感动了，不但没下令杀他，而且听他说了下去。苏从从容容他说了些治国安邦的道理，庄王听了连连点头。从此他罢退了乐师，不再接近女色，振作精神，勤于政事。他还把那些不守法的官吏杀了好几百人；把一些忠心国事的官吏，选拔上来，委以重任；又任命苏从为令尹，把国家大政交给伍举、苏从治理。从此楚国上下，一派和谐气氛。楚庄王奋发图强，整顿内政，兴修水利，决心大干一场“一鸣惊人”的事业。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楚国的力量一天比一天雄厚。庄王三年（前 611 年），他攻灭了庸国（今湖北竹山西南），国势更加强盛起来。庄王八年（前 606 年），他带领大军去攻打陆浑（今河南嵩县北）的戎族。随后，直逼洛阳，并陈兵周王朝国都的郊外，又派人询问象徵周天子权威的九鼎的轻重，大有吞灭周王朝之势。后来又在邲（今河南荥阳北）大败晋军，陆续使鲁、宋、郑、陈等国归附于楚。楚庄王在位二十三年，一共统一了二十六个国家，扩

充土地三千里，于是成了霸主。真应验了他所说的：“飞将冲天，鸣则惊人”啦！

公子围绞杀郑敖

楚庄王“飞鸣”了一阵子之后，也死了。传位给儿子共王。共王传到儿子康王招，康王招死了，传到康王招的儿子郑敖。

郑敖在位三年，令他的叔父公子围出使往郑国去。公子围是郑敖父亲康王的兄弟。康王在位时，很宠爱他四个兄弟。这四个兄弟，一名公子围，一名子比，再就是子哲和弃疾。郑敖当了国王，因为父亲康王很爱这些兄弟，他也对四位叔父很敬重，于是就让叔父公子围，当了令尹，主管楚国的军事。不久又派他出使郑国，郑敖对叔父公子围很器重，却不知公子围怀有歹心。

公子围出使往郑国去，一路风尘仆仆，加上时值寒冬，北风呼啸，冰霜在地，好不辛苦。公子围出身贵胄，是王的子孙，生活何等优裕，那里忍受过这般辛苦，因此心中不满郑敖，恨他安享尊荣，而使自己餐风饮露。又一想：“兄终弟及”，兄长楚康王故去，也应由自己当国，平白把个王位丢了，郑敖却立为国君，自己反居臣下，心中好恨好恼！

公子围思思量量，车到了一处人烟密集的地方，听得人说楚王郑敖病了。他心生一计，便命调转马头，回到楚国。

公子围回到郢都，也不顾得休息，便入楚王宫问疾。侍卫见令尹入宫，又是王的叔父，自是无人阻拦，宫中姬妾也都退去。公子围来到病榻前，见郑敖病势沉重，他杀心顿起，瞅个冷不防，用衣衿将郑敖的头脸蒙住，并堵住了郑敖的嘴，拉断冠纓，绞杀了郑敖。又杀了郑敖的两个儿子莫和平夏。郑敖的名字叫员，死后葬郑，所以历史上称他郑敖。

公子围因出使去郑，半途而返，郑敖死了，他理当先派个使者往郑国去。

伍举见使者将出使郑国，他想如果郑伯要问楚王郑敖弃世，谁继位呢？不知使者如何回答，于是问使者道：“谁为后继人？”奉命出使的人答道：“是我国大夫公子围。”伍举更正说：“你要说是共王的儿子公子围，是康王的大弟继位。”这就使公子围名正言顺，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楚国君，没有引起诸侯的不满，楚国也没再发生变乱。楚公子围继位后就是楚灵王。

楚灵王日暮穷途

楚国令尹公子围，绞杀了楚王郢敖，继位就是楚灵王。灵王三年派遣使臣到晋国去，告诉晋平公要会诸侯。于是楚灵王在申国与诸侯大会，订盟约。盟约订了以后，楚灵王很骄傲，意思是自己当了盟主，可以称霸了。后来楚灵王领着诸侯兵讨伐吴国，包围了吴地朱方。

原来吴朱方这块地方是吴国给齐相国庆封的。上文说过齐庄公强崔杼妻和他私通，崔杼的党徒杀死了齐庄公，立了庄公异母弟公子杵臼为景公。景公时，齐右相崔杼与左相庆封不和，庆封借着崔氏内讧，灭尽崔氏。庆封当上齐相国，他专权骄横，爱喝酒，好打猎。齐国的田、鲍、高、栾氏联合庆封的儿子庆舍，包围庆封寝宫，庆封出奔，逃到吴国，吴国给他朱方这块地方让他安身，庆封的家族就此居住在吴国朱方这块地方。

楚灵王包围朱方约一个月，才把它攻下来，捉到庆封，把他囚了起来，又灭了庆封家族。

一天，楚灵王命人把庆封押到诸侯面前，拿他示众，打算杀他。当押着庆封示众时，楚灵王向诸侯兵宣告：“不要效法齐庆封弑其君！”庆封自知必死，不管怎样也难活命了，所以就反唇相讥：“不要像楚共王的孽子围杀他的君王，自己当国君！”庆封也揭了楚灵王的底，惹得人们大笑。灵王大怒，使公子弃疾，立即将庆封杀死。

灵王八年（前 533 年），楚灵王使公子弃疾带兵前去灭陈。二年后，灵王召蔡侯饮酒，蔡侯醉后被杀。陈国灭，蔡侯死，灵王封公子弃疾为陈蔡公。楚灵王又使荡侯付伐徐，恐吓吴国。他自己驻扎在乾溪（今安徽亳县），威震八方。灵王在乾溪，心满意足，乐不思返，叫太子禄在郢都监国。连年争战，楚国人不胜劳瘁，心中积下怨恨。恰在这时爆发了置灵王于死地的一件事：当初楚灵王会诸侯于申，曾羞辱过越国大夫常寿过，杀了蔡国大夫观起。观起的儿子观从，逃亡到吴国，劝吴王伐楚。观从又到越，策动越大夫常寿过作乱，然后又以公子弃疾的名义到晋国去，召回因内乱逃到晋国去避难的公子比。公子比来到蔡国后，见了弃疾，订立盟约。于是灵王围的三个兄弟公子比、公子弃疾、公子皙等率陈、蔡、许国军队的兵入楚国，杀了楚灵王的儿子太子禄及公子罢敌。公子比当了楚国新君。公子皙当了令尹，公子弃疾作了司马。他们又派观从随司马弃疾的队伍到乾溪去说：“楚国已经有了新君。先回去的恢复爵位，还给他的封邑家产，后回去的迁他到别处去。”

楚灵王率领的人众，一听国家已立新王，先回去的爵位、封邑、田地、家室都可有，后回去的，迁徙到异地。于是纷纷溃散，逃走。

楚灵王一听到太子禄和公子罢敌被杀，也顾不了人众逃散的事，悲痛欲绝，从车上扑到车下，大声号哭。哭得声嘶力竭，过了好久，停住哭声，问侍从的人说：“人们疼爱他的儿子，也是这样么？”侍者说：“小人们比大王更疼爱自己的儿子，因为老来无子，一定会路死沟壑！”楚灵王听侍者说老来无子，一定饥寒而死，坑死坑埋，路死路埋，才有点良心发现，说：“我杀人家的儿子太多了，自己怎能不尝这痛苦呢？”侍者听灵王说他杀人太多，自己该当这样，心中思忖，可惜灵王明白得太晚了。

灵王的右尹见大势已去，劝他等待于荒郊野外，听国人处置。灵王自知作恶多端，他说：“众怒难犯！”右尹又劝他：“到大县里去，向诸侯乞师。”灵王知道众叛亲离，诸侯更难指望。说：“都叛离去了！”最后右尹劝他逃

奔到诸侯国去，听大国的安排。楚灵王长叹道：“大福不再，只自取辱啊！”

楚灵王想乘船去鄢（音淹，鄢水在湖北）。右尹见灵王不用他的主意，他不愿和灵王同生死，就偷偷的离开船，和最后留下的几个人，一同逃命去了。

楚灵王剩下只身一人，只好弃船逃进山里，山野之民，不敢收容，于是他整天独自徬徨山中，不得饮食。这时正当初春，树木扶疏，草也长出来了，山泉汨汨，俊鸟飞鸣。楚灵王饥肠辘辘，那里有什么心情玩山观水。他游荡着，游荡着……最后实在饿极了，抓把野草，捋把树叶，塞进嘴里，嚼了几下，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于是又吐了出来。你想灵王吃尽山珍海味，日常生活中饫甘厌肥，那里能咽得下这绿叶青草，牛马的草料。

一天他徬徨着，游荡着。正拖着饥饿的身躯，迈着无力的双腿，向前晃动，抬头见前面走过一个人。他定睛一看，原来是旧日的一个小宫儿。灵王一见，如同遇到救星，伸开双手，将他抓住，就说：“为我找些吃食，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那个旧日的小宫见一个毛发苍苍，锦衣破碎的人将他抓住，正在惊骇，一听抓住他的那个人说，他已经三天未曾饮食，让自己为他寻些吃的，方知道拉住他的，乃是旧国君灵王，因此就说：“新王下达了法令，有给王饮食和跟随大王的，罪灭三族！”他又摊开双手说：“况且又没有地方找到吃食。”

楚灵王见那个人说不能为他寻找食物，但是既然抓住了一个人，决不能放他走掉。自己走得疲惫不堪，就拉住那人坐下，自己枕着人家的大腿睡着了。那人见灵王睡熟，就从身边扒拉过一堆土来，把灵王轻轻推过去，让他睡在土堆上，仍像枕着人的大腿一样，自己悄悄躲闪开，偷偷的逃走了。

楚灵王原来怕那人逃走，所以才枕了那人的大腿，方才睡看，不料睡了片刻，饥饿难当，睡不安稳，睁眼一看，在自己睡熟后，那个人竟逃走了。灵王又饥又疲，于是卧在地上不能爬起来了。也是灵王不该当死，却遇见了一个旧日臣子芋尹申无宇的儿子申亥。

申亥感念灵王在父亲申无宇“再犯王命”时，灵王不杀的大恩，他听说是灵王躲进山里，就入山寻找灵王。

申亥的父亲申无宇，原来曾弄断过灵王的施旗，依法当斩，可是灵王未曾杀他，又一次是申无宇的管门人有了过错，逃到灵王的章华宫中去了，申无宇一气，竟闯进宫去，将那管门人捉拿出宫去，按理也是死罪，灵王又赦免了他。

申亥感念灵王两次没杀其父的大恩，因此不避新王法令，入山寻到灵王，将他带回家里，好生事奉。过了两个月，灵王自缢死在申亥家中。申亥埋葬了灵王，这也罢了，又极为愚蠢的使两个女儿从葬而死。

公子弃疾逼死初王

楚灵王死去了，楚灵王的兄弟子比立为初王。

初王子比，是个胆小心慈的人，他见太子禄及公子罢敌被杀，心中老大不忍。他到蔡国去，带兵入楚，也都是别人的主意。他只知道灵王兵溃，却不知灵王穷途末路已死，因此总怕灵王忽的一天杀将回来，因此心中惴惴不安。

跟随楚初王报了父仇，立了大功的观从，是个很有见识的人。他见初王软弱，令尹公子皙也不是个拿得起事的人，可是公子弃疾却是个有手段、有心计的。并且公子弃疾，身为司马掌握兵权，也是楚共王的儿子，楚灵王和楚初王的兄弟，一旦起来作乱，初王子比，令尹子皙，哪里是他的对手！因此他对楚初王子比说：“不杀弃疾，虽然得到国家，就像得了祸害一样。”初王说：“可是我不忍心杀弃疾。”观从见楚初王如此软弱，恐怕将来他被杀或被废，就说：“王不忍杀人，别人可忍心杀大王。”初王不听。

司马弃疾用了观从，使灵王的士卒溃散，灵王的臣下，也纷纷离去，灵王入山，弃疾得胜。观从自军中先回到初王身边，劝说初王杀掉弃疾，初王不忍，观从见情况不佳，就离开初王走了。司马弃疾回到郢都。自从弃疾回来后，出现了一件怪事，就是楚国官民，常常夜里惊怕呼叫“灵王来了！”

楚初王在王宫中也听人夜间吵吵嚷嚷：“灵王回来了”。他本来就是担心灵王领兵回来，给太子禄报仇，这一来更吓得心惊肉跳，夜不成眠，食不甘味。

这事是公子弃疾搞的鬼。他深知初王子比和令尹子皙胆子小怕事，他想子比没费吹灰之力，只不过他比自己年长，就当上国君。按理，这楚王的王位应当由他这陈蔡公承继。因此他使人每晚呼唤：“灵王回来了！”他想借此办法吓死或吓跑初王。

一天，他传来江上的船夫们，让他们沿江呼号：“灵王到了，要杀楚国新君！”入夜江风怒号，波涛狂吼，众家船夫，听从司马弃疾的号令，沿江号呼：“灵王到了，要杀新国君！”江水滔滔，江水呜咽，船夫们沿江呼号，声音凄厉。夜静更深，传得很远，连王宫中的初王也听到了。公子弃疾，又叫他的心腹曼成然对楚初王子比和令尹子皙说：“灵王到了，楚国人磨拳擦掌要杀新君，大王早早拿主意吧！”

楚初王听说是灵王这回真的回来了，他吓得浑身筛糠似的哆嗦起来，曼成然叫他早打主意，除了死路一条，他还有甚么主意好打。

曼成然见楚王不说话，也无所举动，心中急切，又加上一句：“众怒难犯，像水火一样无情。你早自想办法，别自找羞辱。”初王子比当了十几天的楚王，自杀了。

公子弃疾和曼成然又用这种方法，逼使令尹子皙也结束了性命。

弃疾继位，使曼成然当了令尹，并且把观从召回，叫他为官从政，当了楚国的卜师。

弃疾继位为楚平王，改名熊居。这事发生在公元前 528 年。

伍子胥鞭尸

楚平王熊居，以诡诈杀两王自立，害怕诸侯及国人不服，于是对百姓施惠，假意恤小怜民，重用卿士，修政教。他又将陈蔡的国土归还给陈蔡，使陈君、蔡侯的子孙奉祀。又把楚国侵占郑国的地方归还给郑。

狐狸尾巴虽可藏它一时，可是终究是藏不住的。在为太子建娶妇时，他那狐狸尾巴就露出来楚平王娶的是蔡国女，生下太子建。他为太子建聘了秦女为太子妃，让太子傅费无忌为太子接亲。费无忌是个阿谀主子的势利小人。

费无忌来到秦国，以接亲使臣的身份得见秦女。他见秦女生得美貌非凡，顿生歹心。他想：太子只尊敬太傅伍奢，不喜欢自己这个少傅。将来平王弃位，太子建立为楚王，对自己不利。不如离间了平王父子，先巩固自己的地位，再下手整治太子建。坏主意想好，待秦女上路，他就打马先回楚国，来见楚平王。

楚平王见费无忌跑得气喘汗流，不知何故，问他，他请平王屏退左右，方低声说道：“秦女绝美，大王可以自娶，另给太子娶妇。”如果楚平王是个有道之人，不但不会采纳费无忌的主意，还会降罪与他。可是费无忌吃透了平王是个无道的好色之徒，才敢如此大胆。

楚平王听了费无忌的话，待新妇入宫下来参见。平王见她果然生得美貌非凡。平王见她参拜时，似随风起舞的花枝，如飞翔慢落的轻雁，真个看得出了神，傻了眼。费无忌心中暗喜。楚平王乐不可支，于是便将新妇霸占为已有，另为太子建娶了个媳妇。

楚平王娶了秦女后，极为爱幸。不久生下个儿子。取名叫轸。太子建的生母，本来淑静，楚平王自娶了秦女后，对她更加冷淡。

费无忌为平王立了一“功”，取得平王宠信。可是他心怀鬼胎，他怕一旦平王去世，太子建定饶他不了，就加劲向平王进谗言。平王对太子建和太子建的母亲更加疏远。因为平王也觉得自己娶了太子建的新妇，左看右看，都觉得太子建碍眼，于是借口让太子建备边，使他去守城父（在今河南宝丰县境内）。

太子建离开了郢都，费无忌进谗言就更加方便。太子建离去不久，他对楚平王说：“太子建已知君王娶了他的媳妇，心怀怨望，希望大王多加戒备。太子将兵在外，外交诸侯，恐将为乱。”

楚平王听信了费无忌的话，心中不悦，便把太子傅伍奢召来，责问他。伍奢对费无忌害太子的事，瞭若指掌，他知道回护太子，将会遭遇凶险，但伍奢为人正直，决不在危难面前说违心的话，做昧良心的事。他说：“王奈何因为谗贼小人，疏远至亲？”

楚平王听了，不再言语，伍奢退下。费无忌知道了伍奢对平王讲的话，心中自思，伍奢老贼真是厉害，如果平王听了他的话，我焉能活命，于是又进谗言道：“伍奢暗中教唆太子仇视君父，如今不制伏，待其事成，大王将……”费无忌卖了个关子，不说下去。其实他不说比说出来还厉害。费无忌的这话打中了楚平王，平王一想，先是害怕，后来大怒，命人将伍奢捉来，投入狱中。又命城父司马奋扬，去杀太子。城父司马奋扬，也知太子无辜，不忍下手，在他未到太子住处前，先令人去告诉太子：“太子急急逃走，不然就会遭杀害。”

太子建出亡，逃到宋国去了。

不说太子出逃，再说费无忌思量：伍奢有两个儿子，武艺都很不错，斩草不除根，必将留下后患。于是他又对楚平王说：“如今囚了伍奢，伍奢的儿子必然怨恨，如果杀了伍奢，留下伍奢的两个儿子，必成为楚国祸患。如果不杀伍奢，太子建得到伍奢，如虎添翼，如何了得！不如以伍奢为人质，诓他的两个儿子来，一并杀了。”

楚平王因费无忌得了个美人，因此对他是言听计从，立即下令叫伍奢召他的两个儿子，说：“能招到你的两个儿子来，就不杀你，不能招他们来，必死无疑。”

伍奢是何等样人，一听这活，就知道这是费无忌的调虎离山、一网打尽之计，他思索了许久，请人回覆楚王：“伍尚会来，伍子胥一定不来。”楚平王听了，不知何故，又命人去问：“何以如此？”伍奢深知两个儿子为人处世，绝对不同。伍尚为人仁厚，听到前来可使父亲不死，他一定不顾生死前来，伍子胥少年时好学文，长大后又习武，他文能治国，武能安天下，聪明又好谋虑，知道来了必死，必然不来，于是对使者说：“伍尚重孝道、仁爱，听说召来可免父亲一死，他会不顾生死必然前来：伍子胥为人有智谋，知道来了必死，一定不来。”伍奢说完，沉思了一会儿，心中念道，将来成为楚国忧患的必是此子。于是请使者上启平王：“伍子胥不来，但将来成为楚国忧患的，必然是他。”使者见伍奢即将就死，还为楚国担忧，心中不忍，含泪回覆平王去了。

使者覆命时，把伍奢的话对楚平王说了，又加上一句：“伍子胥有智谋，能成大事。”楚平王却不理会，立即派人前去，召伍氏兄弟说：“来，可以赦免你父亲。”并且假称伍奢也命他们前来。

使臣来召伍尚和伍子胥，伍尚听说“奉召可免父死”，马上就要上路。伍子胥说：“平王要召我兄弟，并非为免父死。而是怕我兄弟逃走，产生后患，所以用老父为质，诈称父命召我二人，二人前去，一定是父子一同被杀，有甚么好处？不如逃奔他国，借诸侯兵力，报仇雪耻。”他又着重说了句：“奉召去死，又有甚么益处？”伍尚和伍子胥这哥俩想的不一样，伍尚认为：因为儿子前去，父亲就可不死，儿子不去，就是不孝。他又想父亲被无辜杀害，不能报仇是无志谋，心中估量着，替父亲报仇，自己不如兄弟，于是便说：“听到父亲能够免死不去，是不孝；父亲被屈而死，不能报仇是无志谋。我揣度担任报仇的事，我不如你，你快逃走吧！我同父亲去死！”伍尚让兄弟伍子胥逃走了，自己跟着使者去了。使者见伍子胥逃跑了，叫人紧追不舍。伍子胥弯弓搭箭就射，一面射，一面说：“父亲有罪，为甚么召他的儿子？”人们见伍子胥射倒了追在前面的人，也就不敢再追了。伍子胥逃出楚国，听说太子建在宋国，于是也逃到宋国去了。伍尚跟了使者来到囚伍奢的狱中，父子见面，伍奢听说伍子胥逃亡出去，叹道：“伍子胥逃走，楚国就危险了！”押送伍尚来的人和守监的人听到，无不落泪。

伍尚捉到了，伍子胥逃走了，楚平王下令，将伍氏父子杀害。楚国的忠良屈死！

伍子胥仓惶逃到宋国，见了太子建，商议如问

借诸侯之力，返回楚国，杀死奸臣费无忌。不巧遇上宋国发生变乱，伍子胥偕同太子建又逃往郑国。

郑国人知道太子建受谗害，伍子胥父兄刚正仁孝被杀戮，因此对他们很好。太子建又到晋国去见晋顷公，想借晋国的兵力，顷公说：“太子和郑国

交好，郑人相信太子，太子回去，作为我的内应。我领兵去攻破郑国，就拿他来交付太子，何如？”若是太子建冷静一些，伍子胥不是那样急于报仇，他们会拒绝晋顷公的要求，这虽然会使晋顷公不乐意，但不致坏了大事。无奈太子建急于求成，伍子胥又报仇心切，他们不考虑如果事情不成的后果，因此太子建就回到郑国，打算和晋顷公里应外合，一举灭郑。不想太子建的图谋被郑定公知道了，就和子产一同诛杀了太子建。

楚太子建被杀，伍子胥偷偷的携了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逃向吴国去。

伍子胥带公子胜，逃到吴国，银钱用尽，只好吹箫吴市，求乞过活。后来得识公子光，他推荐专诸刺杀了王僚，公子光登上吴王位，西向伐楚，大破楚师，打进楚都城郢。伍子胥知楚平王已死，楚昭王逃走，他无法解恨，就挖开楚平王的坟墓，鞭尸三百。伍子胥左脚踩住楚平王的肚子，右手挖出楚平王的双目，骂道：“你听信谗言，杀我父兄，我的父亲、哥哥死得好不冤枉！”

伍子胥掘坟、鞭尸，大仇已报，回来找寻费无忌。而那个谗佞小人，早因吴兵伐楚，楚国臣民恨他入骨，被人杀死并灭了他的家。

楚昭王仁让，白公胜乱楚

楚平王是个昏君，落得个掘坟鞭尸被人唾骂，可是他的儿子楚昭王，却是个不错的楚王。

吴王阖闾伐楚入郢，楚昭王逃往随（今湖北随县）。阖闾发兵攻随，对随人说：“周王的子孙封在江汉间的，都被楚国灭尽了。”这时随国已被楚灭掉，随国人听到这话，决心要杀死昭王，昭王的臣子子綦（qí 旗），把昭王藏了起来，自己扮作昭王，挺身而出，对随人说他就是楚王，随人可以拿他送吴王军中。随人见找不到昭王，昭王臣下又如此忠心，就对吴王说：“昭王出亡，不在随。”吴王要到随国去自行寻找，随人不答应，吴王只好领兵自去。

昭王被迫逃出郢都时，命申包胥去秦国求救兵。吴兵败，加有内乱，退兵回吴。昭王回郢。

楚王听说吴王阖闾回国去后，又出兵伐陈，楚昭王发兵救陈，驻军城父。因为吴、楚连年战乱，加上自郢迁都到都（今湖北宜城东南），昭王劳乏过度，病在军中。当时人迷信，说：“有一块赤云，正压楚军军营上方，这对楚王不利。不过祈祷可以使灾难移给将相。”因为国家多难，上下一心，将相要求以身代楚王。昭王说：“将相，孤的肱股，祸移肱股，要身体有何用？”

有人占卜说河神为祟，请向河神祈祷。昭王不许，说：“自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怎会得罪河神？”又不许祈祷。

楚昭王的病越来越重，他说：“孤王无德，再辱楚国军。今得寿终天年，是极为幸运的。”于是安排身后事，让他的兄弟公子申继位，公子申坚决辞让，又让公子结，公子结也不应许。最后让少弟公子闾，五让，公子闾方才答应。昭王的兄弟们比他们的父辈仁让，楚昭王安排了身后之事，病死军中。

楚昭王死了，公子闾对楚国大臣们说：“王病中，不立儿子而让位群臣。我所以允许王，是宽王的心，如今君王去世，我岂敢忘君王的心意！”于是埋伏军队，封锁了道路，子西和子期使人迎昭王的儿子章，立为惠王。罢兵归楚。

楚惠王继位后，出了个乱子。原来令尹子西得知故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流落吴国，使人把他召回楚国，封于白（地名），当大夫。后来人称公子胜为白公，也称白胜，白胜喜欢练武、练兵，礼贤下士。他说要替父报仇。

白公胜回到楚国四年，向令尹子西请兵伐郑，子西虽允许了他，但不发兵。又过了几年，晋国伐郑，郑向楚求救，楚国派了令尹子西领兵前去救郑，子西和郑盟好，因此白胜心怨子西，想杀令尹子西和司马子期。

白胜想杀人，正在磨剑，司马子期的儿子平来了，他见白胜磨剑，就问：“王孙为什么磨剑？”白胜说：“我心肠直，不告诉你，就不能算直性子。磨剑是为了要杀你父亲和令尹。”子期的儿子听了大惊，连忙去告诉令尹子西，子西笑了，说：“哪里会有这事？白胜像鸟卵，是我把他孵育成的。等我死了，令尹、司马，不是白胜能是谁？胜不需要这样！”子西不相信白胜要杀子期和自己。

不久，白胜和力士石乞果然动手将子西、子期杀了。又将楚惠王劫走，放在高府。惠王的侍从屈固，背着惠王，逃到惠王母亲楚昭王夫人越女宫中躲藏起来。白胜自己当上楚王。一个月后，楚大夫子高和惠王的徒众，联合起来攻打白胜，将他杀死。

楚怀王受骗

楚惠王身后，八传至熊槐，继位为楚怀王。当楚怀王继位时，秦国惠王当政，用张仪为相。楚怀王也有霸天下的野心，就命柱国昭阳领兵攻打魏国，夺取魏国八个城，大胜。昭阳乘胜移兵攻打齐国，齐成王十分忧愁。

秦国使臣陈轸此时恰在齐国。齐王正不得主意，问他：“楚王用兵攻来，有什么办法对付？”陈轸略加思索，便说：“王不要发愁，我去请他罢兵。”齐威王半信半疑，请陈轸入楚营，去见昭阳。陈轸进楚营，见到昭阳，施礼已毕，就提了个问题说：“陈轸愿听听楚国的法令，破敌杀将的人，可以得到怎样高贵的爵位？”昭阳回答说：“官为上柱国，再就是令尹。”陈轸说：“如今你已是令尹了。我来打个比方吧。”他说有一家主人，给了客人们一杯酒。有人说一杯酒，不能大家都喝，咱们在地上画蛇吧，谁先画成，得饮这酒。大家同意了。于是发出号令画蛇。一人先画成了，见别人还没画好，于是端酒要喝，可是他却不喝，自言自语地说：“我能给它添足！”等他画蛇足时，后一人已将蛇画成，夺过酒来喝干了，说：“蛇本无足，你今给它画上足，不是蛇！”陈轸把“画蛇添足”的故事说完，又加上几句：“攻齐胜了，爵不在令尹之上，攻齐不胜，身死爵夺，且有毁于楚。是画蛇添足。”

昭阳听懂了陈轸的意思，他不干这画蛇添足的事了，于是引兵退走。

昭阳退兵回国，楚怀王听从苏秦的话，与燕、韩、赵、魏、齐联合——合纵，楚国当了纵长。楚、齐合好。

此时秦国惠王在位，对齐、楚的合纵友好，很有顾虑，就虚张声势，假称：“张仪免秦国相”，让他南向入楚，去说楚怀王，破坏合纵。

张仪来到楚国，见了怀王，说：“秦王最喜欢的人，就是大王，张仪也极愿意当大王的守门人。秦王最恨齐王，张仪也是这样。如果大王能和齐国绝交，派使者随张仪西去，取回秦过去分得的楚国商於（自陕西商县至河南内乡一带）的六百里土地。这样一来，北可以弱齐，西有德于秦，又得到可以致富的商放六百里地。这是一举得三利的事。”

楚怀王听了张仪的花言巧语，收回六百里商於之地打动了怀王，他马上把楚国相印交给张仪，并向群臣说：“我又能得到我的商於六百里土地了。”臣下都来致贺，只有陈轸不贺。楚怀王不高兴了，问陈轸不贺的原因。陈轸说：“秦所以尊重大王，是因为齐国和你合纵友好。如今地没得到，却先和齐国绝交，使楚国孤立无援，秦惠王何必敬重一个孤立无援的国家？那么秦国一定轻楚！如果让秦国先给商於之地，再和齐绝交，秦王一定不肯。如果先和齐绝交，后再要回商於之地，一定会上当受骗。大王受了骗，一定怨恨秦国，怨恨张仪，这么一来，西起秦患，北绝齐交，所以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陈轸想为楚王出些主意。像下棋一样，他一连看了下面的几步棋。他说，绝齐只是孤立自己。楚怀王利令智昏，听不进陈轸的话，他一心想得六百里商於之地，于是派了两个将军去往秦国接受商於地方六百里。

张仪取得了楚怀王的信任后，回秦国去了。回去后，说喝醉酒从车上摔下来，在家装病，三个月也不出来见客。楚国自然没有得到商於之地。楚怀王应当明白了，可是他不但不认为秦国欺骗他，反而怕秦国以为他“绝齐尚薄”，于是派了个勇士宋遗，到齐国去侮辱齐王，齐王大怒，撕毁了和楚的盟约，转去和秦交好。合纵被破坏了。

合纵破坏之后，张仪才出来见宾客。他见到楚王派来的两个将军，反而怨他们为什么不去收回土地，并且说：“赶快去收吧，从某处到某处，南北长六里的地方。”楚国两个将军听说秦国给楚的是这么一小块地方，大吃一惊，忙说：“我们被命来接受的是商於六百里地，不是六里！”六百里地？不过是怀王的梦想，秦国自然不给，于是两人只好回楚国去了。

二人回到楚国，将事情原委上报楚怀王，怀王大怒，即将兴师伐秦。陈轸又来劝说怀王不要伐秦。他说：“不如拿个有名的大城贿赂秦国，秦、楚合兵伐齐，尚可把失于秦的从齐国取偿回来。现在既与齐绝交，又向秦责讨商於之地，是促使秦、齐交好，招天下兵来代楚。”楚怀王一面恨张仪欺骗了他，一面又心疼商於的六百里之地未能到手。再用一座名城贿赂秦国，如何得行！因此不听陈轸的话，发兵西击秦国。

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年），楚师于丹阳与秦兵打了仗。秦兵骁勇，大败楚军，杀楚甲士八万，俘虏大将军、裨将七十余人，并且掠占了汉中之地。

楚怀王见损兵折将，心中又急又气，令发楚军全体出动，再次攻打秦国。秦以逸待劳，战于蓝田，楚军又被打得大败。韩、魏得知楚国的困境，也趁机攻袭楚国。

第二年，秦派使臣说要把汉中的一半给楚国，要求两国和好。楚怀王恨张仪，恨入骨髓，对秦使者说：“愿得张仪，不愿得地。”秦国使者回去，对秦王说了。张仪听了这话，就请求秦王派他到楚国去。秦王说：“楚王正要得到你才甘心，如何使得？”张仪不愧是能言巧辩的人。他笑道：“臣和怀王的左右靳尚友好，靳尚得侍楚王宠姬郑袖。郑袖的话，楚王无不听从。我上次出使负约，后来秦、楚大战，两国交恶，非臣面谢不解。况且有大王在，楚王不敢诛杀张仪，如果真的杀了我，对秦国有利，我是甘心情愿的。”

秦王听他说的有理，对秦国如此忠心，于是派张仪使楚。

张仪来到楚国，求见楚王，楚王不见，并且命人将张仪囚了起来，将要杀他。靳尚收了秦国许多贿赂，得知张仪被囚，急忙来见楚王，说：“囚起张仪，秦王一定恼怒，天下见楚无秦为援，必然轻视大王！”秦、楚打过仗，两国交恶，诸侯都知道，还有什么有无秦作后援的问题呢，这话连楚王也听不进去。

靳尚见楚王无动于衷，又赶忙去见郑袖。嬖臣很懂宠姬的心理。他对郑袖说：“秦王喜爱张仪，而怀王要杀他。如今秦王要拿上庸（在今湖北竹山县境内）之地六县贿赂大王，来赎张仪，听说还要选美人嫁给大王，拿秦宫中能歌善舞的为媵（yìng 映，陪嫁的妾）。君王重视得来的上庸六县之地，秦女必贵。可是夫人你呢？必然被斥黜了。夫人不如请大王放出张仪，毋须秦女和上庸之地。”

楚怀王的宠姬郑袖一想：秦以上庸六县并美女贿赂大王，随嫁的人都是秦宫善歌舞的。是啊！君王重地，秦女必贵。那么……

郑袖听信了靳尚的鬼话，向楚王进言，放出张仪。如果放了张仪，让他回秦国去，也就罢了。不想怀王放出张仪后，竟又对他很好。因此张仪得机会，劝说楚王与秦合好，结为婚姻。张仪说动楚王，回秦国去了。

这时三闾大夫屈原出使齐国回来，他深知张仪必怀诡诈骗楚国，于是他向楚王提出：“为甚么不杀张仪？”楚怀王一想张仪以骗术使齐、楚绝交，秦、楚两次大战，使楚国损兵折将，张仪该杀！怀王后悔了，派人追杀张仪。张仪如同脱钩的鱼，破网的鸟，那敢怠慢，急忙走脱，那里追得着！

楚怀王十八年（前 311 年），秦惠王死了，后来秦武王的儿子昭襄王继位。齐湣王与韩、赵、魏、燕、楚“合纵”，齐湣王当纵长。不久楚怀王背约又与秦盟好，约为婚姻。秦昭襄王贿赂楚王，说要给上庸之地，并要楚王往秦国去迎妇，与秦昭襄王会於黄棘（在今河南新野县境内，音吉）。齐、韩、魏，因楚背纵约，三国合兵伐楚。楚怀王让太子去秦国当人质，请秦国发救兵。秦兵来了，各国引兵自去。

楚太子在秦当人质，和秦国大夫私斗，杀了秦大夫，逃回楚国。秦昭襄王与齐、韩、魏合兵攻打楚国，杀楚将，占领了楚地重丘（约今山东菏泽），方引兵去。第二年，秦军攻楚，杀楚军二万和楚将景缺。怀王害怕秦兵，把太子质于齐，求得秦国罢兵。又过了一年，秦又攻打楚国，夺走楚八城。

楚怀王反反复复，一会和秦连横，一会又和齐国等合纵，弄得两面不是人，又损兵折将，丢失国土。正在这时，秦昭襄王给楚怀王一封书信，说：“原来两国约为兄弟，在黄棘订盟，以太子为质，两国交好。不料太子凌辱杀死我大臣，我实在怒极，方以兵犯楚国。秦、楚两国，境接界连，久为至好，结为婚姻。秦、楚不合，不能令诸侯听命。因此愿与君王会武关（在陕西商县东，是秦国南关），结盟好。”

楚怀王得秦王书信，想去，又怕受骗；不去，怕秦王恼怒而发兵。楚国大臣昭雎说：“秦虎狼之国，有吞并诸侯之心，不可信，大王千万不要去，可以发兵自守。”

楚王正不得主意，楚王的儿子公子兰是个无知的软骨头，他说：“为甚么不和秦交好，惹秦王不高兴呢？父王应当去。”于是楚怀王准备车马，前去武关，会见秦王。岂料秦昭襄王派遣了一个将军，埋伏在武关，伪称秦王。待楚怀王一入武关，就把关门紧闭，那个将军和楚王一同到了咸阳，在章台朝见秦王。朝见时让楚王行的礼如同番臣，楚王大怒，后悔没听昭雎的话，上了秦王的当，但也无计可施。秦国留住楚王，不让回国，要挟楚国割巫（今四川巫县）和黔中（今湖南武陵县西）之郡。楚王要求先结盟，秦王要求先得地。楚怀王发怒了，说：“秦王骗我来，又强要我地！不许！”因此久不得回归楚国。

楚大臣见怀王被稽留，只好到齐国去，迎太子回来，立为顷襄王。秦昭襄王见楚国立了新王对抗秦国，大怒，发兵出武关，讨伐楚国，斩杀楚士卒五万，楚军大败，秦国夺取析（今河南内乡县境内）和附近的十五城。

楚怀王逃走，打算逃回楚国，被秦国发觉了，拦住了通往楚国的道路，秦兵追到，又把楚王挟到咸阳。怀王又急又恨，又累又怕，病发，身死。秦王见留也无用，就送怀王丧车回归楚国。楚国人可怜他被骗后客死异国，像死了亲戚一样哀悼他。

楚怀王一生反反复复，正确的意见听不进，佞臣嬖姬的话却爱听，最后落得个丧权辱国，客死他乡！

自此之后秦国多次讨伐楚国，割上庸、汉北，打下楚西陵、巫、黔中郡，最后秦将王翦，破楚国、虏楚王负刍（前 223 年），灭楚为秦郡。

秦穆公三用孟明

秦国的祖先是帝颛顼的苗裔，他的后代中有个名叫女修的。传说女修在纺织时，一只黑色大鸟下了个蛋，女修捡来吃了，生了个儿子，取名大业。大业生大费，大费助禹治水有功，又帮帝舜驯鸟兽有功，赐姓嬴。其后代立国为秦，世称嬴秦。

秦国在秦穆公的时候，国势日益强盛。秦穆公是个有作为的人，他娶的是晋国太子申生的姐妹穆姬。陪嫁的奴仆中有个是晋灭虞国时虏来的虞大夫百里奚。百里奚从秦国逃走了，被楚人捉住。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是贤士，就故意说百里奚是逃亡的奴隶，用五张老羊皮赎了回来。秦穆公得了贤士百里奚，秦国治理得越来越好。

一次，郑国的守门官吏出卖郑国，对秦穆公说他管郑国的城门，请穆公袭郑，他开城门接应，秦穆公问百里奚和他的好友蹇叔，他们说：“路经好几个国家到千里以外偷袭人家，很难得利。郑国人卖郑，怎么知道秦国人中就没有出卖秦的？不要去。”秦穆公不听，决定发兵。

秦穆公派了三位将军领兵，一个是百里奚的儿子孟明，一个是蹇叔的儿子西乞术，还有个白乙丙。

百里奚与蹇叔为秦穆公治秦，出了很多好主意。现在两人年岁大了，不同意秦穆公出兵伐郑，因为儿子为将出征，就哭着来送他们。秦穆公很生气，但因两位老人为秦国出过力，所以也没有对他们怎的。

公元前 628 年，秦军前去袭郑，路上碰到郑国商人弦高，他赶着将要卖给周的十二头牛，路遇秦兵，假托郑国已设守御，让他以十二头牛劳军。秦军认为郑人已有准备，便带兵回转，路过晋边邑滑，顺手牵羊，灭滑（在今河南偃氏县境内）。

这时晋文公的丧事还没办完，晋襄公大怒道：“秦欺侮我丧君父，乘丧破我滑！”于是就穿着黑丧服统领兵士，迎击秦军于殽（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北），大破秦军，把秦国领兵的三个将军都虏了回去。

晋文公重耳的夫人文嬴，是晋襄公的嫡母，对襄公说：“听说虏来秦将孟明、西乞术、白乙丙。这三个人实在是挑拨秦、晋两君不和的罪魁祸首，秦国国君如若得到这三个人，吃了他们的肉，犹恐不足解恨。晋国无需杀他们，放他们回秦国去，使秦君自去杀他们，不好吗？”

晋襄公听母亲文嬴说得有理，且碍于母亲的情面，于是放走孟明、西乞术、白乙丙。

晋大夫老臣先转入朝，问到秦国三将，晋襄公说：“夫人请求放他们，我已经放他们走了！”先轸大怒说：“晋军将士，舍性命，虏三人于战场，却因为妇人的鬼话，纵他们回去。晋国灭亡就在眼前了！”说完，唾了一大口口水。

晋襄公也后悔起来，派先轸追他们回来，当晋军追到黄河边上，三人已在船上了。

三将回到秦国，没想到秦穆公远远迎出郊外，并且设宴款待孟明等，说：“都是因为我不听百里奚、蹇叔的话，让你们三位受辱了！”三人谢罪，说打败了仗。秦穆公说：“三位将军有何罪？今后不忘报仇雪耻就是了。”酒宴后，秦王仍让三人为将练兵，准备报仇雪耻。

三年后（前 625 年），孟明等再次率兵伐晋，在彭衙交战，这回秦兵遇

上了劲敌。先轸的儿子先且居和赵衰，早就渡过黄河，在彭衙堵住秦兵，孟明带领的秦军被打得大败。孟明打败回国，非常羞愧，可是秦穆公对孟明等仍然和上一次一样，让他们好生练兵，报仇。时光易过，又是一年，孟明等人练得人强马壮，三次起兵伐晋，在渡过河后，焚烧了战船，表示不留退路，争取必胜的信心。于是大败晋军。

仗打胜了，秦穆公自茅津渡河，把征讨晋国而去世的士卒尸骨，收殓埋葬。他身穿孝服，主持丧事，痛哭失声。他在军中发誓，要记住这次教训。他说：“古人作事要和老年人商议，才能少出错。因为我不听蹇叔和百里奚的劝告，所以使士卒死亡多人，我发誓记住这次教训，并且让后世也牢记我的过错！”

秦穆公向秦国士卒申明，他没听蹇叔、百里奚的主意，酿成兵卒丧生，秦师败绩的大错，使后世勿忘。他也算是个能正视自己的过错的、不护短的人，比打肿脸充胖子的人要强得多。

昭襄王夺权

秦穆公去世后，十数传至秦武王。秦武王娶魏国女为武王后，没生下儿子，立了异母兄弟稷为王，就是昭襄王。昭襄王的母亲是楚国芊姓女子。母以子贵，就成了宣太后。

宣太后有个同父不同母的兄弟魏冉，是个非常有才干的人。在秦惠王和秦武王时，就主管秦国的政事。秦武王去世后，因为没有儿子，诸弟争位。这时魏冉极力主张立昭襄王稷。稷继位，年少，宣太后自己管理国家大事，使魏冉主持政务，魏冉封穰（今河南邓县，音瓢），称穰侯。宣太后还有个同母弟华阳君芊戎与秦昭襄王的同母弟高陵君、泾阳君，同时得封。

秦昭襄王继位二年，他的庶长兄名壮的，联合秦国大臣及诸公子反对宣太后，被掌握秦国军政大权的穰侯扑灭、诛杀。事情株连到昭襄王的嫡母惠文王后，连武王的王后也被逼得离开了秦国，回到娘家魏国居住。后来魏冉又当上了秦国相，真是势倾当朝。有时穰侯带兵伐诸侯国，攻占的土地，也作为自己的封地。当时诸侯国中，甚至秦人中，也只知道秦国有宣太后和穰侯，却不大提起秦昭襄王。

后来出了这么个人，这么件事，才使情况有了变化。

魏国有个人名叫范雎，跟着魏大夫须贾出使到齐国去。齐襄王听说范雎能言善辩，使人私下里赐给他些金子，赠与酒食。这事被须贾知道了，以为范雎把魏国的国家机密出卖给齐国了，回国之后，便将齐国赠金给范雎的事，对魏相国魏齐说了。

魏齐听说范雎出卖了国家机密，大怒，命人将范雎捉来，将他打了个半死，把他的肋骨打折，牙也打掉了。范雎虽被打得遍体鳞伤，头脑却很清醒，他想如果被打得疼痛呼叫、呻吟，非被打死不可，于是咬紧牙关，假装死去。魏齐见范雎已被打死，命人拿芦席卷上，把他扔到厕所里，使喝醉酒的客人，轮番在上面撒尿，以警戒后人，不得妄言。

夜已深了，宾客陆续散去，范雎见来往的人渐渐稀少，后来再也无人来了，就低声对看守他的人说：“能放我出去，一定尽力报答你。”看守范雎的人，看他被打得可怜，又听说放他出去，要重重酬谢。心想：不管谢与不谢，救人一死，可积阴德。于是上启魏齐，要扔掉席中的死人。这时魏齐已喝得半醉，当即允准。范雎被推出郊外，遇上个好心的魏国人郑安平，带着他躲藏起来，给他更名改姓，叫张禄。

第二天，魏齐酒醒了，觉得事情办得不妥当，使人寻找范雎，怕他没死，但那里还有踪影。

秦国的使臣王稽出使魏国。范雎深夜去见王稽，王稽见他谈吐不俗，待使命完了，偷偷的将范雎载入车中，出了魏国，来到咸阳。王稽将范雎的来龙去脉对昭襄王一讲，秦昭襄王也觉得此人不凡。秦昭襄王年岁渐长，他思想里常常回旋着这样的问题：宣太后治事，穰侯掌权，自己虽为秦王，却是形同虚设，秦国是嬴秦的王国，还是楚国芊姓的王国呢？这回他听王稽出使魏国回来，载回个胸有大志韬略的能言之士，便想召见他。在朝廷上召见？不便，在宫中召见？耳目众多。于是决定在离宫召见范雎。

范雎被送入离宫，他假装不知置身何处，在离宫中永巷里慢慢行走。昭襄王来了，宦者气极败坏的跑来，赶他出去，说：“大王到了！”范雎故作不知，说：“秦国只有太后，穰侯，哪里来的王？”昭襄王远远的听到了这

句话，立刻屏退从者，长跪百前，说：“祈求先生教寡人！”范雎听了，只答应唯唯、是是，却不说甚么。如此三次，范雎总是，是呀是的，却不说下去。后来昭襄王急了，说：“先生不肯教寡人吗？”这时范雎方才跪下请王入室，说：“臣，羁旅之人，秦国作客，和大王素昧平生，又处人骨肉间，虽愿效忠，陈述匡扶君王之事，而未知大王之心，故王三问而不敢对。臣今日言于王前，明日伏诛于后，臣不敢避。何况死生之事，人必不免。如臣死，可少有补于秦，也是死得其所！唯恐臣死之后，天下士‘裹足杜口’，不敢前来。”

秦昭襄王又跪下求教说：“寡人今日得见先生，是天赐先生予寡人，以存秦宗庙社稷！”范雎见秦王说得诚恳。听他说下去。秦王说：“事无大小，上及太后，下及大臣，愿先生坚信寡人，以教寡人。”秦王拜，范雎也拜。

范雎听完，便试着从秦国所处的形势说：“穰侯越过韩、魏，攻齐，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土是秦王的寸土，得尺地也是秦王的一尺地。”昭襄王很折服于范雎的见地，让他为客卿，和他共同商酌军事。

范雎在秦当客卿，和秦王越来越亲近。一天，他乘机对秦王说：“臣在山东时，只听说齐有孟尝君，没听见有齐王；只知道秦有太后、穰侯，不知王。王本来是专管国家大政的，掌握生杀之权的。如今太后专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王知道，高陵、泾阳二君行动自专，华阳君进退随意，秦国有四贵，因此说秦国无王。穰侯执秦国大政，诸侯听命，征伐敌国，无人敢不听。战胜，利归穰侯；战败，大王怨结百姓，祸归社稷。人云：‘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树枝太大必伤木本，分封者的封邑太大，必然危害国家。对一个国家的臣子太尊敬了，必然使他国君的地位卑下。”昭襄王听得呆了，他觉得范雎说的，正是他所忧虑的。范雎又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楚将淖齿将兵救齐有功，齐湣王使他相齐，结果齐湣王被淖齿杀死。另一个是赵国的李兑，主持赵国事，最后兵围沙丘宫，饿死赵主父。范雎说：“如今下自乡里小吏，上至朝廷大臣、大王的左右，都是穰侯的人。大王如今独立于朝廷，臣实在为大王忧心。恐怕万世之后虽有秦国，也将不是大王的子孙了。”

范雎的话，正像是代昭襄王自己说的，因此昭襄王废太后，将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逐出关外。用范雎为秦相，封应侯。

后来秦军伐赵，秦将王齮因魏公子无忌率魏兵，大破秦师，王齮解围而去。应侯范雎推荐恩人好友郑安平给秦王，后来他却以二万人降赵，范雎因此获罪，罢去秦国相。

秦异人“寄货可居”

秦昭襄王在位的四十八年，秦质于魏国的悼太子死在魏国。秦昭襄王另立儿子安国君为太子。

秦太子安国君的正妃，是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另一个妃子夏姬生了个儿子，起名异人，异人在赵国当人质。秦与赵交恶，秦兵屡次攻打赵国。本来异人是庶出贱子，加上秦、赵交兵，两国不和，赵国对他并不以礼相待，且因为他是秦太子的庶出子，秦国给他的用度不充裕，车马用具用起来紧巴巴的。异人困居赵国，很不得意。

阳翟大商贾吕不韦，经常往来诸侯国。他来到赵国邯郸后，见过异人。他听人说：“异人是秦国太子的庶子，但太子妃华阳夫人无子。”做生意的人，总是从买卖上、赔钱赚钱上看问题。他一见异人，就说：“此奇货可居！”他认为异人是个稀罕物，买了存起来，可赚大钱。于是准备车马，去见异人。吕不韦见了异人，寒暄数语，便单刀直入地说：“我能大子之门！”异人听了，不觉笑起来，说：“且自大君之门！”

吕不韦说的是真心话，他有办法使异人富有一国，光耀门楣。异人说的是半开玩笑的话，说的是：你先光大自己的门庭吧。吕不韦不以为意，还是正正经经的说了句：“我门待子门而大。”

异人也非等闲之辈，听出来吕不韦话中的意思，说须待自己的门庭光大之后，他的门庭方能光大。于是请他入座，谈心。吕不韦说：“秦王年老，太子终将继位。太子爱华阳夫人，夫人无子。公子兄弟二十余人，公子在兄弟间居中，又不被宠幸，久在赵国当人质，太子继位，公子不得当储君是肯定的！”

事情就是这样，既不居长，又不被宠幸，且为质于诸侯，那里谈得上为嗣子。异人摊开两手，说：“那可怎么样呢？”

吕不韦为异人出了个好主意，他说：“能立嫡嗣的，只有华阳夫人！吕不韦虽不富有，但可以拿千金为公子西去秦国，请华阳夫人立公子为嗣子。”异人说，“如果你的话成为事实，我愿与你共有秦国。”

吕不韦拿出五百金来，交给异人，让他广交天下士，又用五百金购买了许多奇物好玩，带着去秦都城咸阳。他打点一番，得到机会去见华阳夫人的姐姐。他把奇物珍玩献给华阳夫人和夫人的姐姐，并且夸奖异人如何贤而下士，怎样日夜啼哭思念太子和夫人，最后说异人简直把华阳夫人当成皇天。

华阳夫人的姐姐听了吕不韦的话，见到异人进献的珍玩，急忙入太子宫，把异人的礼物献上，又将吕不韦说的：异人如何日夜思念太子及夫人，如何以夫人为天，如何贤达，统统说给妹妹华阳夫人。夫人大喜。

吕不韦得知华阳夫人高兴，又去对夫人的姐姐说：“以美色事奉人，色衰爱弛。”如今夫人爱幸而无子，乘繁华在日趁早在诸子中择贤孝的举荐他立为嫡子，不要等到色衰爱弛，再想开口而不得。异人贤孝，也自知是中子而不得当嫡子，夫人要在这时选拔他当嫡子，这就是你的儿子，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就无子而有子，夫人可得终身有宠于秦！不会有什么“色衰爱弛”的事情了。

华阳夫人的姐姐，再入太子宫，把吕不韦的话学说一遍。华阳夫人听了，大以为然。待太子回宫，夫妻对话时，说起异人。华阳夫人说：“来往之人，都称赞儿子异人，说他贤孝。”太子也不时听人称道异人，因此点头微笑。

他见华阳夫人在他点头后却不再说什么，却低头流下两行泪来。太子一见好生诧异，忙来抚慰。后来他听夫人说：“妾不幸无子，愿得儿子异人，立他为嫡子，使妾身年老有靠！”太子听了略加思索便说：“立个贤孝的儿子为嗣，是我极为愿意的。”

201 华阳夫人见太子允立异人为嗣，竟破涕为笑。她和太子一同刻玉符，约好立异人为嗣，且派遣使者送了许多财物给异人，又请吕不韦当异人师傅。自此之后，异人的名声传遍诸侯。

吕不韦当上了异人的师傅，比起当初只是个阳翟大贾来，身价十倍，异人更是不必说，正如吕不韦当初说的“吾门待子门而大”。这不过只是第一步。

吕不韦会做生意，很会算计，他想如何将秦国的社稷，不动刀兵，夺归自家。他想了这么个主意：把邯郸中绝色的歌姬娶来。待那歌姬身怀有孕，便召异人前来饮宴。饮宴当中，吕不韦故意把他那侍妾叫将出来，唱上一曲，这本是不该当的。但对怀有别样用心的吕不韦来说，就说不上什么该当不该当了。那侍妾歌喉婉转，有时声如裂帛，高亢入云，有时却细如柔丝，叮咚山泉。异人听得痴痴迷迷，又看那女子婀娜多姿，翩若惊鸿，又看了个目瞪口呆。人说“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却也有它的道理。自从华阳夫人选拔了异人作为嫡子，异人的生活情况和以前大不相同，好吃好穿，整天嬉戏，见到如此丽人，如何不想据为己有！便不觉有些失态。吕不韦更加装佯，气呼呼的打发那侍妾退去。

过了不久，吕不韦又说不要因为一个女子伤了师徒的感情，便设好圈套，将那怀孕的歌姬献给异人。异人大喜过望，娶了回来，自然是十分宠幸。

那歌姬十月怀胎，生下一个男儿，异人十分喜欢，他觉得自己将掌秦国大政，于是给儿子起名为政。那歌姬生下一子，是异人的第一个儿子，母既得宠，又生男儿，母以子贵，那歌姬便成了异人的夫人。

吕不韦，心中暗喜。

后来秦将王齕将兵围邯郸。赵人恨秦国不仁，想杀异人解恨，就要动手。吕不韦腰缠万贯，赵国上下，多有他的耳目。他和异人得知赵人将杀他们，于是以六百斤金，买通了守关的人，连夜逃到秦军营中。

王齕见太子的嫡嗣逃进秦营，自是好生相待，又派遣人等，将异人一行，送回咸阳。

异人回到咸阳，将入东宫叩见嫡母华阳夫人。他和吕不韦商议进见的礼仪和要穿的衣裳，最后决定穿楚国人的楚服，谒见华阳夫人，因为夫人是楚国女子。华阳夫人见异人穿着楚人衣裳，入宫叩见，心中大喜，便说：“我是个楚国人”。待异人叩拜完毕，侍立于旁时，又说：“异人是我的儿子，可更名为楚。”于是异人便改了名字，叫子楚。

秦昭襄王在位时间久，共五十六年。昭襄王死了，秦立太子柱为孝文王。孝文王的生母，是昭襄王的贱妾，姓唐，位八子，称唐八子。孝文王继位尊唐八子为唐太后，立子楚为太子。赵国得知子楚立为太子，送了子楚妻室儿子归秦。

秦孝文王继位不几天，就死了。顺理成章，子楚既为太子，当即继位，是为庄襄王。庄襄王继位，尊嫡母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为夏太后。吕不韦当上了秦国相。这回吕不韦的生意做到家了，一本万利。真是“吾门待子门而大”。没过一年，秦庄襄王也死了，继位的就是邯郸歌姬生的秦王

政。

秦王政主持秦国大政，仍以吕不韦为相国，封十万户，号称文信侯。这回吕不韦的生意做到了绝顶。他已不必“我们待子门而大”了。因为秦王政是他和邯郸歌姬生的儿子。

吕不韦与嫪 毐

秦王政即王位，年少。邯郸歌姬当上太后。因为她原来就是吕不韦的侍妾，所以她虽然当上太后，仍然和吕不韦私通。

秦王政长大了，吕不韦害怕事情一旦被发觉，他将身家性命不保，于是他想了个主意：以桃代李。他把家中的青壮男子嫪 毐（lào i 劳靛），假扮为宦者，送进宫去献给太后。嫪 毐进宫很得太后宠幸，他们一起生了两个儿子。

邯郸歌姬秦太后，请准秦王政，封嫪 毐为长信侯，以太原为 毐国，一切政务全听嫪 毐决断。嫪 毐门下宾客如云。

嫪 毐仗恃太后庇护，气焰十分嚣张。秦宫的宦者仰其鼻息，王妃、姬也不在他眼中。如此下去，合当有事。秦王左右的人，早已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嫪 毐又不时给他们些气受，于是便在一次与嫪 毐的冲突中，将事情揭发出来：“嫪 毐非宦者！”事情闹大了，秦王政此时焉得不知。秦王政听说嫪 毐不是受过腐刑的人，大怒，将嫪 毐交司吏审治。嫪 毐既有众多宾客，消息自是灵通。他一听秦王政要将他下吏审治，如若一审，那便露出了马脚，因此嫪 毐在秦王政未安排妥贴时，先发制人，他矫诏加盖太后印，调发卫卒、县卒、官骑等，将要攻打蕲（qí 奇）年宫。

秦王政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立即发布诏命，命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士卒攻嫪 毐，就在咸阳打将起来。嫪 毐败走，王兵斩杀嫪 毐手下数百人，将嫪 毐捉住。

秦王政执政的第九年（前 238 年），消灭了嫪 毐的叛乱。同年秋天，秦始皇下令将嫪 毐及其党徒车裂，诛嫪 毐三族，杀了他与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将嫪 毐的宾客、舍人中罪行轻的流放到蜀地去，流放的人家多到四千余家，并把太后迁往雍萑阳宫去。

秦王政恼怒极了，下令说：“敢以太后事进谏的，一概杀戮，且断其四肢，堆积在阙下。”但仍有冒死来谏的，秦王政都拿来杀了。阙下已积了二十七个人的肢体。

齐国有人在秦为客，名叫茅焦的，要上谒秦王政，谏太后事。秦王政使人对他说：“你不见积阙之下，二十七人么？”茅焦笑道：“我并不是怕死的人，臣听说天上有二十八宿，如今死的才有二十七人，臣来补上那个数吧！”秦王使者把茅焦的话，回复了秦王。秦王大怒，命人准备大锅，烧起火来，要油烹茅焦。

秦王按剑立等，口沫喷出，吼道：“是有人故意来犯我！如何让他积尸阙下！烹！”使者奉命来召茅焦，和茅焦共住一起的齐国人，吓得卷起衣物，四散逃走。茅焦慢慢悠悠，不慌不忙，跟使看来到秦廷，拜谒秦王，说：“臣听说，生存者不避讳说死，有国的不忌讳说国亡。死生存亡的问题，陛下愿听听吗？”秦王政一时摸不着头脑，问了句：“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回茅焦开门见山，说：“陛下车裂假父，囊杀二弟，迁母于雍，残戮谏士，桀、纣的行为，不至于此！天下人听到陛下的所作所为，人心涣散，无人心向秦国。臣为陛下感到危险。臣的话已说完！”说完，解下衣裳，自己趴下，准备就死。

秦王政被骂得火气消了，头脑冷静了，走下殿来，用手扶茅焦起来，说：“先生请起，穿上衣裳，寡人接受先生的教益！”于是封茅焦为上卿。

秦王政自己驾车，空着上面的一个位子，到雍去，迎接太后回到咸阳。

起初，嫪毐事发，事连文信侯相国吕不韦，秦王很想把他杀了。但念他佐助庄襄王有大功，就免去相国，让他回河南封邑去了。

吕不韦回到河南封邑。路途中宾客、使者络绎不绝，人们仍然争先恐后的去看望吕不韦。秦王政又容忍了一年多，终于怕吕不韦作乱，赐书给吕不韦说：“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一看秦王政下令流放他到蜀郡去，害怕接着来的就是被诛杀，于是饮鸩自尽了。吕不韦终于做了宗赔本的买卖，连命也搭上了。再说秦王政可是聪明一世，糊涂一事，吕不韦何功于秦？何亲于秦？他是秦王政的亲父，使秦王政得立！

后来秦王政尊为秦始皇，至二世而亡。这就不属本书中所讲的了。

附：夏商周朝帝系表

夏朝帝系表

(约公元前 22 世纪——公元前 17 世纪)

帝号	年号	姓名	在位年数	和前一帝之关系
禹		姒姓		
启				子
太康				子
仲康				弟
相				子
少康				子
杼				子
槐				子
芒				子
泄				子
不降				子
扃				弟
廑				子
孔甲				帝不降之子
皋				子
发				子
履癸（桀）				子

商朝帝系表

(约公元前 17 世纪——约公元前 11 世纪)

帝号	年号	姓名	在位年数	和前一帝之关系
汤				
外丙		子姓	3 年	子
仲壬			4 年	弟
太甲 (太宗)				汤之孙, 父为汤之子名太丁, 未立而卒
沃丁				子
太庚				弟
小甲				子
雍己				弟
太戊 (中宗)				弟
仲丁				子
外壬				弟
河亶甲				弟
祖乙				子
祖辛				子
沃甲				弟
祖丁				沃甲兄祖辛之子
南庚				沃甲之子
阳甲				祖丁之子
盘庚				弟
小辛				弟
小乙				弟
武丁				子
祖庚				子
祖甲				弟
廩辛				子
康丁				弟
武乙				子
太丁				子
帝乙 帝辛 (纣)				子

盘庚迁殷后, 商也称殷

周朝帝系表

(约公元前 11 世纪——公元前 256 年)

西 周

(约公元前 11 世纪——公元前 771 年)

帝号	年号	姓名	在位年数	和前一帝之关系
武王		姬发		周文王姬昌之子
成王		姬诵		子
康王		姬钊		子
昭王		姬瑕		子
穆王		姬满	55 年	子
共王		姬紧扈		子
懿王		姬囂		子
孝王		姬辟方	共王弟	
夷王		姬燹		懿王太子
厉王		姬胡		子
共和			(前 841 —前 827) (十四年) 14 年	
宣王		姬静	(前 827 —前 781) (四十六年) 46 年	子
幽王		姬宫涅	(前 781 —前 770) (十一年) 11 年	子

东 周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256 年)

帝号	年号	姓名	在位年数	和前一帝之关系
平王		姬宜臼	(前 770 年) 51 年	子
桓王		姬 林	(前 719 年) 23 年	孙
庄王		姬 佗	(前 696 年) 15 年	子
釐王		姬胡齐	(前 681 年) 5 年	子
惠王		姬 阍	(前 676 年) 25 年	子
襄王		姬 郑	(前 651 年) 33 年	子
顷王		姬王臣	(前 618 年) 6 年	子
匡王		姬 班	(前 612 年) 6 年	子
定王		姬 瑜	(前 606 年) 21 年	弟
简王		姬 夷	(前 585 年) 14 年	子
灵王		姬泄心	(前 571 年) 27 年	子
景王		姬 贵	(前 544 年) 25 年	子
悼王		姬 猛	(前 520 年) 1 年	子
敬王		姬 匄	(前 519 年) 44 年	弟
元王		姬 仁	(前 475 年) 7 年	子
贞定		王姬介	(前 468 年) 28 年	子
哀王		姬去疾	(前 441 年) 1 年	子
思王		姬 叔	(前 441 年) 1 年	弟
考王		姬 鬼	(前 440 年) 15 年	弟
威烈王		姬 午	(前 425 年) 24 年	子
安王		姬 骄	(前 401 年) 26 年	子
烈王		姬 喜	(前 375 年) 7 年	子
显王		姬 扁	(前 368 年) 48 年	弟
慎靓王		姬 定	(前 320 年) 6 年	子
赧王		姬 延	(前 314 年) 59 年	子

